理窟

No 131

RICE COLLEGE LIBRARY
CALIF. LIBRARY

(漁)

.JS RATIONUM

7ª ed.

上海主教惠　重准

一千九百三十六年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第七版印

理堰

覆山殷用彙署檢

No 131

3000 3·1936

益聞錄者海上李問漁先生博學多文仿新聞日報之式創行於世至錄以益聞名者亂其事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使天下之人皆樂於聞見也當閱錄中所載論

Library NANKING

說正潮主宰奇功下述拔茅要
理以及鄭善癉惡易俗移風
凡有關於家國身心之分別
類分門畧舉要並引證教
中軼事以明傳教之意大旨皆

以默邪崇正原將返經為主與
聖經所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義一
以貫通並年二政令事君將歷
年論說增刪潤色彙積本

篇頭曰理窟求序於余將以
問世用綴弁言於簡端顧世
之閱斯編者知所編之有益
無損於理窟中名窮其理而
与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

功並行不悖則李君修道傳
教之苦心亦庶幾可以共諒也
夫是爲序
歲在光緒乙酉夏六月朔日
欽加布政使銜署安徽等處提

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安廬滁和道南昌丁峻撰

理窟序

夫教以理爲本，理之曲直，教之邪正所由分也。吾中國地處東方，富庶甲天下，文字之興，爲時最古。自漢魏以迄今日，上下數千年，三教並行，靡然一轍：佛氏尚空無，說多荒誕；道家尚仙眞，事皆穿鑿；儒士誠意正心，學問中正，而昭事之典，修省之功，身後之報，皆畧而不明，平心衡量，每嘆闕如！惟我天主正教，創自乾元，垂自太始。炎漢時大造降凡，重仲旨令，修己淑人之學，至於此而大成，較三

教昉於古人，相懸不啻天壤。某也幸，自先祖奉教以來，業已八世，目染耳濡，所知確切，夙欲著一闡道之書，刊行問世，而秉鐸之後，奔走於皖江淞水間者，寒暄八易，酬應紛如，莫遂所願。已卯春，上游設益聞館，命予掌館政，遂將教中要旨，作爲論說，按期分類，登列報章，迄今閱八稔，計三百餘篇，就簡刪繁，僅存百首，分九卷：一，主宰論，二，耶穌傳，三，天主教論，四，道教論，五，佛教論，六，儒教論，七，異端辯，八，魂鬼論，九，敦俗說。書成顏之曰理窟，蓋自信

不文，詞鋒莫競，而理則出自正教，千古不磨也。願閱是書者，會其理而畧其詞，則崇正絕邪，肇端乎此，而予之奢望，亦盡於是矣。

光緒十二年夏耶穌會後學南沙李杕問漁氏識

理窟總目

卷一　主宰論

萬物有主宰論　一
主宰無形論　八
六經上帝與天卽言主宰說　十
萬物一體辯　十一
太極不能生物論　十三
天地元質考　十五
形天無靈論　十七
地輿無靈論　二〇
地中異石考　二二
地震解　二四

卷二　耶穌傳

耶穌傳　二七
耶穌讚　六三

卷三　天主教論

耶穌爲主宰降凡論　六六
耶穌推廣天主教說　七一
答張仁山問教律書　七四
天主教非西洋教說　七八
讀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書後　八一
天主教爲主宰眞教說　八九
天主教化俗論　九七
天主教被誣辯　一〇九
教士不娶論　一二七
天主教禁娶妾論　一三〇
天主教禁出妻論　一三四

卷四　道教論

老子譜系考　一三八
道教本旨辯　一四一
道教起於黃老辯　一四三
書張道陵傳後　一四五
仙人辯　一四七
八仙考　一四九
尸解辯　一五二
論養生　一五四
論道家理所　一五六
論道士　一五九
齊戒論　一六一
符籙辯　一六四
道場論　一六七
道家上帝辯　一六九
城隍神論　一七二
西王母考　一七四
三清辯　一七七
關壯繆論　一八〇
張仙考　一八三
王靈官考　一八五
書三茅君傳後　一八七

卷五　佛教論

佛考　一九一
千佛論　一九三
論佛性　一九六
刼數辯　一九八
佛法入中國考　二〇一
論闢佛　二〇三
觀世音論　二〇六

僧考 二〇九
方丈說 二一一
尼說 二一三
僧衣考 二一六
僧徒受戒說 二一九
參禪辯 二二二
梵書考 二二五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書後 二二七
誦佛經論 二三〇
佛經須彌山辯 二三四
塔考 二三七
釋家道場說 二三九
因果無憑論 二四一
天道辯 二四三
人道辯 二四六
阿脩羅道辯 二四九
畜生道辯 二五一
餓鬼道辯 二五三
地獄道辯 二五六
地獄問答 二五八
戒殺生論 二六一
放生論 二六四

卷六　儒教論

儒教論 二六七
古儒眞訓多失傳說 二六九
歷朝遺書考 二七二
大學中庸考 二七四
孟子考 二七六
毛詩論 二七八
小戴禮考 二八一

今儒論　二八三
文昌主科第辯　二八五
三教堂論　二八九

卷七　異端辯

風水論　二九三
論測字　三〇四
相術論　三〇七
論推命　三一一
擇日論　三一八
祀竈說　三二五
回煞辯　三二九
雷齋辯　三三二
烏鵲吉凶辯　三三五
燒衣燒紙論　三三九

卷八　魂鬼論

原魂　三四三
人各一魂說　三四六
陽氣爲魂辯　三四九
人死魂散辯　三五二
說鬼　三五八
病家舍醫求神說　三六〇

卷九　敦俗說

論女子守貞不嫁　三六五
創立女學論　三六八
溺女論　三八一
保嬰說　三八八
購買奴婢說　三九四

理窟

南沙李杕問漁氏著

萬物必有主宰論

以天象徵◉夫人居三才之末，含生負氣，禀性獨優誰不知高遠而覆我者天也，繫日月，具星辰，大光普著，晝夜常明？按泰西天文家言，地厚二萬六千里，日厚地球一百三十萬倍，月厚七千六百里，金星二萬八千里，水星一萬二千里；其餘行星，或數萬，或數十萬里，大小既殊，厚薄自異，而經星之寥廓，更不可以懸擬。日輪距地三百四十兆里，月輪距地八十萬里；經星分七層，至下者，亦距地五萬兆里；七層相去之遙，殆亦如下層

之去地。行星之體，大小不等，大者一十有二，小者未能悉數。經星之衆，億兆萬千，莫能數計；曾有天學士靜窺遠鏡，注視天河，歷時僅一刻之久，而經星之過鏡者，多至十一萬有奇；以八方列象，綜而計之，更不知凡幾。顧自開闢至今，歲不知幾更，人不知幾易，疆界不知幾移，風教不知幾革，而日生于東，月生于西，雙丸之運行未嘗紊，四時之遞嬗未少差，三辰不以常照而失明，列宿不以久懸而或墮，靜言思之，豈不奇哉？夫一椽之屋，非匠不成，一燈之光，非膏不繼，況青冥九野，碧落三霄，其所以覆我者如此其高，其所以臨我者如此其大，苟無有宰制之神，安能致此？則兩大間有一極大主宰，爲理之所必然，無庸疑也。

以輿地徵

◉ 古文坴爲地字，後世去山水，而加以也字：蓋地，土也，地之所載土爲最，言土而他物該也。間嘗神馳四極，懸擬八方，廣輪之大，無奇蔑有，而最可異者，莫如三事。一曰運行：日輪居中，地球居外，地以十二月繞日一週，以十二時自旋一轉；其繞日也，一分鐘行四千二百里；其自旋也，一分鐘行六十里，轉運之疾，亦云至矣。夫行舟飛渡，坐立難安，馳馬絕塵，傾欹多險，況地輿疾行如是，當亦傾樓倒屋，拔木偃禾，而孰意不然？物則居處安然焉，人則游行自若焉，一生少壯而老，絕不覺地球之行運。此何以故？地球轉運過速，故反不覺其顫動也；且地有吸引之力，默挽而陰扶，使萬彙不墮于空際。特是行百里者，

力弱堪虞，爲九仞者，功虧可慮，地具疾行之力，安能永久弗衰？則坤元恒健，非坤元自能健也，其必有默爲主持，權衡獨妙者矣。二曰涵蘊：地之中有僵石焉，或魚形，或鳥形，或猛獸巨畜之形，滿谷滿坑，莫名一格；地之中有煤礦焉，廣袤數千里，上下數百丈，連年累月，挖鑿不窮；地之中有烈火焉，外洩則川澤沸騰，上達則山陵崩裂；是地輿蘊積最奇，莫能知其底止。夫器皿成於梓人，羹湯作自巧婦，萬事萬物，各有其由來，而地藏萬寶，詎無布置之神靈？三曰發生：從來沙土宜棉，黃泥宜稻，北方黍稷叢生，南省荳瓜獨茂，種植恒理，誰不知之？說者謂草木生于根，五穀生于種，皆地中元氣使然，亦何足異？然將土作氣，再鼓必

衰，地輿之氣，自后稷教稼以來，生發依然，化育如故，苟無有治地之大元，安能久長若是？則俯察於地，而知有主宰彰彰矣！

以鳥獸徵

◉ 世界一大囿也，山陵邱壑，形勢都麗，其間飛翔戾天者曰鳥，蹢躅遊地者曰獸，斑駁離奇，形色不一，獸蹄鳥迹，直徧五洲，高莫如鵬，大莫如象，鷙悍莫如虎，勇毅莫如獅，此禽彼獸，各擅一長，烏反哺，羊跪乳，黃雀知恩，白獺獻祭，巧推鸚鵡，情篤鴛鴦，忠犬不離門戶，廉鵜不食多魚，同翼聚飛，同足俱走，毛者孕育，羽者嫗伏，伊古以來，未嘗或紊；有一物即有一物之危機，有危機，即有禦禍之肢體，故蝟有刺，鷹有爪，馬有蹄，牛有角，象有鼻，犬有齒，皆所以禦禍患而保性命；物類之生，亦云

妙矣！顧設陣必須宿將，播穀貴有老農，況舉天下禽飛獸走，品彙紛繁，謂其自然生長，無亭毒之者，斷非通論。則觀鳥獸之孳生，而主宰之義，昭然若揭，卽使聖人復起，亦不易我言矣。

以輿論徵

◉ 古聖王受命有天下，問俗採風而外，復聽鄉議于庶人，故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之。竊謂主宰之義，亦可詢於萬民。何者？大凡生而富貴，人必謂之福命，生而貧賤，人必謂之苦命，處事迎祥，行商獲利，謂之美運，死亡疾病，災害頻仍，謂之惡運：命也者賦畀之謂也，運也者輪值之謂也；有賦畀，卽有賦畀之權衡，有輪值，卽有輪值之元宰；是言命運，而主宰之義，已蘊于其中矣。嘗觀村翁灶嫗，牧豎樵夫，不識

之無，未聞經訓，問之以禮樂文章，茫然不知所答，及其聚談鄉曲，閒話衷情，每相告曰，某甲積善，天必佑之，某乙强悍，天必罰之；言餬口之艱，曰靠天活命，言處境之窮，曰聽天行事；方其掩袂欷歔，元良感觸，無論行事發言，皆引天以爲證。今天下生齒之繁，多至千五百兆，疆土別五洲，人民分萬國，其間教化文字，言語衣服，政令習尙，音容氣體，各不相同，而奉敬主宰之意，萬民若合一轍。故蠢如黑蠻，愚如苗子，陋如斐洲內地之人，渾渾噩噩，幾不知倫理綱常，而祈穀求雨之文，未嘗或忽；借令遇機不淑，性命有危，則含淚呼天，椎胸號天，伏地祈天，以爲穹窿之上，自有默鑒之神。士君子克復潛修，用心最苦，而還問寸衷，不

勝欣慰；小人則反是，方其縱私徇慾，非無瞬息之娛，然事後追思，懷慚衾影，未必指責有人，而心中已覺疚餒：此無他，幽冥之地，實有主宰在也。

主宰無形論

人之常情，卽所見以擬所未見，凡物之未嘗見，或不可見者，往往以形象擬之：故鬼無形，而說鬼之流，每謂其言笑，粉飾敷陳，描摹畢肖。自通文達理者聞之，固知荒誕不經，祇供談助；而愚夫婦心無把握，一聞是言，心爲所惑，一若色相之外，別無冥漠之神，故聞主宰之名，亦卽擬以聲音形體。殊不知有形體，卽有耳目，耳目之所知，必無所阻而後可：故事之相近者可知，遠

距者不可知，已往者可知，未來者不可知，在天不知世人之言爲，在地不知青冥之動靜；倘主宰而亦具形體，行見大憝極惡，逞所欲爲，賞罰不公，善惡失序，揆之於理，斷乎不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云天者主宰之謂也；既曰於穆，其無聲影可知。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既無聲臭，必無形象可知。或難曰：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主宰無耳目，安能視聽乎？予曰否，書言視聽，非有耳目之謂也，惟其包涵萬物，知無不周，人不知而主宰知之，人不見而主宰見之，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夫讀書貴能會意，而以辭害旨，豈其可哉？

六經上帝與天卽言主宰說

上帝之名，出自六經，其義言造化之大元，至尊無偶，雖堯舜湯武之仁，不得僭其號。故易說卦云，帝出於震：朱註曰，帝者天之主宰也。禮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上帝爲世人所當祈者。詩言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是上帝爲君天下者。書言惟皇上帝，不敢不敬；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上帝之威靈，爲世人所當畏者。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孟子言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詩云昭事上帝；書云肆類于上帝：是上帝又爲人君所當祀者。至于天字之義，又不可以一律論：曰彼蒼者天，聲聞于天，此有象之天也；曰欽若昊天，克配彼天，天維顯思，此靈明之主也；曰天生蒸民，天作高山，天命之謂性，萬物本夫天，此造

化之原也；曰順天休命，樂天知命，昊天有成命，顧諟天之明命，此賦畀之宰也；言其降福，則曰自天佑之；言其疾惡，則曰天討有罪；言其好善，則曰天命有德；言其威嚴，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夫形天無靈，不能宰制萬物，而六經言上帝與天，皆能治世，則其爲主宰也無疑。

萬物一體辨

張子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我同胞，物我與也；正蒙曰：知性知天，陰陽鬼神皆吾分，天性在人，猶水性在氷，凝釋雖異，爲物一也；中庸朱註曰：天地萬物本我一體，我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相應

如此，亦云奇矣。然於理有不可解者，試爲之申辨。告子以生之爲性；子輿氏喻以犬之性，非牛之性，牛之性，非人之性。夫性者，天命之謂，原無分於體也，犬牛異性，卽犬牛異體，由是類推，比比皆是，彼一體之說，不亦謬哉？宋儒謂物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敢問氣散之後，消亡盡淨乎？抑藕斷絲連，未嘗盡滅也？曰盡淨，則古今來億兆生靈，早已化爲烏有，而詩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史稱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皆荒誕不經之語，質諸儒士，應亦不敢出此；曰不盡滅，則生物愈多，二氣愈聚，千百年來，天地之氣，漸凝漸少，又何以生物乎？從來貴賤之序，爲理之所必然，故萬物之中，人爲貴，動物次之，植物又次之：萬物果爲一體，是

人與動植，無分貴賤，平心論事，當不其然。況聖凡殊域，不可相混，故盜跖不與齊夷等，湯武不與桀紂伍：萬物果合一體，人有善卽爲我善，人有惡卽爲我惡，行見殺人奪人之事，皆物我與共，報復同膺，背理之言，莫此爲甚！則萬物一體之說，可爲愚告，未可爲智者道也。

太極不能生物論

太極之稱，始見于周易。濂溪周氏作太極圖而益以無極二字，新其說曰，無極而太極；朱子元晦作太極圖解，闡明其義；山陽度氏推廣朱子之意而詳註之；此太極之說，所由來也。帝王世紀曰，形質已具，謂之太極；是太極亦形質耳。班固典引，謂太

極之先，二儀始分，有沈而奧者，有浮而清者；是太極又在兩儀之後矣。性理彙解一書，列說頗廣，謂一事一物，皆有其極，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曰太極；是太極言理，非言質也。又曰無極言太極之妙，非別有物爲無極，太極卽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後儒從張子之論，謂太極先靜而後動，分陰分陽，兩儀定焉；陽變陰合，五行生焉；二氣交感，萬物成焉；世人獨得其秀，故最靈，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立極。據是則天地萬物皆太極所生，別無元宰。殊不知先靜而後動者，其必自欲動而動，或爲他物所動，而不得不動耳。顧自欲動者，必先有意；能有意者，必先有知；太極爲二氣之理，依附于物，未嘗自立，欲其志意從

心，主持動靜，我知其不可；則生物之原，別有所屬，非太極也。從來雕樑畫棟，非大匠不能成，雲錦霞裳，非巧手不能製，此無他，工愈精，則成愈難，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從事也；況萬物之衆，燦然成章，以太極之無知，而謂其主消長，資煦嫗，亭毒八埏，盧牟六合，此眞扞格之論，欲索解人而不可得者。

天地元質考

孝經左契有元氣混沌之語。徐整謂元氣無形，洶洶蒙蒙。帝王世紀云，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太易卽元質也。老子言天地之初，有混成之物。列子以氣之始爲太初，形之始爲太始，質之始爲太素。夫氣也，形也，質也，異其名不異其實也。何則？氣必有形，

形必有質，相連而又相因者也。泰西天文名家，証今援古，考核最嚴，謂未有天地之先，已有一物，其體輕，其質浮，非烟非霧，似霓似雲，包涵萬物之資，渾括兩儀之滓，運動自如，懸空疾轉，盤旋不知幾千萬年，而渾然者始析，于是上浮爲氣，下凝爲土，堅而爲石，流而爲水，其餘蠢物，皆於是乎成。近代學士，窺以遠鏡，見穹窿之上，有一物焉，似雲霧之方興，若雨晴之將變，飄蕩無踪，離合莫定，其來不知所自，其去莫測所終，是殆天地元質，迄今尚未析者。譬如油酒水三事，雜注一壺，轉旋而搖之，則油聚中央，或形如卵，酒與水絕不參入：意者天地之先，元質渾合，憑空轉旋，久而始析；合物既已分形，仍爲圓象，故日月諸星皆

圓也。或問元質何自而生？曰元質蠢物也，不克自成，安能自始，則受生于大造明也。徐整三五紀云，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居其中，一日九變，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閱一萬八千歲，天地始成。此說也，令人絕倒：蓋盤古亦人也，寒則需衣，飢則求食，當兩儀未判之時，萬物未生，盤古焉能獨活？況人長不過數尺，而盤古一日九變，足撐天地：此等謬說，不特智者非之，愚者亦將失笑，徐氏筆之，亦已傎矣！

形天無靈論

天字从一大，大其形與靈也：繫星辰，覆萬物，形天之功也；監下民，臨下土，靈天之德也。形生於靈，而靈則不生於形，故靈爲

主，形爲跡，靈者妙有，形者頑然。宣尼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武王謂天視自我民視，詩言敬天之怒，書言皇天無親，皆言靈天也。爾雅分四時爲四天，白虎通以天爲左旋，呂氏春秋言天有九野，渾天儀謂天如鷄子，皆言形天也。古帝王以天爲大，以天爲極，見世外有大而無外者，名之曰天；知冥冥中有尊而無上者，亦名之曰天；異其意，不異其稱，不可以不辨。按泰西天文家言，形天非他，衆星之碁布而已。星之品有二，一曰恒星，一曰政星：恒星離地至遙，各居其所，歷久不移；政星距地較近，轉運至疾。學士以星象之類，分形天爲二：一曰政星天，衆政星之聚也；一曰恒星天，衆恒星之滙也。政星自西徂南徂東徂北，環日而

行，軌道如卵，其最近于日者爲水星，其外金星，其外地球，其外火星，其外威星，又其外則乳星，檣星，牌星，木星，土星，烏拉星，楠東星，凡十二，此之謂政星天。外此皆係恒星，散布上穹，分南北二界，南宿四十有六，北宿三十有六；其在黃道中者，分一十二宮；每宮之星，繁不能數，而相距之遙，形體之巨，更不可以懸擬及。竊謂形天而靈，其必衆星皆靈耳，不然，同爲天象，此則靈而彼則蠢，非通論也。然衆星皆靈，必各有意旨，行見北往南來，各從所欲，而萬象森羅，運行乖度，又烏能於萬斯年，絕無紊亂乎？且使星亦有靈，則操縱從心，去留任意，節氣之往來，朔望之盈虛，薄蝕之偏全，歲時之長短，皆不可先期預卜，而當今歷象諸

書，皆可投之一炬矣，質之有識，豈其然哉？

地輿無靈論

地者底也，體底下載萬物也。古人言地，不一其說：山海經謂地自東極至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淮南子言八極之廣，東西三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管子答桓公問云，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文子以爲地方而無涯。王充謂地戶在東南。物理論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東西長，南北短。此等論說，古人往往信之：蓋當此之時，中外未通，見聞未廣，天文地理之學，未能精益求精，邃益加邃，亦何怪其暗中摸索，終身如坐雲霧中也？近數百年來，合萬國爲一家，履

五洲若坦道，行人遵陸，跡徧寰區，商賈御風，舟窮滄海，遂知地輿形勢，如規之圓，非如矩之方也。赤道徑二萬八千七百餘里，兩極稍下，不若他處之隆然凸起，周圍二萬五千九十萬方里，其間四之三爲水，陸居其一，陸地中惟三之一居人，與古人地數之說，相去不啻天壤。雖然，地數之誤，爲害猶淺，而世人以地爲靈，貽害尤難言喻。何則？以地爲靈，而風水之說，可以附會矣；以地爲靈，而土神之說，可以僞飾矣；以地爲靈，而凡生于地，長於地者，皆可以敬拜矣。不知地之所載，海陸與山：山，石之積也，海，水之聚也，陸，土之凝也；一卷石，一撮土，一勺水，盡人知其無靈，迨一積聚而遽謂其靈，豈理也哉？且靈之爲德，必見于主意，

而地則孟冬始凍，仲春始坼，應候而更，不差累黍，既無操縱之權，又無痛癢之迹，侮辱而觸犯之，亦無忿恨不平之象，則地輿無靈，是昭然若揭者矣！

地中異石考

古之人有地理癖者，莫如李憕，然不過考形勢，記物產，囊括諸書，爲廣纂輯；欲其穴山野，窮深幽，如泰西地學士者，蓋未之前聞。西人掘地至數百丈以下，見地中有異石焉，質與他石無殊，而形則如鳥欲飛，如獸欲舞，如草木之叢生，如魚鼈之潛伏，怪怪奇奇，莫名一格。意國衛老尼府，曾得石魚無算，鱗甲俱全，形色少紫，一若撥刺泳游之物，久蘊于沙磧中者。法國黑斯地

掘得石蚌石蛇等物，累萬盈千，栩栩欲活。英人于伍依皮地得一石獸，長三尺，首大尾修，腹生四翼，爲從來未覩之奇。西班牙人於齊罷打地掘得一石骨，徑一尺五寸，長五尺有奇，學士驗之，謂爲上古巨獸腿骨，今無是獸矣。南亞墨利有沙漠一區，長一千八百里，廣數百里，開挖其地，得石骸石骨，滿谷滿坑。英南境保得冷地穴土及深，有石樹縱橫，如入茂苑，或挺立，或拳曲，或巨枝旁達，蔭密婆娑，或節斷皮連，虫窠剝蝕。今西海各大邦，凡京都郡縣，暨名勝之區，均設博物院宇，此等異石，充牣其中。地學士謂地中本有石質，生物久埋土中，則本質漸消，石質漸入，迨累積久而物體盡去，石質成形，遂爲石禽石獸石木等物。

然植物非雨露不能生，動物非飲食不能活，何以久居地中，依然不改？曰今之地下，即古之地上也，意者地火上達，高岸沈淪，生物因之俱陷，故今日掘出，猶是當時色相。若問其在地幾何年，則代遠世湮，無由探考矣。

地震解

災害流行，國家代有。蒙叟謂海水三歲一週，流波相搏，地爲之震。此妄說也。國語謂陽伏而地震。張融謂氣開而地震。泰西龍華民論地震之兆，約以六事：井水溷濁，一也；池水上騰，二也；海無風而水漲，三也；非其時而天清，四也；天空清朗，黑雲一線，久留不散，五也；時方暑夏，寒氣凛冽，切人肌膚，六也。古人地動

之說有三：一曰氣動，二曰風動，三曰火動。蓋地輿中有伏氣焉，悶悶欲洩，不得其道則動矣；又地輿中有虛穴焉，天氣寒而地穴生風則動矣；以上二說，西人早已辯駁，今罕有從者。惟火動一說，古今若合符節。何以言之？曰地震之患，隨處變遷，火山林立之區，地震更多于他處。火山吐燄之先，地必預爲激盪，一若火欲出而不能遽出也者。然無山之地，不吐火而地亦震，何也？曰地下有火，閃爍縱橫，絕無寧晷，猛力之所至，即地震之由來；火山下有火，故震，他處地下亦有火，故亦震。驗震後之跡，約以四類：一曰升地，昔新日郎地震，平原墳起，九尺有奇，海濱水涯，出水四尺。二曰沈地，印度嘉德省，有沙漠一，方五千餘里，地一

震而頃刻淪爲澤國，長隄百餘里，壁立依然，成爲高岸。三曰移地，意國南加拉省，地忽震動，阡陌遷移，園林易所，良田數十頃，長二里許，廣二十四丈，遠移二里之外，廣厦深林，亦移他處。四曰裂地，利斯厖城，震僅數秒，市廛櫛比，忽成沙礫，居民大恐，奔至城外曠地，期保性命，詎霹靂一聲，大地自裂，男女三千人，盡陷地中，哀哭之聲，不堪入耳。此地震之大畧也。欲得其詳，還質之精地學者。

理窟卷二

耶穌傳

耶穌上天主宰降生爲人也。主宰本無形，不爲氣質所染，智能無限量，片言生萬物，先先而妙有，後後而無終。自開闢之初，始人獲罪，主宰怒，迸絕其子孫，永不納帝鄉；既而憐憫之，告以後世有救援者出，代人補愆，重行拔擢。自是厥後，猶太歷代聖賢，奉上主之命，重申恩旨。至周襄王時，有達尼雅才二人，具先見之明，預言大造降生，當在某年某地，時人信之，筆之經籍。以故猶太之君若民，夙知解懸有日，朝野同情，恒深冀望；甚有冒昧之徒，自忘卑陋，冀救世大聖，生於其家，於是早歲成婚，以不

娶爲恥辱。

漢成帝朝，有大德士，名若亞敬、妻亞納氏，年老無嗣，禱後生女，名瑪利亞、性馴善，聰慧過人，主宰寵之。年三歲，就姆師于女士院，承順謙冲，功脩日進，昭事虔誠，爲衆人先。年十五，適同里若瑟、本貴族，家貧業木工，伉儷雖諧，貞身如兄妹，上主鑒之，自天申佑。成婚未一載，天神臨格，賀瑪利亞、告以表戚依撒伯氏，年邁胎荒，已姙六月；又告以主眷特隆，邀異寵，將不因人道生子，宜名耶穌。瑪利亞聞言悸恐，愧不敢當，然主命不可違也，乃答曰，諾。於是大造神靈，以瑪利亞淨血成軀，畀以靈性，均合大造之位，是爲降凡之始。無何，瑪利亞首途，詣依撒伯氏，甫及門，

依撒伯子在胎踴躍，若喜不自勝，蓋默聆神言，已知耶穌之至，不待目覩而後識也。居三月，始別歸。當是時，若瑟猶未知降孕之奇，迨瑪利亞軀體隆然，似孕婦狀，若瑟竊異之，然亦不敢問，愁甚。一夕夢天神來慰，告以降生妙義，且云生子宜名耶穌，自是釋然於懷，益欽瑪利亞德。

閱數月，會總王奧斯都下令國中，凡男女遠徙他方，宜返故土，報名姓，修版圖，用知民數。若瑟本白稜人，遷居納雜地有年，至是奉令維謹，携瑪利亞就道。行抵白稜，徧訪逆旅，俱不肯納，不得已，就宿郭外山峒。夜未半，耶穌降誕，瑪利亞以襁褓裹之，安置馬槽，俯躬敬拜。時有驢一牛一，見耶穌生，入峒伏地，噓氣

生溫，眷戀不忍去。郊之外有羊羣焉，牧童若干輩，終夜守羊，愼防豺虎，天神降告曰：救世元宰，已誕白稜盍往觀之。牧童奔赴峒中，長跪不起，各以土物獻，聖母鑒厥隆情，惠然肯納。

初，商王祖乙時，有賢人名罷拉盍，預言眞主降生，必有異星出。迨耶穌生，果見一星，殊乖恒度，布耀穹窿，昭彰人目。猶太東有三國王，皆賢哲，素諳歷數，通列國史，及見異星呈兆，憶罷拉盍言，知眞主已生，望星來覲。抵猶京，入見猶王，問新主何在？王愕然，不知所答，召諸學士詢之，皆曰古經有言，新主降生，當在白稜下邑。王憚之，心甚慼然，佯告三王曰，請大王先行，寡人將踵至焉。三王出，又見異星，移行引道，至耶穌所在而止。三王覲

耶穌貢金香藥三事，默陳心曲，情見于容。得異夢，上主命由別道，旋歸故國，不與猶王修別禮。

耶穌生八日，循例受名，同族集賀。生四十日，聖母懷赴教堂，遵行典禮。時有耆年碩德士，命西默盎，一見傾心，喜不自禁，懷耶穌而嘆曰：僕得見主，死無憾矣。有一嫗，年八十四，名雅納氏，能言未來，見耶穌便告人曰：夙冀救世大聖，今已見之。猶王久待三王，未見還京，猜甚，欲殺耶穌，而不知所在，乃下令白稜凡未週二歲之孩，盡行殲戮，意耶穌必在戮中。詎天神諭若瑟，速携耶穌遁埃及，潛居七載，傭工食力；迨猶王薨，儲君嗣位，天神降諭還鄉，仍歸納雜。耶穌年十二，偕聖母若瑟同詣京師，恭與

祭禮。畢，衆人皆散，惟耶穌獨留，聖母若瑟未之知也。歷三日，遍索無踪，憂心如焚，後重入聖殿，得之高士座中，正講論經書奥旨，聽者忘倦，稱頌弗置。聖母呼曰：兒，何爲離我？三日覓汝，殊痛心也。耶穌曰：主旨所在，我當躬與之。言已，與聖母歸，家居十八祀，孝順撝謙，始終如一日。

年三十，詣若爾瑞河，會依撒伯子若翰，終日疾呼，勸人悔過，以河水浴人，用明洗革之意，耶穌親受其洗，以示寵幸。洗畢，聖神借白鴿形，飛墮耶穌頂，空際發聲曰：此乃我鍾愛子，快我意者。尋，寂然，鴿亦杳。無何，耶穌入深山，齋戒四旬，勺水不飲，粒不沾唇。迨飢渴已極，惡鬼來誘曰：汝果爲天上主，盍化石爲餅，用

充飢腹？耶穌斥之，鬼退。已而又至，携耶穌登殿頂，謂曰：經有云，主遣天神，扶爾於途，弗任爾蹶躓，子盍從空墮下，一試經言？耶穌又斥之，乃退。又頃，鬼引耶穌躋高山，指天下萬國曰：凡此皆我統攝，汝能拜我，當盡以予汝。耶穌斥魔曰去，乃不復返。時天神下降，進美味，耶穌享焉。安德西滿若翰之二弟子也，屢聞耶穌名，心竊慕之，遂從之遊。斐理伯白撒依人，耶穌招之，置諸門下。斐遇里人納大，告之曰：古人言救世主將生，予得親見之矣，旋與之入見；耶穌曰：納大！汝持躬敦樸，洵義獵孫矣。納大曰：長者何以知我？曰：前於蜜菓樹下知之：蓋顯揭其樹下隱事，俾堅信不疑也。自是德化日行，從遊者日衆，契徒十二人，弟子七十

有二人。

加納地有新婚者，邀赴宴，耶穌與弟子同往寵之。席間乏酒，主人奇窘，聖母以告。耶穌曰：是何與于爾我哉？既而命注水六罈，各容數斗，頃刻化水爲酒，味美於醪，闔座暢飲，盡歡而散。會京都類祭之期在邇，耶穌入聖殿，見堂廡門廡，徧置牲畜，爲大怒，揮繩逐之，放縱其牛羊禽鳥；衆人戒懼，謂耶穌曰：觀子所爲，似有權位者然，子之權，以何爲証？曰：若毀斯殿，我能三日興之。衆人曰：築斯殿歷四十六年始成，欲一旦毀之，尚非易易，況三日興之乎？不知耶穌之意，以聖殿自喻，謂其受難至死，越三日而復生也。名宦倪高德夜訪耶穌，問曰：長者自天降下，何以教

我？耶穌曰：人非重誕，不克見天國。倪不解，問曰：夫人少而壯而老，豈得重入母腹耶？曰：否，否，所謂重誕者，賴聖神之功，水洗舊染，以清潔其魂也；生於軀者軀，生於神者神，勢所必然，絕無疑義。倪聞言心折，受業門下。耶穌與諸弟子道出西迦，日中身憊，憩井旁，遣弟子入城備餉，會一婦抵井汲水。耶穌曰：嫗，請飲我勺水。婦曰：先生猶太人也，氏西迦人，地異俗殊，素不相聞問者也。耶穌曰：如知求水者爲誰，不惟不拒，且將乞予活水矣。婦曰：先生絙汲無從，安有活水？曰：井中之水，飲之復渴，飲我活水，永不復渴。婦曰：誠如是，願分我少許。耶穌曰：宜偕汝良人來。婦曰：氏夫，亡有年矣。耶穌曰：曩時汝有五夫，今日所從，非爾夫也。婦

惕然驚，知耶穌識曖昧事，慚恧不知所措，茫茫然應曰：先生知秘事，殆聖人乎？我聞救世聖人將降，待其抵至，必有以教我也。耶穌曰：與汝語者，即是斯人。婦入城，奔告其鄰。少頃，都人出迎耶穌信宿而後去。詣伽利勒城，有葛發翁王，匆遽來謁，告以己子病劇，請親臨治之。耶穌曰：儲君愈矣，王其返耳。王歸，未及半途，有小臣來迎，報太子已痊，詢其晷，則耶穌發言時也。契徒伯多祿，秉性誠樸，業漁，耶穌命放艇布網。伯多祿辭曰：小子竟夜徒勞，一魚未獲，尚何期歟？雖然，承師命，敢不張網試之。時耶穌大顯神力，使衆魚入網，充斥不能舉，喚他舟助之。伯多祿大驚，叩謝曰：願吾主去此，罪人不敢瀆也。耶穌曰：毋，汝日後漁人，納

之正道，一網盡收，斯其兆也。

京都瞻禮畢，耶穌詣伯多祿家，其妻母病瘧請治之，耶穌允焉，甫至榻前，寒疾立愈。事聞遐邇，凡患病被魔者，皆接踵至，耶穌一一撫之，百病若失。魔高聲呼曰：我固知爾爲上主子也；耶穌止之，乃不復語。耶穌偕諸徒航海，颶風大作，猛浪入舟，勢甚危急，衆志徬徨，不知所措，獨耶穌呿呿臥。衆人呼曰：亟救我，將淪胥亡矣。耶穌起，命風息止，波浪頓平。既登岸，遇被魔者二人，狂妄不知所作。耶穌憫之，問二人共負幾魔？對曰以千計。耶穌斥魔。魔曰：願發我於豕腹，弗墮地獄。耶穌允之。時有羣豕在旁，忽爲衆魔所附，紛紛投海。二人則省事如初，深感救援之德。有

病癱者聞耶穌名，欲求診治，痿痺不能舉步，令人舁以來。及至，人多擁擠，入室無由，爰升屋，自屋頂懸下。耶穌鑒其誠，知其因惡致疾，謂之曰：爾惡宥矣。旁人竊議，謂世人作惡，惟上主能宥之，彼何人斯，敢宥人惡也。耶穌曰：毋私議，赦過與起癱孰易？將示我能赦過也，命癱者肩衾以歸。病者忽興，衆人驚怖。葛發翁城有巨紳某，生一女，年十二，愛若掌珠，嬌養特甚，病劇，徧速諸醫，參苓罔效，求治於耶穌。耶穌往焉。途次，遇一病婦，患血漏已十二稔，厠足人叢，暗摸耶穌衣裾。耶穌顧弟子曰：觸衣者誰？弟子曰：行人熙攘，接踵摩肩，豈特觸衣而已哉？耶穌曰：否，必有點我衣者，蓋我力已施於外矣。婦人驚懼，實告所爲，且請罪焉。耶

蘇曰：毋恐，因汝堅信，汝病愈矣。行際，一人喘息至，報紳女已亡，無煩移趾矣。耶蘇謂紳曰：子果堅信，雖死復生焉。及至，舉家悲泣，倉皇治後事。耶蘇迸左右，惟留亘紳及契徒三人，至女屍前，携其手曰：命汝速興。女應聲起，離床行走。事聞閭邑，咸爲欽服。耶蘇出門，有二瞽者，遮道求救。耶蘇舉手撫之，雙目忽明。猶太京有大池一，天神屢降，動搖池水，池之旁，有環廊五椽，國中殘廢之人，多居其中，蓋池水動而躍身先浴，無弗愈也。一人痿已三十有八年矣，凡池水颺波，捷足者先下，彼獨僵臥如尸，徒深引領。耶蘇見而憫之，命携衾歸。痿者立起，奔走自如，揚長返里。按猶太國俗，守禮期綦嚴，稍事事，輒爲犯誡。鄉愿若干輩，嫉耶

蘇甚，欲設計難之，爰遣瘓臂者一人，擇禮期詣耶蘇，敦懇救治。耶蘇知其意，謂鄉愿曰：禮期當行善乎，抑作惡乎？羊陷坎中，尚宜援出，況人病而可以不救哉？鄉愿不能答，相視失色。耶蘇命瘓臂者舉手，應聲而愈，衆人益愧。既而至海濱，愈被魔染病者，不知凡幾。

耶蘇與弟子往山中，四方多聞風而至，疾病被魔之人，求治無弗愈。耶蘇見稠人畢集，以爲不可失之機也，乃宣講八福：一曰心貧者福人，彼已得天上國矣；二曰良善者福人，將幸獲安土焉；三曰哭泣者福人，將有受慰之期；四曰嗜義如飢渴者福人，其必飽飫於他日；五曰哀矜人者福人，必有哀憐之者；六曰

心淨者福人，惟若輩得見上主；七曰與人和睦者福人，彼輩特爲上主所寵；八曰因義被難者福人，蓋已得天上國矣。耶穌謂殷富人曰：爾飽且飫矣，慘哉其必有飢渴時也；爾笑而悅矣，哀哉其必有涕泣時也；汝受人之讚頌矣，痛哉其必有苦辱時也。又謂衆人曰：古人遺戒，挖人目則以目償，拔人齒則以齒償；予乃進于是，人或掌爾右頰，宜以左頰俟之，奪爾一物，宜以二物與之，役爾走千步，宜走二千步以足之，人或告貸於爾，勿以吝而拒之。古人有言，人愛爾，爾亦愛之，人惡爾，爾亦惡之；予垂訓爾曹，更進于是：仇爾者宜加愛焉，惡爾者宜加恩焉，誹爾詈爾者，宜禱其安吉焉；人愛我，我亦愛之，人惠我，我亦惠之，匪類亦

能爲此，何功之有？夫貨財宜深藏也，藏於地，則虫侵盜竊，勢不能久留，若以散布貧人，是納之天府，弗虞失矣。今夫花不織而成文，鳥不耕而獲食，草木之微，大造顧存之，況生人乎？爾輩宜求天上國，及諸全德，蓋上主早知爾需，代爲經營，不必栖栖爲衣食計也。

講畢，往葛翁發城，途遇癩人，身無完膚，耶穌仲手撫之，癩痕遽滅，命之曰：勿語人，惟詣教士，遵行定禮。入城，遇一武員，以僕人病革求醫，謂耶穌曰：弗煩親舉玉趾，惟願俯賜一言，已克愈之。耶穌嘉其篤信，慰之曰：子其歸，允爾求矣。武員返，僕人果瘳，計其日即耶穌垂允時也。將抵納嬰，遇喪車一，從者紛繁，一婦

慟哭，詢其故，則寡嫠祇此一子而殤矣。耶穌憐甚，諭舁柩者止，呼死兒曰：稚子起哉。死者應聲活，言笑如恒，與母歸里。自是往返城鄉，日與諸徒論至理，動輒萬言，不勝縷述。嘗見民無統馭之人，如羣羊之失牧，顧謂契徒曰：穡事可穫者多，收穫者寡，宜求穡主遣工人，爾其往哉。復戒曰：予授爾治病起死之權，徒手受之，亦宜徒手與之，勿以錢貝實爾橐，勿以餱糧備爾需，衣不可兼，屨僅護足，毋貪心也。耶穌名益甚，民庶隨處鳧趨，忻聆訓諭。一日與契徒至某地，將少憩，都人士蜂起雲從，不約而至者，多至五千餘人。耶穌諄諄垂訓，聽者忘倦，時已晡，猶未散歸。弟子曰：日云暮矣，亟宜遣衆，弗使宿曠野。耶穌曰：姑待之，須飲食

而後可。然徧索餱糧，惟一童携五餅二魚，無旅店可以購食，諸徒窘甚。耶穌諭衆列坐，仰首向天，謝恩祝福，命諸徒分給餅魚，各隨所欲，無吝嗇。奇哉愈給愈多，衆人飽飫，收其餘，尚盈一十二筐。衆人目覩其奇，同聲讚頌，欲立耶穌爲王。耶穌避之，抵暮，獨處山中。諸徒汎海，風作，波浪掀天，舟幾覆。耶穌夙遽下山，步海往救。將至，諸徒見一人履海，詫爲妖異。耶穌曰：勿懼，我來矣。伯多祿聞聲應曰：我主，予願履海來迎。耶穌曰：來。伯乃躍身入海，行走如坦途，繼以風濤加烈，身將溺，亟號耶穌救。耶穌以手援之，同登艇上，至是風浪頓平，俄而濟，無一亡者。異學士怪聖門諸弟不盥手而啜飯，以爲違例。耶穌曰：飲食自外入，不能汚

人；惟殺人，邪淫，盜竊，妄証，奸詐，慳吝，驕傲等念，皆由內出，實能污人；舍本逐末，奚其可哉？加納吶亞婦人某氏，以己女被魔，求拯救，詞極謙。耶穌嘉其信，垂允所祈，魔即遠遁。茄理勒海濱，有瘖聾瞽跛者無算，聞耶穌至，哀懇賜診，罔不立愈。自是聖化日隆，通邦風動。會於曠野講妙義，四千人三日追隨，樂而忘返。耶穌謂弟子曰：携有餱糧幾何？對曰：僅麪餅七枚，小魚少許。耶穌命衆人坐，徧與之食，既飫，尚餘七筐。至伯撒依達地，有瞽目者乞憐。耶穌引至市外，取口液傅其目，問能見與未？答曰：睇人如風中木，亭亭欲倒，未能明辨。耶穌以手撫之，目始明。講學之暇，問弟子曰：外人如何議我？對曰：或疑爲若翰復生，或疑爲阨利

亞見世，或疑爲古賢哲重來。耶穌曰：爾儕云何？伯多祿貿然曰：我師上主子也。耶穌曰：福哉汝矣，此非世人所能告，乃上天我父默示爾者；今而後我以爾爲磐石，予立教會，爾爲基址，冥府莫能憾之；我授爾天門鑰，職司啓閉，或釋或留，唯汝所命。

耶穌携三弟子同登大博山，默用神功，穆然思道。良久，三徒倦臥，俄爾醒，見聖容光若太陽，衣白如雪，兩旁有先聖二人，與言被難事。伯多祿喜，謂耶穌曰：此間樂，請作三幕以居。言未畢，白雲繞護聖躬，空際發聲曰：是乃我鍾愛子，爾曹宜聽之。三徒驚怖伏地，不敢仰視。少選，僅見耶穌，依然如故，戒曰：勿以所見告人，待我復活而後語。

出山，一人被魔殊酷，擊齒作聲，身如負重，赴火投河，罔知自愛，厥父憐子情深，苦懇救治。耶穌命携子來。及至，口中流沫，不省人事。耶穌問何日遭魔？答曰：自幼已然。耶穌曰：子果能信，無事不可爲。其人墮淚應曰：嗚呼，吾主，僕固深信無疑，若猶未足，請補我不及。耶穌謂魔曰：聾啞邪魔，命汝去，勿附此人之腹。魔橫虐久之，然後遁。病者僵臥，僅餘殘喘。耶穌提之起，安然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耶穌巡加理勒地，預言己將被囂，受難至死，第三日復生。諸徒聞言感然，莫能索解，然亦不敢問。國俗計人徵稅，罔有免者。耶穌往葛發翁城，有司問伯多祿：汝師不納稅耶？伯多祿曰：納

也，但無以應耳。抵舍，耶穌問索稅土人乎，抑索異方人乎？伯對曰：索異方人。耶穌曰：洵如是，予不必納矣，雖然，寧守成章，免遭物議；往哉，釣于海，初獲之魚，口中有一錢在。伯如命往釣，果獲銀錢，遂以納稅。道經撒麻利，耶穌遣使入城，土人拒之，二弟子怒，請降天火焚之。耶穌責曰：予降世救人，詎害人乎？乃往他邑。途次，有患癩者十人，齊來求治。耶穌遣詣司教，未抵而已愈。一人還，感謝鴻恩，餘皆弗返。會蕩婦某氏，獲于姦，旁人擁至殿中，請判于耶穌。蓋按律婦人犯淫，當桀石死；如耶穌曰宜擊，似失之不仁，如曰宜釋，是故違法律，皆不可，彼蓋難之也。耶穌早知其意，弗之應，惟俯躬書地。衆人促之。耶穌曰：汝輩中有未爲惡

者，可舉手先搏。衆人問心自愧，莫敢搏擊，自老宿以至愚魯，皆懊喪而歸。耶穌謂婦人曰：恕爾者安在？曾定爾罪否？對曰：未。曰：予亦不定汝罪，去，不復犯耳。伯大尼地，有兄妹三人，兄名藍日祿，姊瑪爾達氏，妹瑪達肋氏，恭迎耶穌，欵接殷勤：姊治席匆匆，不稍閒暇；妹坐聽訓言，樂而忘倦；姊含慍責妹勿助。耶穌曰：瑪爾達何太廹爲，所需一而已矣，汝之多營，曷若汝妹所擇之善？此言內省之美，遠勝于務外也。一婦人負病傴僂，已十八年矣，耶穌謂之曰：汝病愈矣。婦舒身稱謝，行走便捷。旁人有言禮期不宜療病者，耶穌斥曰：牛驢飲于河，且解其縶，況患病十八載，被拘已極，不宜解耶？其人語塞，聞者快之。耶穌見國人惛迷，弗

知鼎革，頻呼日路撒城，唏噓嘆曰：汝殺先知士，由來已久，投石擊使者，不知凡幾，予屢欲鳩合汝子，卵翼之如鳥，而汝終抗拒我也，吁！汝之宅，將無居人！此言都邑將亡，人民遠徙，古宮勝地，俱變爲瓦礫荊榛，殊可慨焉。文學士數輩，於禮日讌耶穌，密嗣其舉止，欲乘間難之。時有病蠱者在側。耶穌問老宿曰：禮日可療病乎？老宿不答。耶穌療其人，遣之去。又問衆客曰：子有牛羊墮井，禮日不挈之出耶？闔座默然，無一應者。嘗散步于聖殿外，都人士羣然麕集，訊所從來。耶穌自証爲上主子。衆人怒，欲携石擊之，且維縶焉；耶穌不受拘，渡若爾瑙河而去。人有以婚事詰者，耶穌言造物生人，一男一女，夫婦爲倫常之正，離其父母，

以全一體之情；但造物之所締，世人弗克解，故妻或犯淫，可離棄之，不可再娶，再娶則姦人矣；被棄之婦，亦無人能娶，娶之則姦人矣：此言伉儷情深，百年偕老，鬻妻娶妾，皆非理也。耶穌於講論時，有人携嬰孩進，請舉手加額，降以遐福。諸弟子恐褻，喝阻之。耶穌曰：毋，姑容小子抵我，予實語汝，人不效嬰孩，弗克登天國：蓋存心貴忠厚，天堂之選，皆誠樸清潔人也。語畢，一一撫之，善遣之出。某日在中途，一富家子趨來跪問曰：僕何爲而得常生乎？曰：守誡。問守何誡？曰：毋殺人，毋邪淫，毋偷盜，毋誣人，事親以孝，愛人如己，如斯而已矣。富人曰：凡此皆僕自幼遵守，不知尚有何修？曰：散財以濟貧乏，乃得天上庫，能如是始來從我。

富人聞言不悅，怏怏而去，後不知其所終。

藍日祿病劇，家人奔報，請耶穌往，未果；越三日，始偕弟子前往，及抵，藍死已四日，殯且葬矣，親友弔者，濟濟盈門。藍妹瑪爾達，流淚告曰：若吾主在此，婢兄必不死也。耶穌曰：爾兄行將復活。瑪爾達曰：婢固知世界終時，吾兄亦將復活。既而率衆至墳，命啓墓。藍妹呼曰：臭且朽，不必啓坟矣。耶穌堅促之，乃撤石板，大呼曰：藍日祿出。死者應聲起，言笑如生人，無纖恙，惟手足尚縛，未能舉趾，旁人亟去之，同行歸宅。衆人喜不自勝，咸服耶穌神力，四方來觀者，途爲之塞。獨異學士妬甚，密謀陷害，無計弗施。會都城行大禮，四民麕集。耶穌與羣弟子亦往，行際，告弟子

曰：先聖言予被難，今其時矣，予將被執至掌教前，寃坐死刑，付異邦人手，受辱萬狀，繩牽鞭擊，卒釘十字架死，至第三日復活，適合先聖之言。諸徒默然，不解所謂。

道經葉禮閣城，治瞽目者二人，皆不藥而愈。距城五里許，從者假村人一驢，解衣披背，請耶穌坐。都人士聞聖駕降臨，歡趨奉迓，塡塞通衢，或解衣鋪路，或折花布地，或擎樹枝先馳，或侍左右歌咏。行近城郭，耶穌揮淚嘆曰：嗚呼都人，爾實障隔矣，今不能識太平日，後必有敵軍來圍，爾子孫蕩析離居，城垣無疊石。後此城果滅，悉合所言。耶穌入城，民衆喧譁，咸來致問。登聖殿，見市儈陳物堂廡，譁然貿易。耶穌怒，麾之去。旋有盲跛諸人，

哀求醫治，耶穌一一撫之，沉疴立瘥。時童稚歡呼，聲徹雲漢，異學士阻止之，亦莫如之何。有異邦數人，登殿瞻祭禮，謁斐利伯而請見，耶穌允之。至晚，携弟子十二人，同行出郭，宿伯大尼村。翌日，又入城，腹少飢，求實于道旁菓樹，葉雖茂而實則無，耶穌指樹曰：爾永不結實矣。言已，樹忽枯槁，葉盡落，見者驚異。次日又經樹下，伯多祿訝曰：樹已焦矣。耶穌曰：汝苟堅信上主，雖拔山移海，亦可爲也。

耶穌宣道三年，多行奇事，國人羣然向化。掌教胥吏諸人，以民之不附己也，懷恨耶穌，欲陷害而無術。聖門十二徒中，有名茹答者，性貪婪，知掌教意，思鬻師以獲賄，乃往告曰：賂我，耶穌

可立致焉。若輩悅，相約擒耶穌，約與銀錢三十。詎耶穌早已知之，謂諸徒曰：越二日，余將被負釘死，宜備禮筵，偕汝同享。二弟子起曰：師，設筵何地乎？曰：汝入城，見一人携水器行，迹其入屋，求于主人，必得一室，設筵可也。二徒往，悉行所言。至暮，師弟十三人，同赴禮筵。席間，訓慰諄諄，神情露顏面。將撤席，耶穌起，去表衣，束以巾，注水于盤，洗諸徒足。伯多祿惶悚逾恒，辭不敢當。耶穌曰：不洗爾足，爾我無涉矣。伯懼，請首與手皆洗滌之。耶穌曰：清潔之人，惟須濯足，爾曹皆清潔，惟一人不潔耳。此言茹答不良于心，較身污爲尤甚也。洗畢，脫巾取衣，復就坐，少頃，進常食。耶穌取麪餅，仰天祈祝，剖與諸徒曰：爾曹食此，即我體也；又

取葡萄酒，亦祈祝而與徒曰：爾曹飲此，即我血也。至是心神感觸，明告契徒若望曰：諸弟中一人將賣我；又曰：我納餅于湯，挈而與之者，即賣我者也。于是授餅茹答。茹受而納諸口，邪魔與之俱入。茹出，耶穌以誠禱忍苦諸功，勉諸弟子，情見於詞，憂形于色。

既爾出郭，往阿里襪山，行次，語徒曰：吾心憂甚，行將死矣。抵山，留八徒于坡下，己與伯多祿等三徒，同往僻地，默思祈禱。三徒皆睡，耶穌一再醒之，仍復矇矓，不知振作。耶穌跪伏移時，哀告上天聖父，久之，血汗傾流，霑衣濕地：蓋其憂世之深，愛人之切，拂意傷心之事，叢集寸衷，一時痛苦萬分，實爲古今所未有，

故血氣奔騰，流于毛孔間也。又頃，天神下降，慰藉殷懃，聖心乃愈奮，顧視三徒，仍然倦寐，耶穌醒之曰：起，勿復寐，賣我者已邇矣。

言未已，數百人操戈而至，茹答亦與焉。耶穌前迎，問曰：爾輩覓誰？對曰：覓耶穌！曰：我是。斯語一出，衆人驚仆，耶穌容衆復興，始克起立。國俗以口脣親面爲敬，茹答佯行弟子禮，貼脣師頰。耶穌曰：賢友，至此將何爲乎？茹答不對。伯多祿拔劍斫一仇耳，應手而墮。耶穌責之，拾耳合原處，完好如初。惡黨洶湧直前，舉手擒耶穌，或挽或推，半拽半走，先詣舊司教亞納第，後至新司教蓋法署。蓋法問耶穌傳道何如？授徒何如？對曰：予常訓衆公

堂，未隱諱，質諸聽我者可也，何必問我。侍者怒，毒掌聖面曰：如是答教主耶？耶穌曰：誤則指之，善則何爲擊我？時巨紳與宿學士，咸集署中，求所以誣陷之據，而不可得，賄無賴輩誑言誣証，又矛盾不足憑，卒有二人出，僞証曰：耶穌曾言毀去聖堂，三日，予復建之。蓋法起曰：控汝者衆，何弗一辨？耶穌不答。又問曰：爾當實告，汝果上主子乎？耶穌曰：子言是也。蓋法震怒，衆人亦譁然，皆謂耶穌褻上主，理當伏誅，或吐其面，或擊其首，或蒙其目而酷撾之，問擊者爲誰，凌虐終宵，苦難殫述，如欲述之，不禁淚流而咽塞！

茹答既鬻耶穌，見黨人强暴至極，必欲置之死地，還問寸衷，

抱咎深重，欲挽回之而又不可得，於是失望于心，懸樑自盡，瀕死，腹裂腸流，慘不忍覩。

翌日，蓋法與衆司教送耶穌於比辣署。比辣羅瑪人，是時爲猶太總督。人民麕集，執耶穌如劇盜，肆口妄言，誣以違法。抵署，司教控告多端，盡係虛語，耶穌樂受諸艱，不與一辨。審問間，比辣知耶穌爲加理勒人，會加王在猶京，乃發往行宮，請王定讞。王喜，以爲久聞耶穌名，今得親見之矣，詎一再咨諏，耶穌不答。王怒，目爲病瘋，命左右衣以白衣，仍送比辣署。道路見者，咸呼狂人，衆共喧譁，致辱萬狀。比辣知耶穌無辜，力圖解釋。按國俗大祭之前，赦監犯一人，惟民所欲。時有匪首名巴辣者，以謀反

就獲，罪當伏法。比辣問衆人曰：欲釋耶穌乎？抑欲釋巴辣乎？衆人喧噪，寧釋巴辣，勿釋耶穌。比辣曰：予再四研訊，無應死罪，責而釋之，何用殺爲。惡人以耶穌繫石柱，重撻良久，徧體剝傷，筋骨爲露，血漓淋，形容頓改。責已，令披衣，少頃，又褫之，皮血並下，悽然動念。又頃，披以倣王袍，用示僭王之意，復織堅棘爲冠，加其首而重壓之，刺入頭顱，血流如注。比辣一再升堂，言耶穌無辜；衆人哄益甚，必欲釘耶穌而甘心。比辣當堂盥手曰：耶穌無過受戮，我不認咎。衆人對曰：斯人之血，我儕與我儕子孫任之，無與于汝。不得已，比辣高坐，判耶穌死。

黨人携木架至，形如十字，强耶穌負，前往城外大山，沿途三

蹟，創傷重開，力盡，將死途中，惡衆雇遠方一人，尾後負木架。時從行者衆，有善婦數輩，泣甚哀，耶穌顧謂曰：爾輩哭我，孰若哭爾罪孽，及爾子孫之惡，蓋生木尚然，況槁木乎？旋有一婦以白帕拭耶穌面，甫著膚，容印帕上，如摹繪者然。無何，聖母聞風而至，一見耶穌，慈腸寸斷，泣涕如雨下，隨之行，登山至巔。惡人以苦胆和酒飲耶穌，褫其衣，令上木架，橫釘兩手，雙足釘于下，竪架土中，衆人喧嚷，歷時十二刻，聖血傾流，面無人色。命將終，慈惠過深，仍以世人爲念，先後七言，皆赦過降祥，愛衆孝親之意。當此之時，日失光，山崩裂，堂中帳幔，左右中分。既死，地爲之震，民衆驚惶，始知釘死者非常人，伏地捶胸，呼天愴地。既而一卒

持戟刺聖肋，心爲洞穿，水血並注。至暮，聖母暨弟子諸人，舁葬石墓。計耶穌生世三十三年又三月。葬之明日，黨人封墓，遣卒嚴防竊屍。

又明日，天方曙，守兵俱在，耶穌自墓出，天神下降，掀墓石，作大聲如雷，衆兵驚仆；少選，起視墓中，已無聖體，蓋復活矣。耶穌現于聖母，光明如日，靈捷如神明，越海透山，皆無阻滯。次見于瑪達肋諸人，次見于伯多祿諸人，次見于厄貌斯二弟子，次見于十一徒共聚之時，次見于七徒捕魚之候，次見於五百人齊集之所，在世四十日，先後凡十二見，每晤諸徒，諄諄垂訓。時屆四旬，率徒百餘人，登阿理襪山，臨別贈言，舉手降福；既而直上

穹窿，天神簇擁，諸人目睹，見彩雲環護升天。此耶穌言行之大略也，欲得其詳，宜考經傳諸書。

耶穌讚

讚曰：嗚呼乾元，蕩蕩主宰；无始无終，永世弗改；無形無聲，萬方都在。父子聖神，列位爲三；性體惟一，美妙渾含。才無不具，知無不周；慈仁洋溢，克剛克柔。化生萬類，聿展厥謀；煦嫗羣庶，德澤孔脩；照臨下土，念念誠求。吁嗟初人，方命圮族；捐棄帝鄉，人力莫贖；世世子孫，難逃冥獄；言念及此，能不悲哭。聖子降尊，受孕母腹；取名耶穌，親施教育。貴而爲賤，砭人之驕；富而爲貧，規俗浮囂。始生蒙難，見憎王朝；自幼服役，謙德常昭。畢世淡薄，素

食簞瓢；四旬齋戒，露宿腹枵。邪魔誘惑，片語斥妖；天神進食，飢渴頓消。布化三年，跡遍通國；啟瞽醫聾，功成瞬息；起死驅魔，靈奇莫測。嗟彼掌教，妬忌日深；借端誣陷，惟釁是尋；千謀百計，煽惑民心；操戈持戟，洶湧往擒；聞言是我，咸仆園林。至仁眞主，慈惠無窮；甘受酷責，代立豐功。荛冠加首，流血幾空；塵埃汚面，首髮飛蓬。中途三蹶，與母相逢；悽兮慘兮，揮淚俱紅。惟彼惡黨，心與石同。飲以苦漿，釘於木架；聞主七言，依然詬罵。聖主既崩，天昏地震；萬象悲鳴，共徵忠藎。時逾信宿，出墓復生；創傷悉滅，軀體星明。穿山無阻，越壁無聲；諸徒踴躍，快覩師榮。登嶺遺囑，亭午升天；權操九有，享福無邊；垂憐黎赤，情切纏綿。哀我世人，罕

知報本；邪說爭鳴，正學反損；回顧寰區，誰矢丹悃。切懇聖心，慨然原宥；憐斯下愚，冥冥垂佑；默感潛孚，俾明錯謬；一旦歸誠，鈞天恒奏；懿歟快哉，夫復何疚！

理窟卷三

耶穌爲主宰降凡論

耶穌生於猶太，已一千九百有餘年，其教入中國，蓋自漢晉始，惟未嘗廣行遠佈，故古人載籍，罕有及此；迨元明迄今，流傳日盛，人無論智愚賢否，無一不聞耶穌名。說者謂耶穌生於西海，爲西國聖人，吾中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聖聖相傳，道統恒繼，何必西洋人別參耶穌之說，絮擾於耳目之間？聽者不察，和附同聲，畛域之見既萌，鄙薄之心自起，世俗所以褻耶穌而不欲考厥由來，以此故也。夫人情愛其所親，不愛其所遠，借令耶穌僅一西人，負氣含生，與我無異，則物各有羣，人

各有族，自當我行我素，何容見異而思遷？然而非也，耶穌乃上天主宰降生而爲人也：其爲人，飲食起居，無殊凡類；其爲主宰，赫赫照臨，洋洋在上，無聲臭，極靈明，萬奇萬妙之功，皆瞬息可立致。予不文，請縷述數端，用証其義。自古大聖之生，每多朕兆，惜自秦火而後，古籍散亡，諸子百家，爭言休咎，概出儒士穿鑿，何足取信於明人？惟西土猶太一邦，文風早著，有古經一書，西士珍爲信史，其記耶穌之事，謂降生前千數百年，已有古賢亞巴郎、伊撒格、雅閣、雅才，達宜諸人，預言上主降凡，當在某時某郡，某鄉某族；其母爲貞女，生育不因人道；其名爲和樂之君，救援之主；其教革故鼎新，移風易俗；其死出於自願，代人補過，遂

其汎愛之心。凡此事功，舉皆先告，不特猶太人民，衆口一詞，上下無間，卽希臘羅瑪伯西埃及印度諸邦，風聲遠及，各有所聞，故萬國一心，咸深引領。我中土初不與西邦通好，故乾元救世之說，未嘗明載於六經，然宣尼有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窺孔子之意，後世必有聖人出，而全行至道；然宣尼之後，中國無聖人，而所待之人，又不可以他聖比，蓋必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後可也；然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非主宰不能當，則宣尼所俟，必主宰降凡耳。卽或中庸數語，尙非眞憑，而猶太經言，絕無疑義。何則？主宰欲降，惟主宰

自知之，今主宰言之，先哲傳之，猶太人民，世世期之，迨耶穌生，而經言應驗，累黍不差。借令耶穌僅一世人，無異他聖，是直造物惑人，無由分辨，蕩蕩元宰，豈肯出此？況耶穌一生事蹟，絕不與他人同：其初生也，異星顯見，黑夜忽明，天神降自上天，三王來自東國；逮其壯也，婚家乏酒，化水爲醪，味美色嘉，人人稱羨；其傳道也，先之以善言，繼之以靈蹟，跛者起，瞽者明，癱者立，癩者淨，聾者聰，被魔者療治，病瘧者痊愈，五餅二魚，飽飫三千楊腹，片言半語，驚倒五百强徒，步海似坦途，息風如反手，樹不生菓，命枯即枯，人死已埋，諭活即活，萬物從其令，魔鬼畏其權，啟口每言天國，遇人能揭隱衷，事機未發，預示情形，教會未興，已

知窘困，凡此奇事，天下聞知，故當時舉國若狂，萬民趨附，雖至今世易時遷，異端頻作，亦未有敢謂無其事者。夫人之才，惟用於生前，不能施於死後，故扁鵲神技，生時活人無算，而既死則無能爲力；獨耶穌不然，甫經氣絕，萬象哀鳴，山自裂，日失明，墳忽闢，未匝三日，本力還生，並無開其墓呼其起者，而行動自如，往謁親串，音容如故，軀體依然，光耀逾恒，大非昔比：一人見之，尚可疑，數人見之亦可疑，乃竟數百人同聞其語，同見其人，則其事確鑿，無可疑也。試考中國史乘，曾有如是之聖人乎？當耶穌在世時，屢自言爲上主子，借令非主宰，而僭稱主宰，則其言妄甚；妄言之人，大造必誅，將降罰之不遑，豈肯助其顯靈，以眩

惑夫衆志？若謂西人記耶穌之事，未可爲憑，是萬國周知，西人咸信，而我獨以爲不然，何異三代六朝，人人皆知其有，而某西人忽以爲僞？人非至愚，誰不非笑？由是以推，謂耶穌並無奇行，不可也；謂耶穌有奇行而仍非主宰，更不可也。嗚呼，上主愛人，至於斯極，世人反褻慢之而不敬，可不痛哉？

耶穌推廣天主教說

正教行於天下，與世人同永久，天下可以無人，有人則不可以無教，故天主正教，創於民生之初，不自耶穌始。當此之時，人類甫生，元祖獲罪，本不應擢入帝鄉，重膺天貺，然萬民淪陷，災害並臻，凡爲生靈，誰不痛念？職是之由，上主慈仁，惠然憐憫，預

許解懸有日，謂後代有援世者生，建立鴻功，代人補過，是爲立教之基。嗣是厥後，維皇降衷，厥有恒性，未嘗藉經書言傳，示人道義，而返本歸原之學，皆不待教而自知；加以古訓未忘，累世傳授，刑牲類祭，支帳禱告，凡昭事之文，不囿於規矩繩墨，而出於至性至情者，已不可勝數。計自元祖以迄商初，凡三千一百餘載，四海同風，靡然一轍，而猶太一邦，尤能循道，是爲正教初葉，我中國五帝三王之訓，初未嘗大異於此也。迨商太甲二十八年，猶太有聖人出，名梅瑟，及長，靈事紛繁，詳載西史，大造以十誡鏤石，親授梅瑟，令人謹遵，又命制定禮規，齋誠祭祀，上下千七百年，猶太未嘗或忽，是爲正教中葉，較上世之淺畧，已不

啻天壤相懸矣。降至漢哀帝元壽二年，耶穌生於白稜，以造物之尊，爲凡人之賤，備歷艱辛，立德拯世，革古禮，定新章，虔禱有七求之目，施恩有七蹟之奇，八福所以勸懲，三絕所以成德，外設規模，內加心力，誨至理，示奧義，原始究終，闡微達顯；猶恐聖道不能遠佈也，特選十二宗徒，傳教萬國，後有教皇主教教士諸人，相繼宣道，至終不輟；猶恐眞旨易於致誤也，冥冥之中，時常默導，俾大道亘功，始終如一；如有人焉，自出心裁，希圖混亂，則掌教者起而攻之，弗使眞傳或失。自耶穌以至末世，爲正教季葉，合之初中二葉，同爲一教：初葉譬諸深夜，其光晦，欲得道也難；中葉譬諸昧爽，其光微，欲進修也稍易；至於季葉，則若旭

日高升，光臨宇宙，自漢晉迄於今，流傳日廣，無地不屆，大都志切修身，用冀天福。然人生多過，曷克歸天，其所以望救援而卒受超拔者，皆賴耶穌之功。故耶穌者，教之宗，亦即教之基也，上世冀其降以蒙恩，叔世信其降以遐福，上下古今，本夫一旨，俗人昧其眞，而妄生疑議，謂天主教創于漢代，亦已惑矣！

答張仁山問教律書

仁山足下，急足至，遞來手教一通，披而讀之，娓娓數千言，婉轉周詳，以教律爲問，一若渴者之求飲，必欲得所願而快心者。某不才，識淺無所知，雖正教事理，或有一得，而所知實鮮，詎敢先覺自居？特是善與人同，古有遺訓，既承明問，不得不言，故不

揣固陋，爲左右告之。天主教，主宰親立之教也，規例繁多，不勝枚舉，約而言之，厥有四端：一曰報本，夫人俯仰宇下，起居食息，時受神恩，言行心思，恒需上佑，故人生要務，昭事爲先，勤祈禱，懍對越，愼舉止，拜跪有文，朝夕有課，齋戒有期，祭祀有禮，愛上主如大父，畏上主如嚴君，信其道義，感其德澤，望其救援，冀其賞報，凡事辱其名，褻其尊者，皆遠避弗爲，雖萬死亦不敢作；古人如先儒佛老之徒，俱生開闢之後，無歸天之眞憑，不得與主宰同欽，亦不得享我供奉，祀之卽爲犯誡；世俗所尙算命測字擇日相面諸事，荒誕不經，絕無依據，我教不能容，故信之則陰罰森嚴，可爲驚懼。二曰敬長，從來上下之分，最嚴且重，父母生

我，君吏治我，師傅教我，皆我長也，上主立法，忠孝爲本，不忠其君，不孝其親，不敬其師，皆我教之罪人，故善信之士，守法奉公，承歡繼志，遠勝于凡輩，否則名在教，而實不守教，大逆主宰之本心。不謂鄉曲小民，有誣我不敬祖宗者，其言謬甚！蓋敬祖之誠，當在實行，不在虛文，祖考物故之後，骸骨歸灰，口腹盡朽，又何須酒食以充飢，衣服以蔽體乎？以故陳衣薦食，燒楮焚香，皆無用之虛舉，殊覺無謂。我教孝親，遠出其右，生則養之，終則哀之，自父母瀕危伊始，積月累年，誦經行禱，立善功，勤施舍，祈大造拯拔其魂，早享上天之福，較之世俗之妄，不亦愈歟？三曰愛人，天下智愚賢否，皆出造物生成，故萬民皆我兄弟也，誼等同

宗，理當汎愛，危則助之，貧則濟之，憂則慰之，愚則導之，病則憐之，此皆信人之重責，量力以行，乃爲循律；至若竊人之物，傷人之身，毀人之名，樂人之災，妬人之福，誣人于公庭，恨人于方寸，賭博賺財，拾物私匿，更爲我教所嚴禁，犯之便獲重咎。儒者以直報怨，而我教有愛讎之令，法度之密，從可想矣。四曰潔己，夫人身心並具，脩省之功，宜兼內外，潔其外，不潔其內，非潔也；眞主定例，禁貪婪慾念，以潔其心，禁姦淫娶妾，以潔其身，禁鴉片酗酒，饕餮淫語，以潔其口腹，禁淫書淫畫，淫戲淫曲，以潔其耳目；外此則謙以持躬，忍以處世，謹言語，愼視聽，寡逢迎，絕情慾，淡薄自甘，克復是務，立功行善，悔過補愆，苟如是，則後福可期，

而所謂善男女者，有其名兼有其實矣。

天主教非西洋教說

俗人少見多怪，爾我之念，先存於方寸，凡遇異言異服之人，輒目爲殊類，而蕩蕩正教，傳自古初，原無畛域之分，亦竟肆口揶揄，斥爲洋教，一人唱之，百人和之，衆口同聲，囂然聒耳，一若物以品殊，人以族析，而神道設教，亦可以疆土別矣。不知操諸人者以地分，而降自天者不以地限也。譬諸性學，昉於西海，謂之西學宜也；又如貨殖，來自南方，謂之南貨亦可也；若天主正教，創自乾元，傳自先聖，所講者天道，所求者天福，加以上主降凡，救援下世，其起死肉骨，平風息浪諸奇，爲聖道之眞證，則教

不出於人，而謂爲洋教，亦已惑矣。且夫大造愛人，至公無僻，日月不以中外而別明，雨露不以夷夏而異潤，亭毒包涵，恩周萬姓，其所以養人身者，至周且密，未嘗異視于其間。乃正教者養心之具也，較養身爲更要，入顯出幽，端賴教澤，凡爲生靈，同需陶鑄，則萬物公而正教尤公，無待言喻，彼西教之稱，不亦無謂之極哉？當堯舜三代之時，古教行於猶太，泰西諸邦，俱無正教；迨耶穌生而教益明，十二聖徒，分行天下，布教萬方，多行靈事，于是初而埃及，次而羅瑪，次而班法意荷諸國，相繼歸誠，翻然易轍；自是迄今，流傳日廣，歐洲有法意奧葡班比巴隆等八國，朝野皆奉天主教，美洲有巴西等一十六國，君臣皆在天主教，

美德兩國在教者，十有三四，墨西哥國十有八九，英之阿蘭島，五居其四，俄之波蘭省，概在教中，其餘如印度，日本，中國，以及蠢如黑蠻，遠如瑙威，寒如北洋，熱如赤道，無地不有天主教，是教行萬國，澤被古今，非西洋人獨被其化也。說者謂耶穌生於猶太，在中國之西，故謂之西教耳。予曰：誠如是，則孔子生於東魯，儒教乃東教矣；釋迦生于南方，佛教乃南教矣；老子生于楚地，道教乃楚教矣；三氏之說，皆由人興，猶不以方位名，獨于天主公教，加以外之之詞，人心不古，何其甚歟？今在中國傳教之人，固西人爲最衆，然教士此舉，惟盡其同善之心，初未嘗有求於中土；華人見洋布洋刀，爭相購取，不以西產而鄙之，獨大中

至正之教，反以爲西人所傳而不屑從，豈物求其美，而教偏不求其美耶？嗟夫，多口無傷，斯言誠是，特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就而正者，日益寡，予故不辭固陋，爲力辨之如此。

讀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書後

景教行於中國，自唐代始，後人見解不同，難合衆說爲一致。舒元輿重嚴寺碑，有三夷寺目：一曰摩尼，亦號末尼；二曰大秦，又名景教；三曰祆神，卽波斯教。錢竹汀景教考，不察原委，信口譏評，謂景教無分于摩祆，惟夷僧稍通文字，妄爲之詞，遂別爲一教。西溪叢談載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據是則祆景二教，

異其名，不異其實也。然按酉陽雜俎，祆教專主事火，則祆教火教也。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是末尼乃佛氏之濫觴也。此二教未行于大秦，而册府元龜載天寶四年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府郡者，亦宜准此。從知景教自大秦始也。大秦一名猶太，卽耶穌降生之國也。予讀景教碑頌，知景教出于天主教無疑；蓋其言三一妙身，天主三位一體也；其言匠成萬物，天主化生羣類也；同人出代，室女誕生，耶穌降生救世也；淨風無言之新教，乃聖神默示妙義，建立教會也；暗府，地獄也；明宮，天堂也；廿

七部經，新經之目也；法浴水風，洗禮赦過也；亭午昇眞，耶穌歸天也；其餘如存鬚削頂，不畜臧獲，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八境三常，白衣十字，皆與天主教若合符節。職是之由，明末鉅公，徐氏光啟，李氏之藻，張氏賡虞，皆以是碑爲載道之文，喜正教早行於中土，泰西陽子瑪諾，詳爲詮註，參以別論。近世掌故之學，精益求精，國史民情，隨在研究，於是有博學西士，別爲一說，謂景教者，天主教別派，耐思刀黨也。按耐本教中人，因謬論橫生，別立門戶，故天主教棄之；當唐代之始，其黨盛行於波斯，逐漸東行，流傳殊廣；元朝西士來華，猶遇黨人于北燕。考教皇册府，唐時傳教中原，絕無記載，而波斯書中，似有此說，則碑爲黨人所

立，未可疑也。明季士大夫，傳誦紛如，目爲眞証，著作家如癸巳類稿，金石跋尾，四庫提要，景教紀事考，皆敘述是碑，未言其僞。惟松江錢潤道書景教碑後，疑天主教人托言僞作，其文曰：碑言貞觀九年，阿羅本至長安，唐太宗命房玄齡賓迎入內，翻經內殿，問道禁闈，詔令傳習，而考之內，實無其事；又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然據册府元龜天寶四載，改波斯寺爲大秦寺，則碑之所言實誤，與册府元龜不合。予不文，請畧舉數端，與錢君辨。錢云考之內，實無其事，敢問所考者何書乎？豈唐之府庫猶存，錢得一入其內耶？唐書未載是碑固已，然古今載史之事，萬中一二，安可以唐書未載，而遽以爲烏有耶？況不載者唐書，

而載者如金石考等，不一而足，何載者不足信，而不載者反可憑也？錢君曰：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此說尤謬，予一再披誦，碑中無賜名之事。碑文曰：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于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亘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跡騰祥，永輝法界。夫人稍通文字，誰不知天下所司句下，爲撰碑景淨之言，非復玄宗詔語：蓋將帝寫眞，旋令有司等句，不合玄宗

口吻也。竊謂讀書貴能貫徹，錢君不顧文義，反加以賜名之說，不已過乎？或問貞觀時未嘗改名，何以碑中稱大秦寺？予應之曰：碑于建中二年立，在天寶改名之後，已三十有六載，詔諭煌煌，誰敢違拂？雖貞觀中稱波斯寺，而至景淨立碑之候，不得不以大秦寺名矣。明天啟三年，關中人啟土，得是碑于敗牆基下，妙詞古篆，度越近今，目爲唐文，洵非虛語。當時諸紳士，蜂起雲從，咸來觀望，事聞當道，命移金城寺中，迄今二百餘祀，依然屹立。碑之石，甚鉅也，碑之色，甚古也，縱有巧工妙手，亦難掘土深埋，掩人耳目。即不然，出土之後，衆共往觀，豈竟無一二明人，識爲贋鼎？且自天啟以來，西士抵華，日多一日，其間在耶穌教者

有之，在希臘教者有之，在回教者有之，往返關中，審視碑碣，搨其文，譯其義，一再考詳，研求底蘊，倘利瑪竇輩，僞作是碑，必有人窺破其虛，明告天下，乃竟衆人默默，而謂錢潤道獨有所見，誰其信之歟？

附錢潤道書景教流行中國碑後 見上海求志書院課藝

此碑明時始出土，宋人金石書，皆未著錄，不知果眞唐碑否。碑言景教，殆卽明之天主教，今之耶穌教耳。碑中所言，多與此二教合，故前人已謂此天主教入中國之始。碑中言三一妙身，卽二教謂上帝聖神耶穌，三者合爲一體也。碑言眞主阿羅詞，卽二教言天主耶穌，音近而譯者字異

也。碑言判十字以定四方，卽二教所言十字架也。碑言室女誕生，卽二教所言室女瑪利亞生耶穌也。碑云七日一薦，卽二教所言七日一禮拜也。然此碑所言，雖與二教合，竊疑是明時利瑪竇入中國後，令中國習其教之人，僞作此唐碑，以自誇詡。故碑言太宗貞觀九年至長安，唐太宗命房元齡賓迎入內，翻經內殿，問道禁闈，詔令傳習，而考之內，實無其事。又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錢竹汀景教考已據册府元龜，辨天寶四載，始改波斯寺爲大秦寺，則碑之所言實誤，與册府元龜不合。故疑此碑，乃明時中國習彼教之人僞撰，以誇張其教。惟碑爲明人僞撰，故詐

爲明時始出土云。

天主教爲主宰眞教說

天主教昉自太古，迨耶穌生而推廣其傳，教澤益行于天下。近世左道橫行，旁門雜出，有志之士，欲適無從，推原其故，概以邪正未分，而眞珠卒爲目混，則正教有憑，人不可以不察，茲條爲五通，用示眞傳所在。一曰速行：溯耶穌歸天而後，聖徒十二人，散處遐方，宣講教理。考厥由來，概係貧戶，業捕魚，無學問，粗俚不文，爲世所鄙。當此之時，風俗澆漓，靡然一轍，泰西各大邦，崇奉邪神，忘棄根本，殺人以祭，鬥牛爲歡，違理忍心之舉，不勝屈指。以十二庸夫，作中流砥柱，人非至愚，皆知不可，而孰意反

是。伯多祿爲聖門巨擘，初至闇地阿城，化民不知凡幾，繼至羅瑪名都，敷教殊形靈捷；其兄安德肋亦聖門高弟，傳教于細第希臘兩邦，萬姓雲從，歸誠實夥；若望爲耶穌愛徒，宣化于厄拂蘇郡，風動鄰封，咸相趨附；雅閣伯講道猶太，淑人無算；多默前往印度，被化者數十部；瑪竇馳赴埃及，從教者百萬人；其餘聖徒各詣一國，西滿至波斯，斐理伯至飛利亞，瑪第亞至厄抵阿，達陡至默所波巴爾多默至意大利，保祿至高棱厄拂戴撒諸府，所存必神，所過必化，不特農夫村嫗，默感潛孚，而王公貴顯，博聞飽學之人，亦多心折其言，紛紛入教，先後數十載，亞歐斐三洲，大道風行，萬方一轍。此何以故？權勢有以迫之耶？身爲貧

人，勢於何寄？利祿有以誘之耶？己且不保，何以祿人？釋迦創佛教，布施之外，別無難事，故從之者日衆。寇謙之創道教，任人所爲，原無定律，故從之也亦易。馬鬥滿創回教，重尙威權，縱情逞欲，故附和同聲，至今弗替。若天主立教，禁邪淫，戒娶妾，行必謹愼，言必端方，戒葷有期，祈禱有課，自朝及夕，隨在警心，意念不可偶疎，舉止皆當中矩，欲遵全法，不勝煩勞，教之能行，斷非人力，必有造物主默啟人心，俾純其志而不畏困苦，則教有神助，其必爲眞教明矣。二曰靈蹟：自神仙誕妄之書紛傳于宇下，矜奇眩異，衆口僉同，試一爲考核，則捕影捫虛，往往而是，無他，靈事惟大造能行，非眞教不可强制也。天主教自設立以來，生死

人，肉白骨，不藥而醫，無餌而愈，奇奇妙妙之功，擢髮難數。伯多祿身影所經，療愈百病；固尼剛赤足蹈火，行走自如；額我畧呼山遠移，遽徙百步；方濟各救死還生，多至廿餘；文增爵見人墮樓，命懸空際；達米盎斷臂重連，登時握管；如是靈驗，傾竹難書，西史記載甚詳，父老言之鑿鑿。祇以近日事述之，法國露薇德府，有聖室一，每年往拜之人，以數萬計，其間久患沈疴，升堂立愈者，歲有百人，衆目昭彰；或未往之前，雙股已廢，既往之後，安步徐行；或胎生喑啞，未出一聲，既入堂中，忽能言語：凡此顯著之奇，通國諠傳，稠人共覩，不可謂烏有。彼强項之徒，歸之體氣，不以爲靈。夫體氣人人皆具也，同具此體，應亦在在皆驗，乃何

以我教中有是事，而他教中無是事也？何以在家時病已劇，而在堂時霍然失也？此中緣故，衆學士不能索解，要惟歸功于主宰而已，此以見教本中正，故主宰寵之深也。三曰被難：我教創行以來，崇正闢邪，不從流俗，惟敬元宰，不佞僞神，于是讒謗交加，匪徒側目，君王弗察，濫施刑戮，當初三百年，信士冤亡，不下千萬，積骸成山陵，流血盈川澤！自是以至今日，正道廣揚，不與昔比，然災生意外，何代蔑有，被害之人，更僕難數：或死於烈火之中，或斃於箠楚之下，嚴刑幽獄，慘不忍聞。斯時也，祇須一言背教，刀鋸桁楊，立時可脫，然大都堅志之死靡他，利祿可棄，上主不可違，性命可捐，帝鄉不可失。彼刑之者，酷烈自矜，罔知改

意，而受之者，不惟無怨，且出善言：試考中西史乘，他教有是事乎？有之，惟一二剛者，好名釣譽，忍苦不撓，終不若天主教中人無論男女老幼，地無論東海西土，累萬盈千，自甘致命：蓋從教既眞，信心自固，加以神靈默感，暗激衷情，故能視死如歸，等身家於敝蹝也。四曰永存：姑無論三代以前，我教已行於猶太，即自上主降凡而後，迄今千九百年，歷盡艱辛，時遭困厄，上自朝廷，下至黎庶，多以我教爲眼釘，必欲去之而後快。羅瑪之儒畧王，英國之恩利王，希臘之彌額王，意國之味忉王，法國之斐理王，皆與我教爲難，頻頒禁令，甚有舉國興帥，肆行戕殺，掠財奪土，無所不爲：以人事而言，我教早已泯亡，安得遺留于今日？詎

知一國被難，他國必昌，一時受窘，他時必隆，如大艦之涉風波，歷猛浪而不覆，國祚有更易之時，我教無沉淪之日。區區教士，尺鐵不携，破卵覆巢，似甚易易，其所以常存而不墮者，皆主宰陰佑之功也，教而不正，能如是乎？夫外患叢生，貴能含忍，而內亂致惑，易間人心。天主教道義淵微，失毫謬里，自古好事之輩，故違教旨，創設異端，千百爲群，廣揚遠布，使聽之者心志動搖，胸無成竹，如此敗類，代不乏人，使我教無主宰扶持，早爲若輩所傾敗：然而未也，一聞謬論，群起而攻，凡在教中，同歸一轍，雖千百年風俗遷移，大相懸絕，而教理則古今一貫，未嘗沿革，此以見神靈默感，合萬世爲一心也。五曰傳教：夫存于中而發于

外，爲理之所必然，西教士信道情深，願人同善，故棄家離井，越國過都，航涉重洋，遠抵絕域，學言語，易衣服，淡泊持躬，終身不娶，生于故鄉，死于異地，加以受人之辱，被人之憎，觸處荆榛，頻遭困厄，甚至變起一朝，慘然殞命者，亦復不少。問其國則歐美二洲，爲數最夥；觀其人則讀書明理，多識文字，且有出身顯宦，家富石崇，棄利祿而甘爲貧賤者。夫人情厭禍求福，中西應無二致，乃教士以西方之美品，作華人之贅疣，問厥寸衷，注念安在？豈宦風而不分利害耶？抑別具身心，不與我同情耶？或衣食不周，必藉傳教以餬口耶？以上三者，均無所聞。則忍苦茹辛，廣傳正教，惟以信教眞誠，冀邀後福，故能專赤布化，不遺餘力耳；

不然，掩目捕雀，人且不爲，況艱困一生，徒傳僞教乎？

天主教化俗論

嘗聞心可感激，不可强違，俗宜化導，不宜過抑，違心如扞虎，抑俗如防川，始或順從，終將潰亂。自古帝王行政，其所以治民之具，不外乎三：一曰刑，二曰賞，三曰教。刀鋸桁楊，傷人最烈，愚民望而生畏，不敢以身嘗試；顧刑之所及，惟在顯惡，不在隱慝，誅人之所知，不誅人之所昧，法網粗疎，殊多遺漏，刑者一二，不刑者千萬，以刑革俗，我知其不可。竹帛弓旌，高車顯冕，皆今世所艷羨，故貪富貴而樹德業者，未嘗無人；然人人當善，卽人人當報，今天下萬民之衆，多至千五百兆，盡麗水之金，不足以賞

功，盡公卿之位，不足以錫類，聲鎖名繮，幻如睡夢，既得患失，心恒不安，得者無幾，不得者靡窮，以祿誘人，斷難濟事。教之所尚，一則導人于正，二則戒人于邪，三則默感潛孚，俾知趨避，一若行走於坦途，終日馳驅而不覆。吾中國三代以後，習俗更張，規模沿革，炎漢尚佛氏，元魏尚道流，其餘世代，三教並行，總以儒學爲根本。二氏立說既歧，何怪其寂寞空虛，移風無術？儒教以倫理爲宗，講名節不講報應，君子理義是循，自不難好善力行，遑計祥慶；若尋常俗子，禀性固愚，私慾混淆，物誘頻作，或推或挽，中正難持，非有大福以激其望，大禍以致其畏，大道以啟其心，大神以堅其志，何異深入黑酣，屢喚不醒？職是之由，導俗有

方，要在我教。蓋我教乃天主之教也，乾元赫赫，陰佑常施，其堅人志也周；我教於返本歸原之學，理義貫通，淵微盡致，其啟人心也明；我教言勳尤之報，萬世無疆，吉則恒吉，凶則恒凶，判定一朝，永無革易，其激人望致人畏也，至猛且切；猶以人心如面，嗜好不同，故我教循序以進，善爲導引，務使衆共歸誠，咸臻至化，此立教之本旨，亦理之所當然也。溯自聖道顯行東土，迄今四百年，振聵發聾，不遺餘力，無如從者尚稀，功效未能大著，以言他國，迥不其然。雅辣皮有酋長一，名那馬訊，生隋初，秉性猖狂，好勇鬥狠，殺人祭鬼，不知凡幾，嗣聞眞教名，矢志遵從，翻然悛悔，毀其金銀神像，盡散諸貧戶，循政及人，口碑載道。波斯古

例，婚姻不避兄妹，倫常已紊，無論其他，晉初我教往彼，直斥其非，此風頓改。羅瑪開創之君，名羅慕祿，下令國中，凡生子有疾者，儘可置之死地，于是藉端戕命，百弊叢生，焚溺嬰孩，累千盈萬，自伯多祿布教是邦，其習爲之漸殺。夫婦爲倫常之正，女貴從一而終，男亦不宜娶妾，陰陽敵體，理有固然，今泰西數十國，雖帝王之尊，亦未有納寵者，考厥由來，本於我教。當宋太宗朝，俄王瓦勞道米，分妃嬪爲三宮，計八百有奇，縱慾荒淫，莫此爲甚，後奉天主教，毅然決然，誠心遷改，乃盡逐其妃，惟留正后。國君尚爾，況他人乎？厄高斯歐洲一小國也，古俗荒淫，風同鄭衛，民間婦女不能自守其身，搢紳可任意奪志，殷富之子，侍妾繁

多，不以數限，以能養爲度，穢德之熾，從可想見；宋初，我教行其國，朝野雲從，士民歸附，爰將昔日之頹風，漸變爲弦歌之化，歷時雖邈，教澤恒存，姬妾之儔，莫之敢納。高德亦西海名邦也，古時人民好鬼，素性强悍，當祈禳之時，每投人於空際，墮而立斃，謂之神享，不斃則一再投之，用速其死；教士至其地，力斥其非，國人頓改，迄今千數百年，未有仍其習者。西班牙素稱文雅，昭事之誠，出於凡類，然皆我教有以致之，非其本性然也：當未奉教時，崇尚異端，存心殘忍，凡與敵人交綏，幸而獲勝，盡殺其俘，還問寸磔，大乖人理。恩斯國民，敬拜劍戟，殺戮行人，畜牧爲生，居處無常所，交接無定禮，男子初生，遽裂其面，以爲忍苦含辛，

當自此始，孩而恤之，何以成人？晉安帝隆安五年，教士戴阿訂遄往彼方，肇開聖域，化頑爲良，迥非昔比。隆罷爾本日耳曼地，陳廢帝光大二年，隆人獨樹一幟，建國稱王，當是時，衆志兇橫，罕言理義，姦淫刼奪之風，顯行于城市；迨後主至德二年，隆王崇奉眞原，大興政教，舉國人民，咸知揖讓，教道及人，亦云速矣！歐洲北濱，有瑞、瑞、丹三國，地近氷洋，性情剛愎，在昔漢魏之時，文教未興，民多蠻野，以奪人爲能事，以殺人爲善舉：瑞王亞梗，曾戮二子以祀神；瑞王阿納，曾殲九子以祈禱；丹國之民，動輒相鬥，等性命於鴻毛，棄子女如敝屣；唐時教士信人，闡道彼國，至三四傳後，風俗爲之一新。美洲與他洲向不相通，故其成業

垂基，爲時未遠；高隆氏初至其地，渾噩成風，靡然一轍。明成化間，墨西谷王，名阿富趙，崇尚邪神，建一大廟，落成之日，殺六萬四千八十人，用代犧牲，流血盈涸。高羅拉爲美洲大部，民俗蠢頑，幾希泯滅，每歲至禱告之期，殘殺嬰孩，不下六千之數；凡國王薨逝，集大僧數人，執一無辜者而殺之，剖挖其心，獻呈神像；自大呂宋經理是邦，宣傳我教，初猶梗拒，繼且樂從，未幾而信義相將，非昔時之景象。已上所言，乃百中一二，由此遞推，尚難枚舉。美洲數十國，澳洲數十島，斐洲數十部，方西人初至之時，大都鄙陋無文，不知不識，其所以知文字，務農桑，遷有無，講禮樂，布置秩然，生財有道，儼然成富庶之國者，大抵教士之功，欲

盡述之，日猶不足，則我教有益于人世，非淺鮮也。泰西當唐宋之間，俗子攻書，寥寥無幾，當此之時，惟修士諸輩，專精乎天人之學，致力于制作之工，厥後精益求精，于今爲盛，一爲回想，當亦感念夫前人。夫君爲國主，民爲邦本，民心之臧否，國祚之短長繫也；我教首重昭事，次重尊君，又次則愛敬親長，修己淑人，凡違律犯上之事，不特上主刑之，掌教亦嚴行禁止，故歐洲各大國，奉教之前，世代甚促：羅瑪于三百年間，王位迭更，多至四十，其中陣亡與被弒死者，十居八九；此外諸國，姑不備述。迨我教盛行，萬民向化，官清民良，遐邇一轍：法國一千三百載，祇易三朝；英國于七百餘載，祇易二朝；葡萄國於五百載，翁利國於

三百載，祇易一朝；保勞國之米舍辣王，傳祚四百餘祀；丹瑪國之厄利格王，傳五百祀；物尼斯之民主國，垂一千三百祀；西班牙之雷嘉來王，傳一千一百祀，皆西史所傳，有可考者。當唐宋元明之際，我教廣揚，賢王代出：丹國加諾德王，殫精圖治，克己功深，雜棘刺於裡衣，戒魚肉而茹素，朝夕諷經，日行禱告，卒以保衛黎元，甘受匪人之弑；法國嘉樂羅王，疾惡如仇，愛民若赤，興師撻伐，遠逐邪徒，凡教皇意旨所在，莫不趨承恐後，以故功洪教會，上佑獨隆，法蘭西創制之君，彼爲巨擘；羅道味王，贊成統緒，痛絕浮華，酷嗜道學，親授教理於宮人，飭建善堂以濟衆，俗美化行，歷歷可証；英國儒第格王，性沉靜，重實德，爲太子時，

久處教堂，潛修一室，削薙頂髮，跡類道人，卽位之後，淡泊自持，頻戒酒肉，將窮獨無告之民，召入禁宮，解衣推食，進湯侍饍，躬自服勞，仁聖之譽，遙傳西極；厄杜亞第二第三，皆以聖德聞：一則收存恤亡，洗心飭行，所建男女修院，多至不勝縷述；一則矢志清潔，堅辭婚娶，卒以羣臣固請，擇某宦之女爲后，然仍分宿離居，終身如兄妹；西班牙王煇茀農第三，雄才大畧，果決如神，薄伐强鄰，所向無敵，然其所以建大功，成大業者，全賴自天申佑，故凡交鋒對壘，必懸聖像于旗幟，俾士卒遙瞻，默祈陰助，雖以力勝人，原非守教之本心，而亦可見其信道之切矣；撒爾亞王翁勃爾第三，少時曾爲修士，棄神器如弁髦，繼以百姓環求，

勉登王位，及老，又復離去朝廷，密修僻處，其自新之志，亦云篤矣！自來上不正，則下不順，西國有王如是，其時富庶相兼，何待言喻？惜自數世以來，密教鴟張，民情蠱惑，守教既疎，獲益自寡，一道同風之治，似難再見於今茲，此人事有所未逮，非立教未盡美善也。何者？教以勸人，非能强人；人心叵測，自古已然，黃帝時有蚩尤，帝堯時有驩兜，文王時有費仲，成王有管蔡，丹朱不肖，舜子劣行，政令雖善，抗而不從，亦莫如之何；我教以勸善爲本，而命耳提，詎憚勞瘁，間有敗類之儔，入我教而不守教規，教士莫如之何，雖然，違法令者間有其人，而循教律者，比比皆是。天下五大洲，凡我教廣行之地，信士繁多，大抵謙退，安分守己，

詎逞險情，其於濟衆扶危，尤勤行而不怠，故養病有院，濟貧有局，清節有堂，戒惡有社，恤孤安老，美舉紛紜，國學村塾，隨在皆有。遙聞東南數國，溺女成風，殘殺生靈，殊堪痛恨，用特腋集財貲，分遞各方，收檢遺孩，代爲哺育，每年所費多至數十萬金，胞與至此，亦云極矣！夫人情愛財好色，寰宇同然，惟天主教中，恒有善男信女，避塵俗，絕名利，專克己，捨家資，畢世清貞，終身澹泊，專事功脩，廣施教澤，如是之人，閤教不下百萬，求之他教，未之前聞。或謂耶穌希臘等教，美舉顯行，爭先恐後，雖天主教，多行善事，亦何足異？殊不知耶穌希臘兩教，皆我教之分流，飲水思源，勿忘根本，彼教所以多行善舉，仍是我教之遺風。我中國

文教昌明，昭垂千古，黎民富庶，物產豐饒，借令一旦改弦，同欽上主，行見化更行而俗更美，國泰民安，康寧萬世，豈不偉歟？豈不懿歟？

天主教被誣辯

嗟夫，善惡難分，由來舊矣！自古人情淺薄，見劣則憎，見美則忌，凡有拂心違意之舉，無論美劣何如，輒肆雌黃之口：以故周公大聖，管蔡流言；樂毅王佐，被謗騎刼；巷伯興豺獸之嗟，顏子有拾塵之枉，素絲易染，白璧求瑕，伊古以來，如由一轍！至於我教廣行天下，其所以致人怨，被人毀者，較他事爲尤甚。何則？教律遏情慾，而逞情慾者爲之不快，不快則謗矣；教理斥異端，而

好異端者爲之含憤，含憤則謗矣；教之旨，獨尊主宰，不祀古人，而他教爲之側目，側目則亦謗矣；教之效，拔擢神魂，登之天府，魍魎魑魅之儔，憾深切齒，雖未必顯露人間，明施伎倆，而煽惑匪徒，多方阻擾，詆毀之加，勢所難免。然則陰受鬼害，陽遭人怨，縱無愆慝，曷免譏評？姑弗論西海信人，多被寃抑，而我教入中國以後，元明迄今，時來譖愬：萬歷間有沈漼其人，康熙間有陳昂其人，嘉慶間有常明其人，皆嘗上疏彈劾，蚩蚩妄言，俗子見尤輒效，逞志鼓簧，同然附和：或謂天主教以脩身爲名，實則集聚成羣，謀爲不法，一旦國家多難，行將倒戈尋仇；或謂教士挖眼剖心，用爲迷藥，不特見之傷心，抑且聞之股栗；或謂教士行

踪，蕩檢踰閑，聲名狼籍，言之殊醜；或謂他事尚可忍，而天主教不敬祖宗，實爲旁觀所公憤；或謂在教之人，皆非善類，大抵貧民漁戶，餬口無資，遂流爲洋教之徒，用冀西人周濟：凡此謠傳，隨在皆有，聽者不察，或以爲然；予不才，詎能登高一呼，盡塞鑠金之口？特是受寃不白，清夜抱慚，茲故畧舉數端，稍破萋斐之譖。

夫上主垂誡十條，四曰事君敬上；敬事云者，奉公愛戴之謂也，犯誡之人，獲罪深重，雖朝廷審察或疎，而大造嚴誅必逮，善信之士，恒悸冥罰，誰敢肆意妄行，卒受無窮殃禍？以故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財產可捐，性命可捨，而謀叛作亂，斷不敢爲，此理

此心，幽明共鑒。昔在漢晉之間，羅瑪教衆被戕，積骸百萬，流血千里，當此之時，勢如困獸，借令志在不軌，當亦乘機而作，乃偏甘授首，未嘗逞忿於一朝。自是迄今，依然如故，創亂之舉，未之前聞。或曰：日本於勝國季年，高麗於咸豐中葉，皆以教民謀反，大受刑誅，他事無憑，此可証矣。予曰：否否，明末日本禁教，乃无妄之災：當時有荷蘭人某，商于東瀛，見教士紛來，各國皆有，而商人隨之抵日，于是妒傷心切，深自圖維，意謂商賈日繁，我利必減，爲今之計，莫如驅教士，兼逐其商人，乃壟斷可以獨擅矣；于是言于日官曰：教士東來，俱奉國王陰使，俾教社興而西國突來侵犯，內有應焉；日廷聞語，堅信無疑，下令國中，嚴禁守教，

其不願背者，炮烙囊頭，被殘無算，然未獲一幟一符，可爲奸謀眞據，則教行日本，從無異貳意也。高麗閉關自守，振古如斯，教士潛入境中，爲時已久，迨高王知而戕之，未嘗誣以叛國，則教民無辜被難，更可徵焉。近數年來，强鄰侵偪，烽火頻驚，其事不關我教，而囂囂讒口，每指鹿馬爲同羣，市虎杯蛇，言之鑿鑿，究其實，則捫影捕虛，絕無確據；卽有一二敗類，忘本偭規，亦非我教所能認咎：蓋帝堯神聖，未能易丹朱之心；虞舜聰明，亦未革商均之性：聖化未被，人自卻之，未可歸罪於教，亦不可遷怒於掌教人也。彼悠悠泛泛之口，何不諒人歟？溯我教傳行中國，數世於茲，屢經朝廷考察，未嘗一見其詭詐，故元憲宗親幸教堂，

恭行敬禮；順帝特遣大臣，求教士於西國；明時利瑪竇亡，神宗賜予葬地；羅雅各勤勞王室，懷宗優賞田房；湯若望剏製功洪，上賜欽褒匾楔。國朝定鼎以後，褒寵有加，鴻施迭著：順治元年五月，上准湯若望安處教堂，嚴禁各旗兵滋擾；七年上賜宣武門隙地一方，建堂昭事；九年落成，又賜欽崇天道匾額，用示隆寵；十年穆尼各欲往奉天傳教，拜摺奏聞，上諭關東一帶，地廣人稀，食宿諸多不便，無庸前往，中國內地各省，隨意傳教可也；十四年上賜御書堂額，御製天主堂碑記；十六年西士蘇納奉召來京，專司歷法，嗣因水土不宜，詔往山東傳教。康熙八年，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楊光先誣告各端，會同詳議

具奏；康親王傑淑等題稱：湯若望等，建天主堂，供獻天主，並無誘人作惡，結黨亂行之處。十年冬，御書敬天二字，懸掛教堂，諭曰：朕書敬天，卽敬天主也。十一年，上准恩理格，前往山西，搬取歷書，兼理教堂事務。十九年，李守謙蒙召內廷，恩錫奉旨傳教四字，用昭特寵。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聖駕巡行，鑾輿至濟南，遣侍衛到堂下問，會汪汝望已往江南，弗克應召。十一月初一日，駕幸金陵，百官父老，簇擁趨迎，傳旨問天主堂何在？越三日，遣趙侍衛來堂，傳召畢嘉往見，垂問諄諄，天顏色喜。二十五年十月，聖駕幸海子，特差侍衛趙昌，傳旨着禮部右侍郎孫果，理藩院左侍郎喇巴兒，禮部郎中帕海等，在天主臺前叩頭。二

十六年四月十四日，禮部奉旨，令地方官問有禁止條約，內將天主教同於白蓮教謀叛字樣，着刪去欽此。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鑾駕所臨，每問彼方教士，至濟南，命侍衛趙伍，前往教堂，叩拜天主。三十一年，大學士伊桑阿等，疊奉諭旨，大約謂西洋人治歷用兵，俱著績效，將伊等之教，目爲邪教，殊屬無辜，爾內閣會同禮部議奏欽此。旋經禮部尚書顧八代等十七員，會奏各省居住洋人，並無爲惡行亂之處，又非左道惑人，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二月初五奉旨依議欽此。三十八年，張誠，劉

應洪若請錫西安門內隙地，卽蒙俞允，并錫銀兩物料，築建聖堂。四十四年，上賜庫銀一萬兩，飭將宣武門天主堂重行修建。是年，教皇特遣使臣抵京覲見，上賜坐，并賞筵宴。四十六年，聖駕南巡，抵揚州，教士龐克修等陛見，上給敕文，有永在中國傳教，不必再回西洋等語。五十年，御題宣武門天主堂一律云：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爲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却異端無忌憚，眞儒若個不欽崇？又書匾額曰：萬有眞原；書對聯曰：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眞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雍正三年，教皇遣鄂達爾等抵京獻物，上召見賜茶優待，答禮復書。八年，上賜

庫銀一千兩，修理京內諸堂。乾隆間，高宗屢賜銀兩，爲西士喪葬之費。四十年正月十四日，宣武門天主堂火，御書匾額被焚，高愼思奏請議處，奉旨加恩免議，賜銀一萬兩，着于原址建復，重賞匾額對聯，高懸堂宇。嘉慶間，上三賜葬銀，優卹西士，召用福文高，李拱辰等，爲欽天監監正監副。道光初年，欽天監事務，猶任西洋教士，迨高守謙因病返國，而朝廷始專任華官。夫論事貴能達理，援古証今，實跡自著；觀歷代帝王重教，可知我信人持身清白，原無怪異之行也。況教士平日所爲，恤孤寒，扶貧病，訓蒙童，濟窮獨，振威無一二武夫，護身無尺寸鋒鏑，當今如是，在昔亦然，萬事讓人，慈悲是尙，棄絕榮華，甘居淡薄，窺其一

身行事，便知非謀叛之人。

若謂教士挖眼剖心，用爲迷藥，憑理以思，斷無此事，故小人信之，達人則否。同治間津沽匪人，慘殺教衆，上諭曾文正公崇侍郎厚，審察機宜，妥爲辦理，公復奏曰：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爲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昭明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仁慈堂中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

天津城廂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在案；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言有眼盈罈，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尸，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爲，況英法各國，豈肯爲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天主教本以勸人爲善，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畧同，專以收卹窮民爲主，每年所費銀兩甚

鉅，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西人之忿忿不平也。觀文正公陳奏之言，亦可以信教士之奉法守正矣。

夫人具血氣以成形，物慾移情，最難清守，世之初貞靜而終不貞靜，外端方而內不端方者，比比皆是，此何以故？畢生愼獨，帷闥常空，原非人力所能幾及也。雖然，人力所不能及者，天主助而能及之：教士以寡慾爲心，堅貞爲操，遠行傳道爲要功，修己淑人爲先務，虔祈上主，矢志不婚，謹言語，愼視聽，食息起居，時常懍肅，周旋晉接，隨在戒嚴，遇于外無感於中，動於氣不動于志，清夜自維，無愧無怍，飭躬圭璧，殊足多也。不謂世情漓薄，平地生波，每謂教士行踪，大都乖戾，汚人女，姦人妻，思之且慚，

聞之更駭，有令人不忍卒述者。嗟夫！讒口害人，何其烈歟！從來是非羞惡，人心皆同，如果教士素行不端，至於斯極，不特堂堂大國，如英俄法意日美澳荷諸邦，萬不肯容納，即粗如印度蠻如黑蠻，亦將羣起而攻，不任片時托足；即不然，誰無母氏？誰無妻女？苟知教士荒淫，將驅逐之不遑，詎肯與之晉接？況敬禮而飲食之乎？某欽崇天主，已八世於茲，所遇教士，不知凡幾，然未嘗一見其風流，致招物議，故重其教，兼重其人；若世俗所言，果有其事，某將唾面斥之，何待他人指責？謂予不信，有如皎日！願身居局外者，弗復輕聽人言！原夫謗讟之由來，每致疑於教禮：蓋我教有赦過之典，而外教以為私語也；我教有與祭之責，而

外教以爲混雜也。殊不知上主立教，親頒律法，雖或難守，誰敢違之？惟於交接之間，益深懍慄，隔簾聽告，分界誦經，非有人在側，男女不晤，非端正之士，堂宇不留，李下瓜田，恒思免禍，而末俗仍加妄誣，眞不白之寃矣！

至謂我教不敬祖宗，某也反心自問，覺引咎無從，蓋我教孝愛祖先，愈于他教。何則？他教以拜跪爲敬，而不知先人之靈，遠居世外，未能縮地以旋歸也；他教以祭祀爲敬，而不知口腹已朽，未可以飲食飽飫也；他教以焚紙爲孝，而不知一撮灰塵，飄揚空際，祇可以塡溝渠，不可以遞冥世也。由此觀之，世俗空文，毫無實濟，而我教不然，父母生則事之，病則扶之，順親之心，行

親之令，一朝棄養，數載追思，棺槨不求過厚，施捨弗借鉅資，七期盡哀，三年穿孝，週歲行追遠之儀，每日有諷經之典，一家如是，萬戶皆然，我教于敬祖之誠，可謂至嚴且密，彼不敬之毀，不亦大可笑哉？

夫眞教之所以尙，一以正人心，一以挽風俗，聖道克振，百弊自除，感應之靈，捷于影響。無如常人無識，徒讀父書，搢紳閥閱之家，尤爲情面所牽，往往裹足不入，故近今在教之人，大半貧民小戶，通文者寡，誠樸者多，居恒托業農工，罕有希圖仕進，然貧困非惡也，大造之定命然也。世俗謂在教之民，大都敗類，斯言實不甘受：蓋敗類云者，犯法之謂也；天主教係皇上所准，奉

之不爲犯法，何敗類之有？今中國十八省，每省百縣邑，囹圄充斥，訟牒紛繁，凌遲梟斬之刑，月必數起，盜竊兇橫之案，日有所聞，敢問犯法人中，在教者曾有幾人？卷牘一翻，如石出水，我恐千犯人中，難獲信人一二，則所謂敗類者，其遜他教遠矣！近世烟酒迷人，幾如氤氳滿目，賭風熾長，妖妓公行，世道人心，日益汚穢，信士與世周旋，詎能衆醉獨醒？然妓寮烟館之中，酒肆賭場之內，罕有教民踪跡，則熙來攘往，逐臭嚙腐者，大抵他教之人；教民果爲敗類，直不知他教爲何類矣？西教士齎資來華，善舉不勝屈指，恤孤安老，經費浩繁，然未嘗月與數金，賂人入教，何也？宣尼遺訓，謀道不謀食，因財入教，立意已偏，卽使信者盈

庭，何補於身心實學？況華民信教，動輒千人，縱有金鑛銀山，亦難繼長垂久；又況教士不惟不賂，且待給於信人：凡至某信士家，卽某信士供其飲食，中人之戶，歲費十金，少裕者尤過之；教民信道心堅，不惜分甘推食，否則己且不足，何暇及人？乃者人心不古，多側目於我儕，欲知其由，無從索解。蓋教民農者農，賈者賈，不奪一人，不害一物，首尾俱畏，樂業安居，未觸猛虎之鬚，每遇眈眈之怒，言念及此，心實不甘。或謂教中人舉止離奇，落落寡合，故當世皆異視之。然所謂離奇者，別無他故，惟以燒香拜佛，祭祖相地等事，爲我教所禁行，遂有此誣。夫祭祖，空文也；相地，妄術也；燒香拜佛，先賢所深斥也；以不行虛妄爲離奇，豈

理也哉？豈理也哉？

教士不娶論

夫婦爲倫常之首，道配陰陽，德比造化，上古初生人類，卽敦恩愛于關雎，以故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禮經最重皆義，伉儷相諧，由來尙矣！特是上主降生斯世，勗人倫兼嘉貞靜，其教旨謂娶妻固善，而不娶更妙：娶之所以事父母，繼後嗣，備內助，節情慾，氏族繁昌，家庭和樂；不娶則淸心潔志，絕色守貞，以負氣之形軀，法天神之高品，俯仰自如，衾影無愧，十目十手之嚴，時常對越，莫見莫顯之戒，夢寐思維，至此而齋誠奉祭，百福自來，從事功修，前程易進，此守貞眞詣，凡爲修士，皆當

臻此，而傳教之人，更以爲要。夫人積于己而後施于人，學問貨財，理歸一致。譬如相瞽，必須明目，以瞽相瞽，顚覆堪虞。教士以化俗爲懷，己不明道，何以教人？以故有志之士，自幼讀書，年將弱冠，文字頗通，斯攻格物，超性，教律，經傳，推算，性理諸學，首尾十餘年，焚膏繼晷，熊胆頻嘗，俯而讀，仰而思，費盡精神，始克竣事，其以抱病而中止者，不知凡幾；猶幸形單影隻，無室家之累，亂其寸衷，否則畫眉齊案，意己分歧，學弈無心，觀鴻有志，誰肯棄妻子而篤志于道學？此不娶之律，所以行也。迨學業既成，振鐸鄉里，或講道勸人，或專司教禮，挽頹風，斥時弊，舌敝脣焦，不勝勞瘁，其所以見重于世，而出言服人者，不特立論中正，入耳

驚心，亦以其言行相顧，非飾詞比也。借令身爲教士，結髮有妻，則今歲生男，明年育女，啼飢號凍，顧復劬勞，米鹽增瑣屑之煩，衣食切度生之計，見財思得，有利必謀，自顧難周，何暇淑世？即使善言相勸，强作解人，行見聽者藐藐，莫肯歸化。況教士之責，微特化鄰已也，又當遠涉重洋，行教異國，凡生靈所在，皆宜赴而教之，或顚簸于風浪之中，或奔走于山林之內，幸而無恙，尚可慰藉家人，不幸而遇盜罹灾，捐性命于倉猝，此中艱苦，惟身受者知之，舉以告人，百喙難罄。原其所以能然之故，以其未婚娶也。不然，誼聯瓜葛，情協金蘭，遠道相思，夢魂驚惕，身在異鄉，心回閨閫，安望其奔走萬方，見危授命？若欲挈眷偕行，又以膏

火冗繁，非歲費千金不辦。然則欲傳聖教，不得不孑然一身，非然者，偶爾風鶴生疑，此邦不穀，則他事尚可緩，而內子郎君，亟宜遷徙，其不便於行教，從可見矣。嗟夫！人情好甘惡苦，誰不願耽樂於家庭？特以我教獨眞，戒律嚴密，故教士零丁卒世，寂寞終身；若行樂於此生，其如後患何？

天主教禁娶妾論

夫大造生物，各有其偶，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易序卦言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當此之時，氏族肇端，威儀創始，男女之生，其必有以成其偶，定其禮者。然姬嬪偏房，不爲伉儷，則非禮也；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則非偶也；非禮非偶，斷

非造物之本心，而厥初生民，原無媵妾，章章明矣。初傳數世，生齒尚稀，男子秉性剛强，易致夭折，因而乾元愛衆，法外施仁，姑准納寵閨房，用冀螽斯呈兆。按猶太古史，西海聖人，如亞巴達味之徒，德懋功崇，彪炳萬世，而其側室之多，或亦至三至再；古經史嚴于誅惡，未嘗直斥其非。吾中國明哲相傳，理歸一致，大都以生子爲榮，不以多娶爲謬；故帝嚳四妃，帝堯因之；舜不告而娶，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一十二人；殷人又增以三九，合三十九人；周人立正妃，增至百二十一人。秦始繼起，荒淫無度，妃嬪媵嬙，不勝屈指，開鏡似明星，梳鬟如綠雲，妬寵負恃，爭妍取憐，沉迷至此，亦云極矣！夫御女過繁，原乖正道，而

傍妻數輩，亦爲當日所容。惟自耶穌誕生而後，立新章，革舊制，恩露常施，慈光普照，將曩日過寬之典，盡改爲適當之規，自是一婦一夫，永爲定律。天主教固守眞傳，未敢或忽，凡教化所至，必以此例爲大綱，無論君臣士庶，欲入我教，必先迸絕愛姬。溯自漢時行教以來，世不知幾移，人不知幾易，而天下在教各邦，俱無藏嬌之弊；且以法行久遠，習爲故常，雖今俄德英荷之人，多不在我教，而其結髮終身，仍循故制，未敢違也。若我國之俗，大異于是，微特三代以上，內職公行，而漢唐迄今，恒容偏嬖，鉅公大吏，動輒數人，富室豪門，亦置一二，甚有稍不當意，遽以贈人，一若繫纓爲配，如裘葛之可以更易者也。夫陰陽敵體，位置

相同，淫奔爲女子所羞，多寵亦丈夫宜戒，優此絀彼，公道何在？夫婦以恩愛爲先，婦無外遇而其愛專，夫無私帷而其情切，一萌異志，兩念俱疎，反目之爻，能無頻覩？予嘗觀有妾之家，罕得終年和悅，有難則尤，有福則忌，兒童相惡，嫡庶互憎，詈語怒容，聒耳觸目，或仰藥以驚人，或懸樑以覓死，羣雌粥粥，措置實難，爲之夫者，不亦煩甚？雖然，禁妾之由，猶不在是。吾人居兩大之間，負氣含生，莫非厚澤，思源返本，報謝宜勤，凡上主有命，雖萬死亦應遵守，況割情節慾，理所當然，安可逆而犯之？說者謂子輿氏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然則因嗣求耦，卽所以全孝，有何不可？予曰：古時生靈鮮少，嗣續需人，不必泥告父之文，反失

好逑之禮；故孟子以無後一言，釋帝舜之不告，初不料百世之後，卽以斯言開縱慾之門也。如使成孝果在生子，則夷齊比干，顏子，鄧攸，舉皆無後，不得謂之善人；舜三十而娶，三十以前，亦不得謂之正人；自古忠臣義士，未婚娶而亡身報國者，不知凡幾，皆不得謂之倖人。以此詰人，人必語塞，則我教禁人娶妾，未可輕易非之也。

天主教禁出妻論

夫出妻爲人倫之變，千古爲屢，於今爲稀。歷考泰西史乘，惟羅瑪向無此俗；他如猶太，丹瑪，腦威，墨西，印度諸邦，古時皆有是習。吾中國自三代以來，斷帶分釵，視爲常事。家語載孔氏三

世出妻，荀子載孟子惡敗而出妻，漢書誌桓榮無子而出妻，明哲尚然，何況凡衆？宣尼垂訓，婦有七出：一淫僻，二嫉妬，三無子，四竊盜，五惡疾，六多口舌，七不順父母。竊謂伉儷之間，五者爲重：一曰情義，男女結髮成姻，齊體同牢，兩無猜忌，聚則和樂，離則相思，期偕老於百年，傳嗣續於後世，情性之孚，莫此爲甚！顧夫婦之所以互愛，正因其不相疑也；借令吠狗取棗，動輒離婚，則今日畫眉，安知非他時怨耦？異心一起，意念俱疎，何以篤畢生恩愛？則好合貴能杜弊，當自去嫌始也。二曰蓄養，女子繫纓遠嫁，原期凍餒無憂，故富則厚祿，貧則糟糠，苟能式好無尤，雖菽水亦所甘受；若一旦逐之門外，而力衰年長，依傍無人，夫也

不良，誰能遣此？三曰儀表，婚配爲五倫之首，風化之敦薄，皆於是乎肇端；妻而出之，存心已忍，斷非仁厚者所爲；況既出之後，男更娶，女再嫁，絲附女蘿，萍踪靡定，縱使問名納采，六禮無虧，而凝散如雲，究不可以爲法，敦俗之道，豈其然哉？四曰教子，夫人三歲免懷，十五志學，外助固恃嚴君，內訓又需慈母，出顧入復，罔極恩深；彼出妻者，不憐母子之相依，徒逞一時之憤恨，忘情至此，可不痛哉？五曰貞靜，自古人生多慾，嗜好無恒，輕鶏愛鶩之思，閨閫亦所難免，惟有禁止出妻，乃可絕其貳行；不然，器非求舊，人亦求新，行見夫德二三，而女亦不肯從一，遇機變志，見異思遷，爲民之牧，能無防禦？今天下教門林立，戒律紛歧，出

妻於回教盛行，而他教未嘗阻止。天主教於上古之時，此律亦曾寬縱，一則以古人頑梗，屢犯成章，大造默鑒其愚，施洪恩於法外；一則以人民鮮少，族類需傳，與其徒守空床，孰若改婚生子？特是上主降凡而後，盡革頹風，夫婦既合閨房，卒世不能別配，必俟二中亡一，乃可琴瑟重諧。此際苦衷，頗難通曉，因畧舉數端，爲不知者告云。

理窟卷四

道教論

老子譜系考

老子之事，散見諸書，或曰名耳，字伯陽；或曰名雅，字伯宗；或曰名忠，字伯光；或曰名石，字孟公。別史謂老子九字九名，實則不僅乎是：或曰老子即老萊子；或云即周太史儋；或云即彭祖；或謂生於商代，有母無父；或謂生于周時，母洪氏，父名乾，爲周上御史。史遷列傳，最爲可據，言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謚曰聃，爲周守藏史，孔子適周，問禮於聃，加以猶龍之譽，周衰，乘青牛遁，既至函關，受意于尹喜，著道經五千言，後莫

知其所終。據是則老子乃周之隱君子耳。後世道家者流，穿鑿附會，故神其說，謂爲妙無上帝，天寶丈人，分天地，判陰陽，化生萬類，常爲帝師，天皇時爲玄通大師，地皇時爲有古先生，人皇時爲盤古先生，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爲眞行子，商爲錫則子，以商王陽甲一十八年，不由人道，藉日精降胎，母名玉女，時年八十，懷姙八十一年，破肋而生，白首長耳，疎齒方口，九龍吸水浴之，遽行九步，蹲坐李下，云以此爲我姓，遂姓李，及長，身長一十二尺，仕周爲守藏吏，又爲柱下史，僱徐甲爲隨价，歷二百餘載，欠值七百二十萬錢，無以抵償，反斃其命，後以尹喜之請，令其復生。凡此數事，羽士津津樂道，一若信而有徵。不

知天地人三皇之說，爲秦博士之妄言，道家附會及之，已見其淺陋，況開闢之事，邈不可考。孔子爲三代之人，尙不知太初事跡，故刪詩削史，未嘗一言及此，而羽士去古尤遙，反鑿鑿言之，無異目擊，其可信乎？其不可信乎？夫師弟之間，最相契合，常人如此，聖賢尤甚；孔子旣問禮於老聃，其姓氏里居，知之必確；借令老子果上帝降凡，孔子必以神靈目之，豈僅加以猶龍之譽？以孔子爲不知，未免淺視孔子；以孔子爲知而不言，則上帝降凡，其事最大，此而默默，我不知其何以爲教矣！嗚呼！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啖日精而分娩，甫墮地而能言，初生誕而白首，欠工値而殺价，皆非道也，予是以不信。

道教本旨辨

羽士謂大道之本，在陰符道德二經。竊按南華，胎息，龍虎諸經，皆後人撰述，不足奉爲枕秘，而道德經措詞微奧，立意隱晦，大抵皆虛無淵妙之言，絕不與道士所爲，兩相吻合。崇文總目，不言陰符經著自何人；隋書經籍志亦不云黃帝撰著；惟唐李筌詭稱有熊氏作，得諸石壁間。學士文人，共相附和，究其實則虛妄無憑，不足取信。故姚際恒僞書考，指爲寇謙之僞撰，李筌得而傳之，眩惑後世。由此觀之，道教之旨，昉於漢魏，不本于黃老。其義以清靜無爲，成仙，羽化，爲立教之本；以符籙，劍印，丹書，運氣，爲通神之具。其所以教人也，謂兩儀以內，三十六天，一天

之中，三十六主，最上名無極至尊，其次大至眞尊，其次陰陽眞尊，其次洪正陽尊；天地有輪壞之刼，刼有度，每度相去四十一億萬年；當天尊開刼之時，天書高懸，光輝照耀，眩目驚心，莫能注視；凡人澡雪心神，積樹功德，自能白日飛升，長生世外。蒙謂眞教之興，必講萬物大元，昭事鉅典，修省定程，身後禍福，乃道士未嘗及此，祇以虛無縹渺之談，亂人耳目，何異入迷途而長往，泛苦海而不回？烏乎可？況三十六天，三十六宮之說，明與天學家言，大相觸背。其傳授之方，又復暮四朝三，絕無定論：赤松子，魏伯陽，言煉養不言清靜；盧生，欒大，李少君，言服食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子，專言符籙，不言煉養清靜；近代羽士，又以經

典科教，罕及符籙。然則同一道家，各分門戶，如是而欲合萬姓爲一教，我知其斷斷不能。

道教起於黃老辨

從來著履歷者，每虛飾其家聲，譜氏族者，必遠推其鼻祖，誠以傳愈遠，則名愈著，名愈著，則人亦愈尊。此矜奇誇大之詞，所由曠世相尚，而道士立說，更有甚焉者也。荆山經，龍首記，皆言道教之興，根于黃帝。劉柯臣呂祖全書，謂道教昉于老子，受其傳者爲王位甫，鍾離雲房，呂洞賓，劉海蟾，張紫陽，石杏林，薛紫賢，陳泥丸，清靜仙姑等，凡十九人。夫黃帝之事，遠在上古，三代聖人，尚無實據，豈傳至數百世後，羽士獨得其傳耶？元世祖飭

張易校道書，上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然道教首重煉養，而道德經無是說也；道教最珍丹藥，而道德經亦無是說也；道教有尸解，道傷，劍印，符籙等事，而道德經均未齒及也；則道德五千言，未嘗志在立教，後人妄借其名，拉雜爲詞，其陋已甚！說者謂周穆王有登仙之事，燕昭王有學仙之舉，迨卽道教之始基。予曰否，周穆燕昭之事，荒謬不經，屢爲明人駁斥。漢初方士盛行，多至三十七家，未嘗合爲一教，惟寇謙之僞言親遇老子，教以辟穀之法，授經誡二十卷，世祖輕信其言，詔起道場，公然作法，道教之興，卽由于是。迨劉仁德，蕭抱眞，分道教爲正一，眞大，太乙三教，又在謙之之後矣。

書張道陵傳後

張道陵爲留侯八世孫，生於杭州天目山，性聰慧，七歲能文，學黃老術，及長，跡徧名山，廣求道學，炎漢章和二帝，先後召之，俱不起，嗣率弟子趙昇等入蜀，賣藥傳道，索米五斗，時人或尊爲米師，或詈爲米賊，後居貴溪之龍虎山，此人事之常，無足異者。若謂其煉丹三年，龍虎俱至，丹成，吞而食之，返老爲少，見天人於鶴鳴山，乘千萬金車，驂龍駕虎而降，此則立說之誕妄者矣。又謂趙昇摘桃巖壁下，陵伸手援之，倏忽之間，臂長三丈，此則說之又妄者矣。至謂陵遇老子於途，授以都功之印，雌雄之劍，用殲六大魔王，殺鬼無算，命將終，以飛昇之法，斬邪之劍，傳

世世子孫，永襲天師之位，此則說之更妄者矣。何以証之？一車行路，轆轆遠聞，一虎入市，衆人皆驚，果有天人下降，騎虎乘龍，西蜀人民，將必奔走相告，舉國若狂，大吏奏之朝廷，小民傳之鄉野，豈有千萬人皆不聞不見，默默無言，而一二羽士獨見其踪跡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蓋道之當謀，非爲衣食計也。道陵傳道索米，與則教之，否則拒之，存心卑鄙，一至於斯，有道之士，果如是乎？嘗聞之，惡鬼多能，行靈顯異，往往作奇怪之形，愚惑塵世，然不能以未有之體血，忽使之生長，是陵雖憑鬼，亦不得以二尺之肱，引長三丈；道士僞飾此說，一唱百和，自爲得計，亦不思之甚矣！抑鬼之爲物，本無軀體，觸之無跡，斬之無傷，

微特雌雄二劍，無所用其力，卽千萬太阿，亦不能逞其一割之鋒。況自古人情，必愛其骨肉，人身果可輕舉，行見道陵族中，人人飛去，今龍虎山下，無有張氏墳塋矣；質諸同里，夫豈其然？則道陵之事不足信，彰彰明也。

仙人辨

仙字从山人，釋名謂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天仙品云：飛行雲中，神化輕舉，名爲大仙，亦云飛仙。秘要經云：立三百善功，得爲地仙，居五岳洞府之中。是仙有天地之別，位置分明，居處各異，不可混焉者也。眞誥載東海人王遠，讀道書四十餘年，一旦仙去。南郡人章震，著道書百餘篇，精五行，演微妙，入

崆峒山爲仙。劉向列仙傳，載赤松子、廣成子、李意期、王仲都諸人，皆得道入仙境。竊謂凡此云云，皆不合聖人遺訓。何也？書云：作善降之百祥；未言作善得爲仙人。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未言積善之家，必有仙人。自古制作之君，莫過於黃帝，神智之主，莫過於帝堯；大孝莫如帝舜，大仁莫如商湯，大德莫如文武。世人果可成仙，當以五帝三王爲始；然黃帝享壽，不過百十一歲，帝堯百十八歲，舜禹文武皆約百歲，無一人老而不死，逍遙于仙境中者。如謂古聖賢人，未能得道，是直以黃冠羽士之流，加諸五帝三王之上，揆之於理，想必不可。溯自道教創始以來，上下千餘年，善士果成天仙，應亦累千盈萬，充塞穹窿矣，乃天

象家，日窺遠鏡，從未見仙人踪跡，是何故歟？或者天仙之貴，非易修成；然地仙惟三百善功，已可立致，今天下善男信女，隨在皆有，大都濟困扶危，不遺餘力，歷年既久，善功何止三百，此等士女，盡作地仙，豈非天下萬山，早爲裙屐所居，而採薪之子，伐木之童，日與徵逐，笑言相接矣，乃何以如此之事，未之前聞也？或曰：仙人遠超凡俗，雖在山中，仍不得見。予曰：否，仙人有血肉之軀，耳目手足，皆與人同，安有具人身，而人目不得見者？人目不得見，則烏有也無疑。

八仙考

八仙之名，未見于古籍。太平記神仙鑑，臚列靈蹟，纖悉不遺，

而八仙獨未齒及，惟梨園譜有八仙慶壽一則，出元人舊本：是八仙爲元人僞造，固章明較著者也。近代道家以鍾離權，呂洞賓，張果，藍采和，韓湘子，曹國舅，何仙姑，李鐵拐爲八仙。考鍾離漢人，曹宋人，李隋人，張藍韓何呂均唐人。鍾離張呂，曾見正史，未聞有非常之功，足以挂人齒頰；此外五人，雜見稗官小說，飾幻矜奇，殊不足信。事物原會記八仙之目，無李鐵拐，而有李元中。續通考無張果李元中，何仙姑，而有鐵拐李，風僧哥，玄壺子。簷曝雜記載張素卿八仙圖，則列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瑱。數說不同，莫衷壹是。世傳韓湘子爲昌黎從孫，引韓詩左遷藍關示姪孫湘一語爲証，然詩中未

言淵有道術，酉陽雜俎附會其詞，引爲實據，亦已過矣。世傳曹國舅爲曹太后弟，然宋史載太后弟名佾，年七十二而卒，無成仙之說。何仙姑乃女子，劉貢父詩話謂爲永州人，曾達臣獨醒雜志謂爲宋代人，續通考又謂唐時增城人，差錯分歧，至斯已極。而世俗所傳藍采和，更陋於此：蓋謂藍常衣破衫，黑木束腰，一足靴，一足跣，持板入市，高唱踏歌；又謂李鐵拐，魂遊六日，及返，不見己魄，遂投入餓殍，自見黑臉蓬頭，巨眼跛足，因欲躍出殍外，別求軀殼；凡此妄談，俱不值識者一笑，而鄉曲小民，羣然附和，一若眞有其事者，不可索解人已！

尸解辨

道家眞誥一書，言尸解之法，不一而足：有死而更生者，有死而不見其尸者；白日去者爲上尸解，夜半去者爲下尸解，向晚去者爲地下主；吞服丸藥，抱草而臥，死於空室中者爲兵解；種種名目，殊難盡述。攷說文，解者，判也；人無論男女，年無論老幼，一朝物故，魂魄相離，塊然軀殼，不復聞見，未幾而色變矣，未幾而臭惡矣，未幾而糜爛矣，又未幾而骨肉筋骸，俱化爲灰土矣，此卽尸之解，未聞別有所謂尸解也。假令人死之後，果能倏忽更生，豈不妙甚？然而見者何人？聞者何人？與之晤語者又何人？羽士盍先爲訪明，鑿鑿有証，而後可以取信于人？不然，空言徒託，壹意荒唐，何以服人心，而垂爲定論乎？或曰頭斷而從一旁

出者，亦尸解。敢問出者，魂乎氣乎？如魂氣果可成仙，則人于瀕危之際，無魂不出，無氣不浮，卽無一人，不當尸解，豈一二黃冠，獨擅其術哉？或又曰形存而無骨者，亦尸解。然無有骸骨，不可以成身，不成身而亦可以成仙，則金闕玉宮之上，要皆殘髓枯胔，在成仙之人，亦當對鏡而自慚矣。道經載足不靑，皮不皺，目光不毀，無異生人者，皆爲尸解。殊不知冬日作古，其足多白，夏日逝世，其足多靑；皮不皺，目不毀，又係各人氣體：明如離婁，奸如董卓，日食萬錢，身廣體胖，其於瞑目之後，未必卽皺與毀；然則奸臣惡吏，概可成仙，而雞皮鶴髮之翁，反不得飄然超拔，以理揆之，應無其事。側聞道教中有所謂劍解者，由西城王君授

意於紫陽公，法於造劍之前，齋戒百日，覔幽隱近泉之處，立屋作竈，舉皆西向，擇七月庚申，八月辛酉，令善鍛者服新衣，戒酒肉，去汚穢，以精鐵生鋌，合鍊成劍，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寸五分，重八斤，是爲上品，加以竹炭銅錫等物，多費歲月，尤得窮其精理。洵如斯言，聖凡之別，在劍不在德，而仁義禮智，皆可束之高閣矣！嗚呼！有是理哉？

論養生

人生修短之數，不可以相强，惟當順其性，以盡其能享之年；故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達人不行險仄之途，不登高，不臨深，不縱欲以戕身，不作惡以罹罪，坐必端莊，立必中正，臥起有四時

之分，興居有沖和之度，苟無急事，隨在皆然；惟義之所在，責有攸歸，則奮往直前，不顧性命之存亡，必欲盡我力之所能爲，而後無疚于心，不愧不怍。試觀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不以養生而偷安；孔子思行教化，周流列國，僕僕風塵，不以養生而家食：此聖賢養生之道，理有固然，非道家之說，所可比擬其萬一也。攷道士所謂養生者，不劇語，不大呼，精意不散，百念不生，志若流水，居若空城，積守無爲，時常吐納，心朴神凝，念專誠感，不困思，不奮力，心無深憂，意無重怨，推廣其意，直欲不語不思，無爲無作，而後可以得道。何不思學問功修，非苦不得？忠孝節義，非奮不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大而一日萬幾，小而出作入

息，無一非勞神之地，卽無一非致力之時，如必專精吐納，聲色不形，則事業爲迂舉，學問乃空談，治國齊家，悉無所用。以是教天下，行見商賈滅，政事廢，父不任鞠育之勞，子不盡孝養之職，世人皆將淸靜自安，凝神息氣，遂致舉天下盡爲懶人，尙復成何世界？說者謂養生之術，非人人所能及，能則行之，不能則否，何不可之有？予曰不然，人生斯世，遭遇無常，臨喪則哀，見惡則怒，聞道則樂，有善則喜，此皆人事之常，不可無有；道家一意沉靜，遏絕意念，必不生于世而後可；欲生于世，我知其不克臻此。

論道家理所

理所之名，見於昌黎詩，及舒元輿文，此外載籍，罕有及者，惟

神仙誕妄之書，言之籍籍。神異經曰：崑崙山有銅柱一，圍三千里，下有仙曹九府，上有十二玉樓，景雲映日，朱霞九光，爲西王母所治。登眞隱訣曰：東華山有郁弗臺，爲青童君所居。十洲記曰：元洲在北海之中，有太玄仙都，爲伯眞君所轄。他如天師之讌仙室，黃老之圓華宮，玉帝之瓊琳堂，眞君之琅玕殿，玉皇之青雲城，皆雜見於道書，種種荒唐，絕無依據。原黃冠羽士之流，創爲是說，初不期天下風從，捷如影響，迨一唱百和，信者日衆，而文人筆之于書，遂卽據爲考証。當唐宋之時，天文罕究，地學未興，斯時之民，識見囿于目前，一聞崑崙北海之名，恍若別有天地，雖告之以荒誕不經之說，亦入於耳而茫然於心，曷怪其

人云亦云，不知剖辨？降而至今日，大異於昔，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苟有奇異，無不傳布寰區，人人共曉；而詢之中外商人，皆謂行踪所至，未見有三千里之銅柱，亦未見有靈臺玉堂石室，仙宮諸地；于以知海市蜃樓，尚有所似，而理所則予虛烏有，踪跡全無，不可信也。予曾遊吳之虞山，見山陽有大石一，方二丈餘，欹側斜倚，雨時流水甚急，土不能積，清淨無纖塵，光滑如熨貼，鄉人告予曰，此仙石也，曾有仙人坐此，故不生草芥，已數百年於茲矣，予笑而詰之曰：仙人之臀，如是其大耶？一坐之後，竟全石不生草芥耶？石不生草，何異之有？若積土於石，仍不生草，乃可異耳。鄉人不能答，怏怏而去。予退而思之，道家理所等說，

類皆如此。借令好事者以鄉人之言，筆之於書，不將于理所目中，更增一所乎？

論道士

西漢以前，方士盛行，未嘗以道士名；至東漢時，始有張道陵樓觀本記，載周穆王崇尚神仙，令尹軌草制樓觀，招致幽人，名爲道士；太霄經載周平王東遷洛邑，亦置道士七人，似道士肇自周代：然此二事，未見正史，惟道家樂道津津，不知何所依據？按三洞道科，道士有五：一天眞道士，高元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儔也；三居山道士，許由，巢父之輩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也。攷許由

巢父，太史氏惟言其隱逸，不言其有道術，道家所言，附會牽合，何足爲憑？所可考者，唐高宗以葉靜能入直翰林，是爲道官之始。代宗以紫衣賜李泌，爲道家賜紫之始。北周武帝封衞元嵩爲蜀郡公，宋徽宗置道階三十六級，賜林靈素食俸，是爲道士晉秩之始。當唐高宗時，李嶠上言，道士賜度，幾及十萬，其中高戶多丁，富商大賈，詭下臺符，羼名僞度；道教之熾，從可想見。自是厥後，剝復循環，盛衰靡定。梁陳唐宋之間，道士之中，雖多俗子，然亦有通達文理之人，棄功名，好清潔，心切元珠，名隸紫府，終其身專志文詞，垂名後代；如晉之郗愔，許思玄，以隸書博雅聞；梁之張繹，薛玉寶，陶宏景以文章醫術聞；其餘各擅一藝者，

尙難屈指。今則不然，大抵皆鄉曲游民，處世鮮才能，利人無學問，讀書未就，學劍不成，耕作畏其勞，營運懼其難，欲習工藝，又以卑鄙爲羞，於是約束脩，供膳資，訂定年數，求術於奉法道士，日讀玉樞驅邪諸經，夜習擊鼓吹簫等技，有人倩作道場，則隨師以往，禹步作法，喧鬧一番，得錢數百文，可作米鹽之費，術旣成，始獨行其道，但使一年之內，得値數十金，雖凶歲亦可以無飢，所云道術盡於是矣。太霄經有云，人行大道，謂之道士。乃觀羽士所爲，豈篤志好學，守死善道，爲有道之士哉？要惟道其所道，非我所謂道也。

齋戒論

齋戒之制，古今異致。魯論記孔子齊必變食；孔安國註曰：變食者，改其日常之饌，非謂不飲酒不茹葷也。國語曰：王入齋宮，淳濯飲醴，蓋平日飲酒，齋則飲醴，所謂變食也。荀子及家語皆云：端衣元裳，冕而垂軒，志不在食焄；斬衰菅菲，杖而歠粥，志不在酒肉；註曰：端衣元裳，齋服也；焄，葷，辛菜也；斬衰菅菲，杖而歠粥，居喪之制也；齋服不食葷辛，居喪不食酒肉：是三代之時，齋戒僅忌葷辛，不忌酒肉也。漢書王莽傳云：水旱之際，莽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熟，公宜食肉。是漢時以魚肉爲葷，齋戒當兼忌之也。竊思道教之行，昉於元魏，距王莽時尚遠，則道士之齋，不用魚肉，自始已然。趙耘菘謂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荽，薤，爲五

葷。據是則勝國羽士，魚肉之外，葷菜亦宜戒絕。而降至今日，法律更弛，除打醮時戒肉外，餘皆肆口大嚼，絕無疑懼。指教經云：奉道不齋，如無燭夜行，失道而自苦。太眞科云：學道以齋戒爲本，太乙所重，老氏所營，仙眞所賴。據是以思，齋戒爲道教所重，而道士棄如弁髦，亦足異已。比來鄉曲愚民，受教於道士，守太乙，三官，斗姆，三元等齋，以爲敬神之舉，莫善於是，殊不知齋之所尚，在意不在食。夷齊餓死首陽，梁武餓死臺城，人未有謂其齋戒而死者。何居？因三人之餓死，皆不爲齋戒故也。然則齋戒之意當何如？曰：人身如牛馬然，不苦之，則血氣剛强，情慾熾盛，易陷愆尤，難歸正道，是以篤志之士，必齋戒以苦其身。況人非

聖賢，孰能無過？有過而不自責，積惡愈深，餘殃可慮，故愼獨之士，又齋戒以補其過。加之福善禍淫之道，千古昭然；今天下災害流行，無時蔑有，溯厥由來，概係作孽所致；君子知其然，又齋戒以禳災求福。雖然，禍福之權，操之大造，非他神所能僭，故齋戒之時，必思敬禮上主，而後不虛所望；否則敬非所敬，卽齋非所齋。乃道家專尙神仙，絕不務返本歸原之學，崇尙旣歧，亦何益於齋戒歟？

符籙辨

符籙始於寇謙之，後世崇其說者，以葛稚川爲最著。抱朴子云：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五岳眞圖，山川之精，不敢來犯；立七

十二精鎮符，百邪不敢相近；執八歲威節，佩老子玉策，山神不敢爲害；佩東海小童符，水中之害可却；帶上皇竹使符，魔鬼之患可除。此外有開心丹書，淸生王母，桐君，許邁等符，散見道書，羽士奉爲圭臬，與道籙並重，而道籙之中，又分黃，紫，金，玉，交帶，長生，八道，三洞等名目，稱謂離奇，不知何義。自古名臣賢主，大都深斥其非，惟魏獻文，梁武帝，後周世宗，恭帝，崇奉道法，親受符籙，而道教爲之大振。自是累世相沿，未嘗絕跡，唐代道教廣行，費長房，溪翁，杜可均，皆以符籙名，符籙之傳，遂因之大熾。延至今日，道教日微，雖有一二僞儒，冒昧輕信，而曠懷達理之人，無不斥爲妄術。何則？符籙，蠢物也，寂然寞然，絕無所覺，欲其禦

魍魎，壓邪祟，去瘟疫，治百病，消災禍，是猶投鉛刀於大將之前，曰我以此斬汝，人雖至愚，亦將失笑；況魔鬼之力，逾於大將遠甚，一紙之符籙，猶不及鉛刀之用，安望其驅凶致福，有益於人哉？或難曰：符籙之功，在圖不在紙，其驗錫自神靈，非關翰墨；譬如帝王誥令，大府札文，其字跡原與詩詞無異，然詩詞不能役人，而誥令札文，一經卒讀，毛髮竦然，欲賞則賞，欲罰則罰，無不一一如令，此無他，書在紙而權卽在紙也。予答之曰：符籙果有驅邪之力，必有授之者而後可；試問正神授之乎？抑邪神授之乎？自古聖賢大德，感通神明，未嘗受符籙以止禍，則正神未嘗授也；若謂授自邪神，則正神宜從，邪神宜拒，符籙果可驅邪，要

亦以邪攻邪，非善人之所宜尚。世之從道教珍符籙者，盍亦一再思之？

道場論

寇謙之嵩山人，生後魏時，性詐僞，善言語，矯老子命，繼張道陵爲天師，賜以辟穀輕身，音誦科誡之法，于是淸整道場，廣行齋醮，是爲道場之始。當此之時，賢士大夫，知其詭誕，罕有信者；惟崔伯淵酷好其術，上書言于世祖，世祖聽之，使使迎謙之，封爲天師，奉行新法，詔於平城東南，起天師道場，重壇五層，廚會大盛。厥後陶宏景，趙歸眞，杜光庭之徒，羣相附和，鋪張謙之之說，以廣行於當世，遂致文成帝親至道壇，躬與其禮，獻文帝臨

幸道場，登受符籙，孝文帝詔移道壇於都南，給戶五十，以供齋祀。北周之興，崇尚道教，上下一轍，宣帝，元宗，行大醮於宮中，爲百姓求福。天寶十年，帝於內道場，親教道士，步虛聲韻，道教至此，亦云盛矣！某生也晚，不知前代之道場，有何禮典，以今言之，凡信道之家，歲或舉行三四，集親朋，備酒肉，邀羽客若干人，戴道巾，衣道服，張飾法壇，諷誦經典；在旁觀者，或笑言，或舞蹈，或箕踞吸烟，或袒腹盤髮，恭敬之思，未嘗少存於方寸；及夕，畫神於地，散穀爲圖，道士五六人，循圖而走，搖鈴執劍，口中喃喃，間亦高聲同唱，是爲開地獄；唱畢，設方桌數具，道士循桌而行，始焉遲，繼而疾，未幾而汗流浹背，呼吸急迫，謂爲穿五方：凡此規

模，殊覺無謂。夫道場之設，所以敬神也，今觀道士所爲，絕無肅恭之態，往往嘻嘻咄咄，語涉閨房，甚有口誦經言，而目視少婦者！嗚呼！眞教之禮，果如是耶？夫教之有禮，猶身之有衣也，教，本也，禮，末也，立教既眞，禮乃有益，道教既不足重，道場亦何所用哉？

道家上帝辨

夫上帝之名，惟宜於造物。書云，肆類於上帝。易曰，聖人享以享上帝。足見幽明之主，造化之原，無形色，無聲臭，前無所始，後無所終，百神不能僭其位，世人不能混其名。惟自道教流行，遂有金闕，玉闕，玄天，玉皇上帝等名目，又有元始天尊者，雖不以

上帝名，而實加諸上帝之上，稱謂紊亂，莫此爲甚！按明史禮志，二闕上帝，係五代時兄弟二人，姓徐，長名知證，次名知諤，以平賊有功，閩人祀之，至明英宗始加上帝之號，迨孝宗時，禮臣議削號革祀。是二闕上帝，乃古人，非造物也。道書載玄天上帝，係元始化身，太極別體，託胎於淨樂國善勝夫人，孕十四月而生，年十五，入太和山，修行四十二年，一旦飛昇，遽爲上帝；又謂上世有妙樂國王名淨德，后名寶月，年老無嗣，鬱鬱不得志，詔道衆陳設旛蓋，徧禱羣眞，后夢老君抱兒賜之，遂得孕，越一載，以丙午正月九日生，及長，推讓其國，入秀巖山修行，得道而死，爲玉皇上帝。噫嘻！立說不經，何足爲法？夫一國之地，甚廣也，一山

之高，甚顯也，他事尚可欺，而某國某山，不能憑空僞飾。試問秀巖山，隸何郡？淨樂國，居何方？非獨亞細亞無此國，卽歐墨斐澳四洲，亦未聞有此國也。文字始於倉頡，既曰淨德，又曰寶月，以義定名，文從字順，其必在倉頡後矣；甲子始於大撓，既曰丙午正月九日，其必在大撓後矣；老子生于成周，既曰老子抱兒以賜，其必在成周後矣；然五帝三王之業，史乘徵之，而獨某王某后之事，絕不一見於正史，彼矯飾附和之人，何不瞻前顧後，上下貫通，以便取信於人耶？本際經謂元始天尊，無宗無上，爲萬物之始。隋書經籍志謂元始天尊，生於自然之氣，姓樂，名靜信。夫既生于氣，必非上帝，能始萬物，必非生人，立說之謬，昭然若

揭，亦何必爲之多辨歟？

城隍神論

易言城復于隍。禮言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王敬哉冬夜箋記謂城隍之名，始於易，其祀見於禮。攷易泰卦上六，泰極而否，其象如土崩，故曰城復于隍，未言城隍有神，理當奉祭。伊耆氏始爲蜡，意固在祭，然註疏家以水庸爲溝壑，未嘗專指城隍：爾雅釋詁註云，城隍池之無水者；釋名曰，隍，壑也；註曰壑，城池之空者。執是以思，隍本無水，禮所謂水庸者，未必指此。皖南太平府志載府治東有城隍廟，建於孫吳赤烏二年。北史載慕容儼禱於神祠，俗號城隍神。隋書武陵王記，載將祭神隍，有赤蛇

繞牛口。唐李陽氷有城隍廟記；張九齡，杜牧，李商隱，皆有祭文。是城隍之祀，始於六朝，盛於唐，秦漢以前，未嘗一見。其意蓋謂城郭，用以衛民，必有天神護守，春秋奉祭，報本歸原，亦古聖王禋於六宗，望於山川之義，溯厥心源，未可駁斥；不謂禮之所存，卽謬之所起，自趙宋以來，拉雜爲詞，大乖本旨，或賜廟額，或封爵秩，不以天神爲神，偏以古人爲神。考文人雜誌，黃歇爲姑蘇郡神，周新爲杭州郡神，秦裕伯爲上海邑神，灌嬰爲建昌，臨江，南康，贛州，袁州，瑞州，吉州之神，紀信，龍且，爲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之神。按黃歇，周人，紀信，龍且，灌嬰，皆漢人，裕伯，元人，周新，明人，若輩未生之前，已上數城，早已築建，如果守護有神，必

自初建時始，何待若而人去世之後，始來捍衛？將以爲古人受封於朝，天神卽拱手退讓耶？立說謬妄，不待言而自明矣。且帝王之權，祇能施于陽世，不能布于陰間，越俎而謀，人且不從，況天神乎？今道家謂城隍神，或升或降，其權在張眞人，凡人生前捐納多金，死後卽補神位，爲說無稽，令人絕倒！如使神位果可購置，則天下大憝極惡，皆可稍破慳囊，消除罪戾矣，有是理哉？有是事哉？

西王母考

爾雅釋地，以觚竹北戶，日下西王母，爲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非婦人名也。賈誼新書載堯帝西見王母訓，東及渠叟。明郎

氏仁寶謂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眞，人姓胡母，非婦人也。史載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郎氏以王母爲國名，寡爲王名；趙耘菘以母寡爲王名；二說稍歧，未知孰是，然未有以王母寡爲婦人者。自逸周書有穆王西巡狩，捧王母觴之語，列子周穆王篇，載穆王遊巨蕪氏國，賓於西王母之事，後人僞撰山海經，遂故神其說，謂西王母綈几戴勝，舜時獻白玉琯。穆天子傳謂西王母虎齒蓬髮，戴勝善嘯，漢武外傳謂甘泉之會，西王母捧仙桃下降，司馬相如大人賦，卽引爲典實。原西王母之名，初見于逸周書，繼見于列子；逸周書者，相傳晉太康二年，得自魏安釐王冢，以其出自汲縣，又名汲冢書；然杜預春

秋集解後序，備載汲冢諸書，未列周書之目，晉書武帝紀，載汲郡人得竹書七十五篇，亦未有所謂周書者，故七脩類藁直以逸周書爲後人僞著；惟列子末卷，舊本題周列禦寇撰，今博古之士，多以爲秦人僞造；是二書均不足憑，而西王母事，從可推矣。太平廣記言西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與東王公共理二氣，男以得道爲木公，女以得道爲金母。執是說也，西王母于未得道時，仍是尋常婦女，生於父母，長于伊川，飢寒衣食，無異常人；其時二氣流行，隨在皆有，豈一旦得道，竟加之二氣上耶？集仙錄神仙鑑皆云，道體凝寂，湛體無爲，欲啟迪立功，化生萬物，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位配西方，常居崑崙間，有大城千

里，玉樓十二，生子女二十餘人，都列仙品。據此則西王母又爲道氣化生，與廣記之言，大相觸背。夫道氣，非靈明知覺之物，安能生智慧之婦人乎？況洪濛之世，天地未分，山川未奠，文字未興，氏族未定，安有所謂西華之妙氣，崑崙之城樓哉？論說紛歧，諸多矛盾，今之立祀宇，奉犧牲，敬西王母以邀福者，何異捫虛以爲實，捕影以爲形？徒費苦心，卒成春夢，良可慨也！

三清辨

三清之名，由來已久：江令君棲霞寺碑，庾子山五張寺碑，咸引爲典實，唐時楊巨源，賈至，李商隱諸人，詩中亦率皆引用：是六朝時已有是說，而降至唐代，引者愈紛，第文人韻士，因事敷

衍，祇言三清遺法，三清異境，不言其何所從來，惟駢字類編引道書之言，謂一氣分三氣：一氣者，大羅天也；三氣者，玉清，上清，太清之境也。靈寶本元經，言三清亦曰三天，卽玉清，上清，太清之謂。讀書紀數畧言元始居玉清，道君居上清，老君居太清。雲笈七籤云，天寶治玉清，靈寶治上清，神寶治太清。諸說不同，俱難憑信。按太眞科一書，玉清有大帝宮殿，上清有玄都玉京，太清有太極宮殿。予嘗平情思索，覺三清之說，約有四謬：一曰聖人設教，尊無二上，道家於一天之上，並列三君，何異一國三公，一家三主？秩序已紊，何以爲治？二曰三清出於一氣，理或有之，顧氣也者，頑然罔覺，不能自生，幷不能自分；道家不言氣何從

生，生後又何從分，第混言一氣分三，是猶言流而不究其源，言枝而不求其本，推原之論，大不其然。三曰道士以元始爲萬物之宗，爲天神中至尊貴者，然老君，周之李耳也，雖有極大功德，必不能去世爲天神，更不得列上帝之位，則其居太清之說，不辨而知其謬矣。四曰金生麗水，玉出崑崗，皆地之寶，非天之寶也；地中能生物，天上不能生物；道士僞飾鋪張，總不出金玉之外，一則曰玉京，再則曰金殿，以地上之珍寶，推之穹窿之上，一若不如是，不足以眩人耳目，殊不知彼蒼奇妙，遠出人間，金玉寶珠，見重于塵世，必不見重於帝鄉，羽士以金玉爲三清妙品，何不思之甚也？明徐溥有云，三清之說，乃道家之妄詞；誠哉是

言，足破諸家簧鼓矣！

關壯繆論

史稱壯繆侯，姓關，名羽，字雲長，山西常平村人，性剛直，不受人制，見人受屈，輒抱不平，生有異狀，長九尺，髯二尺，揮刀重八十二觔，觀其勇敢豪邁之氣，誠不世出之奇才，獨惜其逞憤過情，或爲終身之玷。何者？殺戮有罪，天子之權也，奉法施刑，有司之責也，羽居鄉時，見土豪强暴自恣，擅自殺之，已而逃往他鄉，匿踪隱蹟，五六年流落江湖，絕無定所，託業無門，御車自給，幸而不爲有司所捕，得免刑誅，迨遇劉備，張飛于村店中，言談之際，意氣相投，盟爲兄弟，以飛之私財，置備軍械車馬，隨處招兵，

攻黃巾賊。當此之時。劉關張三人，俱未受職，則三人者三匹夫耳；羽以匹夫之微，不辭勞瘁，不畏艱險，起義軍，擊大憨，卒佐劉備定江南諸郡，授首于麥城之役，其忠君報國之心，固可爲幽明鑒，顧以予觀之，羽忠有餘而智不足，猶非大將才畧。何也？當建平五年，羽與曹操戰于下邳，其所以擊操也，必以操爲獻帝之逆臣耳，既爲逆臣，不當奉以爲主，乃羽於敗績之後，並未抵死拒操，反受職爲偏將軍，受封爲漢壽亭侯，我不知羽於此時，存心若何，而以外貌視之，未免屈節過甚。或謂羽不死於操，獨死于孫權者，正欲成劉家之業，故不忍速死耳。予曰，斯言似已，然與備爭雄者，操也，阻備成業者，亦操也，使壯繆拔劍而起，奮

不顧身，用其過人之力，殺操於疆場之間，使劉備少此一仇，天下易定，豈不甚善？乃未嘗爲此，而反君事之，其爲全生計則可，爲滅仇計則失之遠矣，我故曰羽忠有餘而智不足也。自羽之死八九百年，歷三國六朝，俱未禋祀，至宋徽宗始封爲忠惠公，自是累世相沿，列在祀典。然考之正史，猇亭之役，劉備爲羽復仇，反爲吳師所敗，龐會破蜀，欲復父仇，盡滅關氏之族，當是時羽之鬼靈耶否耶？謂其不欲救而坐視其敗亡，是爲不仁；謂其欲救而力有所不逮，是爲無能：以不仁無能之鬼，而焚香禱祀之，亦無謂極矣。

張仙考

嘗閒遊於東嶽廟，見殿中有神像一，服繡袍，張弓矢，挾彈丸，軀體魁梧，容貌壯麗，遙望之有貴公子狀，問之住持，曰：此張仙像也，祀之能生子，凡乏嗣之家，來至像前，焚香頂禮，求無不應，或購畫像，供諸閨房，朝夕禮之，亦無不可，吾子獨未之聞耶？予曰：張仙何代人？住持語塞。問生平行事何如，更不能答。予見其面有赧色，不復詰問。歸，翻閱百家書，考張仙行事，則所言各歧，絕不一轍。神仙通鑑載宋仁宗夢見一人，粉面烏髯，挾彈而至，自稱張仙，云能阻止天狗，吞啗小兒；帝醒，命圖形懸之，奉以爲神，此一說也。續通考謂張仙名遠霄，曾遇老人于途，持竹弓鐵彈，求質錢三百緡，張慨然給與，無靳色，老人告以彈能辟疫，當

寶用之；越數十年，張至白鶴山，見石像一，偪肖老人容貌，乃奉而敬之，此二說也。竊怪神道最靈，何必賴弓彈以消疫？況冥世縹緲，大異人間，質錢三百緡，何所用之？郎仁寶與陸文裕皆以張仙爲蜀主孟昶，美丰姿，喜田獵，善彈弓；蜀亡，其妃花蕊夫人，隨入宋宮，追憶故主，悒悒不能忘，遂畫昶像，置鏡奩間，夜則藏枕畔；太祖見而問之，夫人以張仙對，且云祀之可以得子；已而傳布國中，羣焉奉祀，此三說也。趙耘菘謂孟昶入汴，宋祖亦嘗親見，則覩其像必識其人，何至受人之紿，不知分辨？蘇老泉作張仙贊，謂張係眉山人，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並無錫嗣之說，則蘇子之言，又與續通考異，此四說也。胡應麟謂古有

張弓挾彈之圖，殆取生男懸弧授弓矢之意，後人附會其說，以張弓爲張，挾彈爲誕，遂沿爲祈子之舉，此五說也。嗚呼！姓氏且歧，何況他事？立說之妄，不亦可見也夫！

王靈官考

王靈官不知何許人，近代道觀中，皆供設其像，以爲能降百福，兼驅羣魔，凡人以香火供奉之，獲報必至百倍。鄉愚無知，羣相傳說，祇信羽士讕言，不復究其根本，故信者日衆，闢者罕見，習俗相沿，不知伊于胡底。予按孫國敉燕都遊志，謂王靈官卽王元帥，爲二十六天將之首；明成祖時，道士周思得行其法於京師，成祖聞之，親禱靈官，有求輒應，遂命設像致祭，列入祀典，

是爲崇奉之始。然列朝詩集，載成祖獲藤像於東海，云係靈官之像，納入深宮，禮之如賓客，據此則靈官之說，由來已久，不自成祖昉也。惟道家之述靈官，迴異於是，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守堅，從林靈素傳法，靈官受符於守堅，得道行法，靈官卒，初無追祀之者，迨成祖禱而輒應，始建天將廟，一名火德觀，封守堅爲崇恩眞君，封靈官爲隆恩眞君，歲時致祭，未嘗或廢。厥後孝宗世宗先後祀之，禮臣周洪、倪文毅、建議極言其妄，此典册所傳，儒者共曉，非齊東野語比也。竊謂成祖禱後病愈，其事出於偶然，蓋陰陽相克，氣體自和，禱而病愈，安知不禱而病不愈乎？況惡鬼祟人，見機輒乘，或依於物而陰施伎倆，或附於人而妄

言休咎，妖異百出，莫名一格。史載蚩尤作霧，劉根召鬼，夏統致風波，丁義畫江水，其事甚怪，道之津津，然未嘗祀蚩尤劉根爲正神，以其行術不經，立身卑鄙，賴鬼祟之力，以行其妖異，雖或偶驗，不足以敬奉也。今王靈官爲宋代方士，方術之謬，儒者不齒，果有靈應，要亦魍魎魑魅之流，暗爲輔助，無端祀之，長其惡德，將見奇奇怪怪，愈出愈新，而正道反爲蒙蔽。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世之崇靈官者，豈特諂而已哉？

書三茅君傳後

三茅君，茅氏兄弟三人也，長名盈，字叔申，次名固，字季偉，幼名衷，字思知，籍隸咸陽，世稱巨族；祖拱倫，仕秦爲廣信侯，父伯

英家食自甘，不求聞達。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未聞有邁衆之才，立功於當世。道家謂茅盈好生平黃老術，未嘗一日或廢；年十八，別父母兄弟，入恒山求道，遇神人王君，授調神法，又遇西王母，授玄眞經，自是道術精微，遂能輕身辟穀；年四十九，道成還家，其父以不能孝養，持杖欲擊，手未下，杖忽寸斷，飛揚中壁；盈復入山，逮父母死，始歸營葬。凡斯數事，道士衆口一詞，執爲確說，然度之于理，實未可信。何則？辟穀之說，荒誕不經也；仙人眞人，子虛烏有也；西王母乃國名，非婦人名也；天神之尊，必不受凡人指使也；聖賢設教，孝養爲先，而孝養之道，順親爲本，老萊子七十斑衣，韓伯俞被笞暗泣，如此孝行，今古艷稱，茅盈

折杖中壁，驚駭乃父，倫理已虧，尚何足道？世傳漢宣帝本始四年，仙吏下降，速盈發駕，盈叩別其親，乘雲而去；當是時，固與衷皆服官他郡，聞兄成仙，棄官至句曲山，遇盈，授以延年法，令分居三峯，長齋二載，卒至乘鶴升天，民遂爲之立廟奉祀。嗚呼！人心易惑，何竟若是之甚哉？使固與衷果成仙品，則堂堂顯宦，一旦飛昇，當世士大夫，必詫爲異舉，太史氏亦將載諸簡編，垂示後世，安有史册未傳，而獨見于神仙誕妄書哉？考句曲山在句容縣治，峯巔向無屋舍，常人猶不能棲止，況固與衷素列廟堂，席履素厚，忽爾暴露三年，仍不殞命乎？人苟反覆深思，其謬不難指揭矣！

理窟卷五

佛考

佛字从弗人。或謂取非人之義，故名，非也。後漢紀曰：佛者天竺國語，漢言覺也，謂覺悟羣生也。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三王爲神，五帝爲聖也。佛爲道德元祖，神明宗緒，恍惚變化，分身散體，能大能小，能圓能方，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故號爲佛也。魏書釋老志謂佛有浮屠浮圖等號，皆印度土音，不知何義。愚觀泰西諸書，以婆達名佛氏，譯言智慧，凡釋教之神，俱稱婆達，其義與佛字同。地持經云：釋迦之前，已有六佛，其後起而稱佛者，數以千計。惟釋教所宗，釋迦爲最，其餘均未

立教，故舍他佛而專考釋迦。金剛經與釋迦志，皆言釋迦號也，牟尼名也，瞿曇，刹利，俱姓也。然按西文諸書，釋迦係閻部之名，凡爲同部，俱可稱之，故不得爲號；牟尼乃隱逸之謂，猶華人隱士之稱，亦不得爲名；雖然，以釋迦牟尼，合而加之一人，非釋教之祖，別無所屬，故謂爲名號，亦無不可。法顯紀曰：佛生于殷末，道成于周初。周書異記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生。或又謂釋迦係老子化身，周昭王時，老子至維衛國，見王夫人淨妙晝寢，憑依日精，入夫人腹，感而有孕；既彌月，以胎之不易下也，剖左腋而出；甫墮地，即能言語，疾行七步。種種離奇，不勝縷述，溯厥由來，概出僧徒僞造，竊道家老子之事，以附會其說，殊可笑也。

後漢紀曰：佛身長一丈六尺，作黃金色，頂佩日月之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佛國記曰：佛有四牙，廣長皆半寸，時放光明，莫能掩沒。牟子曰，佛頰如獅子皮，不受塵水，手足鉤鏁，毛悉向上。考釋迦生平事蹟，或謂年十九出家，二十五成道；或謂三十成佛，四十九卒；或謂三十五得道，七十九去世；立說紛歧，莫衷壹是。毗婆沙論又謂其發背而死，博古家罕有非之者。此釋迦行實之大畧，尚論者不可不知也。

千佛論

昔范縝執無佛之說，謂人生斯世，貴賤無常，何異隄岸樹花，隨風吹墮，或越牆而落糞溷之中，或拂籬而落茵席之上，事出

偶然，絕無定數，報應之理，未可憑也。予謂范氏無報之說，大乖聖人遺訓，而其無佛一語，實爲千古明論。何則？釋氏之論，每一小劫，必有一佛，今居賢劫，當有千佛，釋迦居第四，繼起者尚有九百九十六佛。隋書經籍志言每劫必有多佛。長阿含經云，過九十一劫，出毗婆尸佛，又三十一劫，出尸棄佛，又三十劫，出毗舍婆佛。楞迦經載有報生，如如，智慧，化佛等名目。老明經有東西南北四方之佛。地持經載毗婆尸等七佛，以牟尼列末。讀書紀數畧益以六姓，十號，四身，一腦諸說。條目紛然，難於分辨。予嘗詰釋氏曰：佛于降世之前，業已成佛乎，抑未也？如已成佛，實德早具眞修，妙用不難變化，又何必袒肩持鉢，乞食大城，以有

限之精神，消磨於飢寒之際？如曰未也，其成佛之時，如何得道？受之他佛耶？然此佛受之他佛，他佛又受之他佛，推而上之，必有一最初祖佛，別無他佛於前者；顧無他佛，祖佛何由受道？即文佛亦何以成乎？如曰自然得道，則初無道而爲人，安能忽有道而成佛乎？猶之初無財而貧乏，安能忽有財而富饒？此情此理，天下共知，何釋子昧之？況修身本乎一己，欲修與否，惟自知之，他人不能逆料，故已成之佛，或可計數，而未成之佛，斷難預測；乃釋氏謂某刼幾佛，某刼幾佛，鑿鑿言之，如操左券，一若早入後人胸臆，預見其隱衷者，度理揆情，必無此事，彼釋子信口胡言，徒見其不自量耳。

論佛性

佛性之義，殊難索解。謝靈運辨宗論，言物有佛性，其道有歸。北史杜弼傳云，魏帝問佛性，弼答以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梁簡文大法頌序，有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之句。此皆混漠之詞，未言原委。慧會金剛經解集說頗多，語言煩瑣，謂上自諸佛，下至蠢動，佛性正相平等，故有形色，無形色，有情想，無情想，直至不屬二境衆生，體雖不同，性實無二。王日休爲佛教偉人，嘗云蠢動含靈，眞性惟一。李文會爲釋家翹楚，亦云上自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據此數說，萬物之中，無論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皆有佛性在矣。夫中

庸以天命爲性，釋氏言輪迴，不言天命，則佛性非受命之性也。通論有云，性者生也，凡爲生物，皆可云性。然釋子言性，別有取義，非特有生已也。竊按梵經之意，佛性彌六合，徧世界，無去無來，無坐無臥，體物不遺，隨在皆是，今天下形形色色，要皆佛性之變化，隨衆生業緣而來；凡夫不悟精微，終沈慾界，智者立功成佛，脫俗生天；總總矜誇，令人齒冷。夫同性一語，厥有二義：一曰同物，二曰同類；譬如踔蹄之水，活潑而爲流泉，凝結而爲堅冰，火之則爲沸湯，風之則爲凉水，先後殊形，稱名亦別，究其實同是水性，所謂同物是也。夫人爲萬物之靈，愚智不齊，善惡迴判，然以本性言，則我爲人，堯舜亦爲人，仁如周文，暴如桀紂，原

無性體之分，所謂同類是也。緇衣謂一切衆生，同具佛性，是同物乎，抑同類乎？曰同物，則天地萬有，俱一物之更張，繩牽絲連，不相隔截，父卽是子，子卽是父，五倫無別，萬象混淆，吾恐釋子雖愚，亦未必出此；曰同類，則賤如螻蟻，蠢如草木，皆與我爲侶，孟子謂犬之性，非牛之性，牛之性，非人之性者，實荒謬之談，不値達人一笑，質諸天下，有是理哉？

劫數辨

佛家劫數有大小之別。雲笈七籤云：經三千六百載爲一劫；法華經云：經三十二劫，乃廣度衆生，此小劫也。隋書經籍志云：天地之外，更有天地，無終盡，無極止，剝復相乘，迭爲成敗，一成

一敗，謂之一刼，今天地之前，已有無量刼矣。法苑珠林云：當今之刼，名賢刼，分四時：一壞，二空，三成，四住；成刼已往，壞空未來，今在住刼，此大刼也。劉靜齋平心論言變刼之時，有須彌山出，峙立大海，高徹九霄，日月環其腰，雲霧出其上，晝夜分時，色欲別界；山之旁有大洲四，每洲析三千小洲，中國爲南三千洲之一，釋迦生於天竺，居南洲之中。或又謂世代遷移，年壽漸短，每一百年，壽促一歲，降至八萬數千年後，世人早生夕死，愚鈍無知，必須除去衆物，更立生人，乃可歸眞反樸。予曰：萬物之生，必有所自，一粒之細，非種不萌，一星之火，非燃不熾，況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苟無宰制之神，必不能自然消長；乃佛家不言天地

之由來，惟言前劫無窮，後劫無量，一若車之有輪，不待推移而自能轉運者，不通之論，莫此若矣。姑不論天下無四洲之目，天竺非南洲之中，但使中國爲南三千洲之一，四大洲併合以計，當逾中國萬二千倍，如是大地，實未曾有，佛氏虛妄爲詞，不亦大可笑哉？溯自神農迄于今，歷四千八百餘載，人生四十壯仕，七十古稀，年壽之短長，今與昔不相懸異；如果八萬數千年後，世人早生夕死，是誕生衰老，可在一日，冠婚喪葬，端限片時，以堂堂萬物之靈，直等諸蜉蝣之賤，釋氏或甘爲此，而他人聞之，當亦悻悻作色矣。

佛法入中國考

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金人以歸，長丈餘，帝以爲大神而拜之，此佛像來中國之漸也。孝哀帝元壽二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雖時人未嘗崇信，而中國之有佛書，于是乎昉矣。東漢明帝夢見金人，頂有白光，飛步殿庭；帝醒，訪於羣臣，傅毅以西方聖人對，名曰佛；帝使蔡愔之天竺求其書，引沙門以來，此僧徒初至中華也。章帝時楚王英尚浮屠之法，潔齋三月，與神爲誓，是爲王公貴人佞佛之祖。桓帝詔宮中立浮屠之祠，是乃宮禁中立寺之始。獻帝時，笮融爲下邳使相，大起佛祠，課讀佛經，好佛者多至五千餘戶，每逢浴佛，設食布席，長數十里，是爲民間奉佛之初。魏明帝時，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

譯戒律，于是中國亦有梵律矣。三國魏黃初中，華人皈依佛戒，剃髮爲僧，于是華人亦可以爲僧矣。推而下之，歷代帝王，多崇佛法：晉之簡文，孝武，宋之文帝，明帝，齊之高帝，武帝，皆宗佛氏，厥後自六朝以迄唐宋元明之世，其數更不勝枚舉。說者謂教之邪正，當以帝王之黜陟爲準，上之所黜，其教必邪，上之所尊，其教必正，佛教爲帝王所重，其教爲正教無疑。予曰否，不然，教之邪正，在理不在人；如必視朝廷之尊貶以爲準，則祖龍坑儒焚籍，大辱斯文，儒教亦可謂不正矣；況佛教爲中國害二千餘年，帝王之崇之者，不勝屈指，而斥之者，亦比比皆是，烏可人云亦云，不知分辨，徒視前人之依違，定吾心之去就也乎？

論闢佛

中國自西漢以來，人傑挺生，明王代出，其毅然決然，力闢佛氏之妄，而欲復古聖王遺訓者，不知凡幾，惟先後異時，權位各判，闢佛之方，亦不一轍：吳主皓詔毀佛宇，魏太武坑殺寺僧，周武帝勒滅經像，唐太宗淘汰僧尼，周世宗嚴禁私度，此勢以廹之也。唐傅弈諫高祖，謂釋氏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好食，易服以逃役賦。辛替否諫中宗，謂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拯饑饉，此以義斥之也。有元之世，釋教廣行，答剌罕上疏云：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殺人之兇，斃夫之姦，皆將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寃，積惡已深，於福何有？張珪上疏云：僧徒貪慕貨利，凡

所供物，悉爲己有，取生民之脂膏，縱沙門之私慾，佛事愈煩，致災愈速，良可畏也。李昌上疏云：西番寺僧，身佩圓符，絡繹道途，假館民舍，追逐男子，奸汚婦女，驛戶無所控訴，臺察無敢誰何，此毀以誅之也。竊謂廹之以勢，凡畏法之徒，自當斂迹吞聲，不敢復犯，然刀鋸可以及身，不可以易志，陽似奉法，陰實相違，暫或歸誠，久則復變，法固不可無，而闢佛之道，究不在是。斥之以義，原無不可，顧僧徒以修省爲名，淡泊爲事，默坐參禪，諷經拜佛，雖未嘗奉親負米，報國從軍，而食德飲和，未始不以君親爲念，謂其不忠不孝，釋氏必有詞以辨之矣。誅之以毀，似亦合理，然天下僧徒，動以萬計，不守法者固多，而守法者亦復不少，如

薰蕕不辨，鹿馬混指，吾恐守法之僧，必將瞿然怫然，中心不服。然則廹之勉强焉，斥之無裨焉，誅之難徧焉，惟有闢其說，指其謬，乃可服其心，而兼改其行。何則？佛教之理，闇教所公也，行事之善惡，各人所獨也，教之善惡，不可驗于數人，又當驗于大衆。古者黃帝時有蚩尤，帝堯時有四凶，成湯時有葛伯，周公時有管蔡，有教而不肯守教，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闢佛之法，不必重責僧徒，惟須駁詰其教，先立正論，繼著善書，傳布坊間，宣講鄉曲，使一人解之，千人聽之，編戶小民，天良共顯，覺前日之非，翻然改過，而佛教之謬，已不闢而自闢矣。

觀世音論

觀世音者，觀古今萬世之音也，梵言婆婁吉低輪，舊譯光世音，一名觀世自在。北齊議大悲經云：觀世音於過去劫中，業已成佛，名正法明如來；觀音三昧經，仍因其義；惟華嚴經第六則，益以無數劫前，觀音出世之語。不知劫數之說，悖理實甚，予已專論駁之，以故前劫成佛之舉，爲理之所必無。明胡應麟襲王長公之意，以觀音爲男人，其說本冥祥記，與法苑珠林，取觀音現身，或似菩薩，或似沙門，或似道士爲明証。然考現身故事，概以日誦觀音經，心志既專，而夢寐之間，宛見有人來語，或似紫衣，或如羽客，殆以意之所注，麗而成像，既無觀音眞跡，何可遽信爲男人？香山寶卷紀觀世音事，荒誕不經之舉，觸處皆然，而

近似者亦復不少：如謂觀音名妙善，父姓婆名伽，爲興林國王，年號妙莊，母寶德，生三女，觀音居幼，年十九，不願成婚，入白雀寺爲尼，卒以逆王命而絞死。此皆人事之遭逢，原無足異。若謂興林國十萬八千里，則言之狂矣；謂觀音操作廚中，老龍開井，野獸送柴，飛禽送菜，則言之妄矣；謂其刺竹口中，含血上噴，頃刻變成紅雨，頓息火災，則言之怪矣；謂其絞死之後，超生千萬鬼囚，鐵獄銅枷，盡爲粉齏，則言之幻矣。今夫地球之廣，總計八萬數千里，豈有一國之廣，多至十萬八千里者？龍之爲物，華人盛稱之，以爲大莫與京，祥無能比，而質之博物家，則天下並無是物，無是物，又安能代人開井乎？夫一口之血，甚微也，雖猛力

噴之，亦不得變傾盆大雨。或者冥世有囚，事所必至，然以銅枷鐵獄等刑，加諸鬼卒，一若冥世無異陽間者，立言之鄙，令人捧腹。以予推之，觀音生於伽葉時，伽葉乃釋迦弟子；當是時，釋教已行，傳流頗速，意者妙莊公主，酷好佛法，以修道爲名，以成佛爲念，卒以王令森嚴，災來不測，釋氏無以文過，遂爲誕妄之詞，以眩惑夫後世，此觀音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奈世人不察，專事穿鑿，謬妄之談，愈傳愈誤，當初祇有觀音之目，而至梁則有四手八手觀音矣，至五代則有披髮觀音矣，至唐則有三十六臂大悲觀音矣，至元則有千手千眼救苦觀音矣，立說離奇，令人噴飯，彼信之者，何獨不以爲怪，而反靦然自若也？

僧考

天竺國語，凡修心而依佛法者，名僧伽邪，華人喜簡惡煩，祇取一字，名之曰僧。考厥由來，亦已久矣。按印度釋子之稱，一十有八：曰沙門，曰室酒，曰膩地，曰比邱，曰沙彌，曰和尚，曰婆檀陀，曰體毘履，其餘名目，姑不備述。眞臘國呼僧爲苧菇，歐洲人呼僧爲旁士，趙主酷好佛法，封佛圖澄爲大和尚，中國和尚之名，以此爲始。石虎建武元年，詔聽百姓爲僧，顯行脩度，自是愈傳愈廣，天下皆是。元魏時僧尼之數，多至二百萬人。唐元宗天寶六年，令祠部給發度牒。肅宗朝又以國家用度不敷，詔令納錢百緡，斯准請牒。自是以後，世代遷移，政教沿革，至宋徽宗勒停

給牒之典，後世乃不復行矣。竊考古之緇衣，劣者固多，才者亦復不少：晉之惠遠以才辨名，隋之彥琮以博學名，唐之大顛以聰明名，宋之道生，貫休，皆以文詞名。六朝五代之時，國家崇尚佛法，世之稍有才者，往往厠足空門，希圖安逸；夫安逸者，淫蕩之媒也：隋煬帝巡幸江都，僧尼隨駕，合爲一席；元順帝設舞伎，男女裸居，羣僧出入禁中，醜聲遠播；凡此皆世册所傳，歷歷可考。而今日之僧，聲名日下，其出身也賤，其禀性也愚，或以命途多舛，匿跡佛門，或以餬口無方，寄生衣鉢，雖千萬僧中，非無一二能士，而以大率言之，無才品，無學問，給錢數千文，受戒于方丈，讀經七八部，拜懺于民家，日食三餐，夜眠一覺，此外別無

所事，以故皈依數十年，愚者仍愚，性情反流于怠惰，甚有名爲清脩，而穢行昭彰，不堪聞問者。當今時事多艱，需才孔亟，假令億萬僧徒，一朝還俗，幼者習業，老者受撫，才者攻讀經書，愚者歸家耕作，國家少此閒僧，卽民困因之以減，較之名爲脩行而實非脩行，不亦愈歟？

方丈說

釋家方丈，始于唐代，顯慶中，長史王元策至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之，廣十笏，遂號方丈；或謂元策至毘耶城，量維摩居士之室，方一丈，因以名。自是以來，凡朝廷敕建之寺，必有廳事一區，名爲方丈，中設高座，旁樹錫杖。當住持任事之初，施主率寺

僧數人，雇一肩輿，往迎于他寺，住持堅辭不坐，戴毘羅，披袈裟，隨衆徐行，同至本寺；既入門，先往佛前拜跪，然後入方丈，升高坐，講梵經數百言，與諸僧行相見禮，旋謁鄰人，互相過訪；任事或三年，或六年，或九年，不限定數；諸僧食用，皆待給于住持，凡誦經拜懺之資，與之分取，蓋受其養而任其勞，亦自然之理也。

按方丈之稱，屢見名人雜著：王鎮約法師碑云，聽法之筵，衆多于方丈；常建草堂詩云，花藥繞方丈，瀑泉飛至門；鄭谷詩云，故國無心渡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是皆以講室爲方丈，非以住持爲方丈也。惟近代俗人，概稱住持曰方丈，殆以其居方丈，而卽名爲方丈，猶師座布席函丈，卽稱師傅爲函丈也。大抵爲住

持者，稍識之無，長于晉接，品貌不可太陋，不然鄰右鄙之，諸僧抗之，土豪亭長，百計抑之，雖欲久居方丈，終覺寢食難安，故未滿期而猝然中止者，未嘗無之。觀方丈之行爲，舉止從心，事多適意，秉訓責之權，執賞罰之柄，諸僧用命，不敢或違，咤叱呼號，惟其所欲，匹夫而稠人供命，亦平生幸事，僧所以樂爲方丈，以此故也。

尼說

尼者印度文，譯言婦女；凡依佛法者，名比邱尼，譯言除饉女；一名優婆夷，譯言近事女；一名式叉摩那，譯言學法女；一名沙彌尼，譯言勤策女；一名蘇弗窒利，譯言善女；華文祇取尼字，尙

省文也。當釋迦立教之初，其姨母摩訶波闍，首先奉法，釋迦次妃耶輸陀羅，從而仿效之，此二女者，爲尼姑之始。厥後天竺閨貞，羣相附和，巾幗清脩，不知凡幾。佛法入中國後，漢明帝詔聽洛陽婦人阿潘爲尼，一時舉國若狂，爭先求法，惟各居本屋，持齋念佛，未有所謂尼菴者。迨東晉何充，舍宅安尼，專立寺宇，於是昔之散處各家者，至是而聚居一室矣。按僧史畧一書，六朝五代之時，僧尼同壇受戒，弊竇之多，不堪齒及。宋太宗開寶五年，詔尼本寺起壇，各自受戒，由是男女有別，不相混雜，風俗爲之一清。考往古之尼，間出王公貴族：梁武帝之女，爲尼于廬州；魏靈后之姑，爲尼于佛寺；宣武崩後，嬪妤入寺爲尼；郭代公愛

姬，幼時曾爲童尼；宋邪國公主爲尼，號圓明大師；衛國公主不嫁，號正覺大師；趙普物故，二女及笄，舉皆削髮；由此類推，尚難悉數。原其入寺之意，本欲托足空門，保存心性，以故謝閨閣，釋華服，畢世寂寥，終身淡泊，皆不辭焉；特是貴人居寺，聲勢必張，編戶之姬，鳥趨麕集，遂至人數紛繁，薰蕕莫辨，貞於始，不貞於終，屈指不勝。自國朝定鼎以來，尊儒學，輕佛氏，貴家之婦，不屑爲尼，其歸依寺宇者，概係貧嫗村姑，賤不足道，或被鬻菴中，用資繼續，或早失怙恃，權借棲枝，或信術士之言，以謂不爲尼姑，不得久生於世，故不得已而爲之，或少年早寡，依賴無人，投入佛門，聊謀衣食，跡其平日所爲，朝夕諷經，終年紡織，客至則團

坐笑言，雌黃隣里，乘人不見之時，每有輕薄少年，私相往返，雖尼中貞淨者不少，而醜行彰聞者，亦無地蔑有，此之謂尼姑之修行，別無奧義於其間也。竊謂貞之爲德，造詣最難，貞于外不足爲貞，又當貞於獨也，貞於身不足爲貞，又當貞於心也，實德眞修，內外兼備，苟無正神默助，斷難致此，而僧尼所奉，原非正神，欲其形潔心淸，不徇人欲，亦戛戛乎其難矣！

僧衣考

梵言衣服曰震越，惟僧徒之衣，以袈裟名，譯言壞色，因釋迦初制法服，以靑黑木蘭壞其色也。袈裟一名離塵，一名消瘦，一名蓮華，一名救龍服，一名降邪衣；不寧惟是，又有重複衣曰僧

伽梨七條衣曰鬱多羅僧，作務衣曰安陀會，覆肩衣曰僧祇支，其名尼師壇者，爲隨坐之衣，名舍勒者卽今之短裙，名憍奢耶與迦鄰陀者，皆絲衣，名刼波育與頭鳩羅者，皆布衣，名兜羅，㲉摩，與褐賴擕者，皆毛衣。郎仁寶謂僧人原著黑衣，元文宗寵愛忻笑，隱賜黃衣，其徒遂皆衣黃。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有苾蒭原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之句。然曹魏時，譯七佛父母姓字之經，言佛有婆羅門與剎利兩種：婆羅門衣黃，剎利衣紅，釋迦文佛，踵婆羅門後，衣壞色紅衣。魏書釋老志謂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易以雜色。宋趙汝适諸番志謂眞臘國僧，有家室者皆衣黃衣，其寺居者皆衣紅衣。據是以推，當佛教之初，已有黃

紅二色，非元代始有黃衣也。惟五代之時，黃衣之制，早已廢棄，而僧衣概從黑紫，故齊書王煥傳，有術士言亡高者，衣黑衣，上惡術士，每出不欲見沙門，以僧衣亦黑色故也。宋文帝以慧琳僧參議朝政，孔顗謂之黑衣宰相。元李志常謂回紇二城之僧，其爲釋迦支派者，皆衣豬衣，中國之僧，盡衣緇衣。顧歡夷夏論亦云剪髮緇衣，羣夷之服；當時之僧，重尚紫黑，從可知也。酉陽雜俎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青布袈裟。七修類藁言勝國時，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伽僧衣葱白；據是則黃赤黑紫外，又雜以青白二色矣。夫衣爲章身之具，尚質尚文，原無大係，乃華嚴經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法苑珠林云，袈裟之力，不可思議，兎

鳥食，脫五難，諸龍驚懼，衆患消除，種福避災，皆在于是。殊不知妖由人興，福由人致，達人所寶，在德不在衣，故舜禹菲食惡衣，卒成大聖，桀紂華衮榮冕，不免亡身。彼一襲袈裟，總由人製，禦寒之外，別無益驗；故魏武帝坑殺僧徒，不知凡幾，唐武宗驅逐僧尼，二十六萬，周世宗飭毀僧寺，三萬餘區，此時之僧，各著袈裟，然未嘗少顯神靈，使胥吏無由拘執，則袈裟不足禦禍，從可知矣。

僧徒受戒說

佛經四十二章，有十惡之說，出于身者三，殺，盜，淫是；出於意者三，嫉，恚，癡是；出於口者四，兩舌，惡口，妄言，綺語等是；戒此十

惡，名爲十善。梵網經有自讚，毀人，飲酒，食肉，懈怠，販賣，放火，恃勢，冒難，遊行等四十八戒，條目之分，殊覺煩瑣。毗尼藏經載五戒之目：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是爲戒律之最畧者。故許營諫晉孝武，言當今僧尼，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侵漁百姓，取財爲惠，非布施之道也。法苑珠林謂戒律當分四級：一，優婆塞戒，二，沙彌戒，三，比邱戒，四，菩薩戒，由淺及深，不可躐等；凡欲受戒之人，當在出家五衆之前，互跪合掌，恭請戒師，自稱某甲，矢願依佛，割絕妄想，其懺悔之誠，有足多者。然釋子之徒，恐人之不之信也，因加以果報之說，講十善五戒，各有功德：戒殺可以益壽，戒偷可以得

財，戒淫可以清淨，戒妄語則衆人信任，言必應機，戒綺語則天人愛敬，明人隨喜，戒貪欲則富貴自來，意念不亂，諸凡吉祥，筆難罄述。溯戒律之由來，魏明帝時，中國始有譯本；當是時朝野哄傳，羣爭快覩，而受戒者，寥寥無幾。迨梁武帝受戒捨身，爲佛弟子，而後世效其尤者，不勝枚舉：陳之武帝，後主，唐之懿宗，莊宗，元之泰帝，燕帖古思，皆嘗受戒者也。予不知古時受戒，奉行何禮，而以今日言之，眞覺有名無實：於未受戒前，幼僧報名大寺，投錢四五千，以爲脩膳之資，及期，負笈遠行，紛紛麕集，食素飯，穿法服，盡一月之長，每日諷經三四，戒師教以峭緊草鞋，橫擔柳栗，此外別無傳授；至受戒之前夕，幼僧跪方丈前，自言前

曾犯戒，今矢志改悛，不蹈故轍；翌晨，衆僧齊集，諷誦一堂，將棗質香灰，和成小丸，置幼僧之頂，插香數莖，喃喃口誦，燃火焚香，漸燒至膚，疼痛惛迷，殊難忍受，于是奮力倔强，肆口漫罵，以妄言一戒，頓卽置諸膜外；燒已，方丈給以鉢牒，爲受戒之憑；自是隨所欲之，佛寺必飯三日。此今之所謂受戒，而遵守與否，非我知也。

參禪辨

禪與傳同，言佛法之傳也。天竺國語，禪定名三昧，亦曰三摩；亦曰禪那，亦曰奢摩他，讀書紀數畧記四禪之目：初禪，性無憂故；二禪，心無苦故；三禪，極悅隨故；四禪，苦樂二忘，不受輪廻，生

滅性故。傳燈錄載五禪之說：一外道禪，二凡夫禪，三小乘禪，四大乘禪，五最上乘禪。念佛百問，與唐人詩集，又載達磨祖師八定五味，柏子石頭，如來彌勒等禪。溯厥由來，上推文佛。寶林傳曰，佛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付于迦葉，迦葉傳之阿難，阿難傳之商那和修。元魏時達磨浮海東來，托足嵩山大寺，設立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碍，寂靜等六宗之教，授法于道副，慧可，臨終，謂門人曰：道副得吾皮，慧可得吾髓；及卒，道副，慧可，僧燦，道信，洪忍，慧能等共六人，相繼授法，大興佛教，後人稱爲東土六祖。按參禪之詣，有深淺階級，忻上厭下，鈍根當念佛，利根當參禪，念佛不怕取相，參禪先要離相，參禪悟後，與佛齊肩。凡此云云：

俱出佛經。間有誠樸之僧，信其言，從其行，終宵兀坐，閉目絕想，專念空虛，凝神縹緲，迨注意久而頭顱惛暈，心目之間，金蠅飛舞，是爲參禪妙品。嗟夫！釋氏惑人，何其甚哉！宣尼之訓，思而不學，則殆；參禪之法，思而不學者也。凡人精力衰微，神情易憒，雖片刻傴僂，俄而起立，亦覺金蠅在目，如舞如飛，此神之憊，非禪之功也。如必以金蠅爲得道之證，請將釋子倒懸梁木，吾知其不旋踵而必能入道。何則？頭顱惛眩，金蠅自生也。夫心爲虛靈之體，有所思必有所向，而參禪之人，閉眼矇矓，心無定向，專以空虛寂寞，想入非非爲能事，是猶無形而欲有所見，無聲而欲有所聞，雖聖人在世，亦不能致此。然則道可授而禪不可參，即

使終年默坐，閒寂無爲，而欲其脫性忘機，果能得道，吾不知其可也。

梵書考

梵書行于中夏，以浮屠經爲最古。漢哀帝元壽元年，大月氏王，遣使伊存來東，口授是經，傳之景憲，是爲中土有梵書之始。消夏錄謂晉時始有梵書，其說非也。法顯紀謂周成王時，經律已到新河頭，此乃穿鑿之詞，不足以取信。蒙考伊存授經之後，蔡愔出使西方，得四十二章經。梁武帝製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輒自講說。後秦姚興，命鳩摩羅什，校正舊經，合於胡本。元魏高宗之世，沙門常那邪舍，譯出新經十四。肅宗朝，沙門惠生，

出使西域，又得經論百七十部。自是以後，釋子拉雜成篇，汗牛充棟，降至隋文帝時，民間佛書，多于六經數十百倍。既而唐受隋禪，太宗仍因佛法，命元裝法師，重至天竺，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德宗季年，南天竺國，進華嚴經，令僧智柔圓照，翻譯成編，分四十卷。迨憲宗卽位，有會琳沙門，以經音百三卷表獻。宋太宗興國十一年，詔立譯經院，專事講求。元泰定帝，以畏吾兒字，譯西番之經，未詳卷數。此梵書之所由來，文獻具存，歷歷可考也。梁阮孝緒作七錄，以釋氏之文，別錄于末。隋書遵用其例，亦附志末。國朝四庫全書，遺棄佛經，祇錄雜著二十五部。宋鄭夾漈通志畧，包括最多，以釋氏之書，分傳記，塔寺，論議，詮述，章鈔，

儀律，目錄，音義，頌贊，語錄等，凡十種，統計三百三十四部，一千七百七十七卷，經典猶不在內。自鄭氏迄今，著述日增，經論律三藏，卷帙浩繁，不勝枚舉。相傳四十二章經爲梵王所作，其弟子迦葉諸人，追其撰述，綴以文字，集載十二部經，附會成文，絕無意義。陔餘叢考記佛經字數：妙法蓮華經六萬九千五百五言；維摩詰經三萬七千九十二言；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五千二百八十七言；此外經言，姑不備述。然此特華文之字數耳。若天竺原文，與華文異，其言數又迥不相同也。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書後

嘗讀山海經，竊嘆說怪之書，當以是爲巨擘；後世小說家，如

張泌，閻選，王惲，任蕃，陳元祐，李復言諸人，縱設想離奇，出人意表，而援古証今，措詞拘謹，總不若是編之狂言妄語，飾怪眩奇，尤能驅睡魔而助談笑，爲古今第一異書。及觀無量壽佛經，始知釋子胡言，更甚于此。按經語云：佛頂放光，燭照十方佛界，其國土有如玻璃鏡，有純係蓮華，有名瑠璃地，黃金爲繩，七寶爲界，發光如華，或似星月，有七寶樹焉，每株高八千由旬，每葉廣二十五由旬。按梵書一由旬合四十里，是一葉之大，縱橫千里，一樹之高，三十萬里，大言如斯，可謂極矣！不特此也，經又云：極樂國中有八池妙水，黃金爲渠，金鋼爲底，池之中有七寶蓮華，六十億朶，每朶團圓十二由旬；綜而計之，雖數十地球，莫比其

大！衆樂國中，有百億寶樓，內儲樂器，不鼓自鳴，有四柱寶幢，大于須彌山萬倍，壽佛處其間，身高六十萬億由旬，眉如五須彌山，眼如四大海水，觀音之身，長八十萬億由旬，頂生肉髻，項有圓光，面各百千由旬，十指之端，各有八萬餘畫，猶如印文。竊謂佛體巍峩，至于斯極，一汗之流，足淪萬國，一聲之咳，傳徧八埏，萬廩千倉，不足供其一飽，九洲四海，亦難安其一拳，一舉足，一反手，將使歷象動搖，星辰易位，天地之大，危如累卵，質之於理，有是事哉？當今之世，歷學精明，器機靈捷，果有寶樹寶幢，高出雲漢，吾知歷數名家，早已悉心探考，安有天文士默默無言，而釋氏獨知其底蘊也？說者謂釋子之意，惟甚言佛國之福，令人

懸擬於心，陶情淑意，非眞有此大物也。予曰：壽佛經云，作是想者，除萬億刼生死之罪，身後必生樂界；然則釋子之意，以爲有是物而後作是想，非虛語也。如曰虛也，事本無因，令人虛擬，以有用之心思，消磨於烏有之事物，釋氏之罪，更難曲宥。幸而信者寥寥，想者無幾，不然，想愈切則心愈惛，心愈惛則頭愈暈，癲癇之疾，勢所必來，使舉天下盡爲獃噔人者，舍是經而莫屬，亦可駭也夫！

誦佛經論

或問佛氏諷經，始于何代？予應之曰，始于漢代。何以知之？曰于念珠知之。瓦釜漫記云：漢明帝時，西域梵僧，始造念珠，一名

應器，計一百八粒，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准一歲之義。夫念珠所以誦經也，有念珠而誦經之舉，無待言矣。事物類聚謂木魚之制，始于隋末，名僧志林所創。可知古時誦經，用應器不用木魚，不若今之梵刹，終年閣閣，聒耳蕩心，不勝煩惱。雲間悟開沙門，著念佛百問，言念佛與誦經異：誦者誦其詞，念者念其義，義以詞傳，詞以義重，二者縱不相反，而以文義言，則念貴心維，誦由口出，彼此不可相混，故當朗誦之時，不必停聲解義，迨誦既畢，而細味其旨，自然有得。癸巳類稿論諷經之益，引晉書慕容永獲徐義，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得免于難。南史載王元謨臨刑，誦觀世音千徧，忽蒙赦宥。魏書載盧景裕繫獄，誠心

誦經，枷鎖自脫。如此之事，指不勝屈，不特愚民信之，而文人以史爲憑，亦未嘗無深信之者。予曰誦經感神，原無不可，然經必合理，而後可以致福；若釋氏之經，乖大義，悖正理，信口妄言，自相矛盾：三千大千之說，爲事之所必無；恒河樂國之說，爲理之所不通；三十三天，萬八千土之說，又與天文家言，正相觸背；假令此等妄言，誦之亦可以致福，則自古稗官野史，荒謬之言，誦之亦可以積德矣。或難曰：太史氏筆削最嚴，必也事有應驗，而後載之史册，子何輕易非之？曰：史册傳此，蓋有二說：一則佛典初行，誦者寥落，文人附和其詞，以取信于當世；一則事出偶然，遇機頗巧，時人不知應驗之由來，遂以爲誦佛經而得之：是猶

醉飽于鄰家，反致謝乎行路，忘本之舉，莫此爲甚。試觀太原王恭，臨刑猶誦佛經，仍不免於殺戮。汝南周嵩，誠于事佛，臨刑誦經于市，亦莫逃夫大典。宋張淹逼民禮佛，動以千計，亦不免于禁錮。齊王奐爲裴叔業所攻，聞兵將至，還宮禮佛，竟爲軍人所殺。佛經無益，確有印證，又何用疑爲？抑嘗聞之，僧尼韈管，上下大小相同，以爲披經之手，不當致力于足衣，必也一擲遽脫，免致手中齷齪。是釋子清潔爲懷，亦云極矣，而孰知撈蒲足以汚名，而僧徒摸之甚熟焉，鴉片足以敗事，而僧徒嗜之甚深焉，淫語足以汚心，而僧徒言之甚巧焉，其餘陋行，姑不齒及，吾願酷信佛經者，加意察之也可。

佛經須彌山辨

三藏之經，浩如淵海，終歲誦之，不能遍及，加以措詞奥邃，佶屈聱牙，故爲晦隱之詞，使閱者不知所指，蓋以爲藏拙計，非眞有妙義也。雖然，瑕玷顯形，莫能盡掩。嘗閱金剛經慧會集解，覺悖理之說，不勝枚舉，其述須彌山事，尤令人絕倒。子榮云：須彌乃梵語，漢文卽妙高；陳雄云：須彌高廣三百三十六萬里，爲衆山之王；疎鈔云：須彌山王，上至忉利天，下至崑崙際，三千世界，百億須彌，是爲衆山之最；王日休云：一小世界，有一須彌，日月行運，環遶山腰，故此山之高，半出日月之上；山之南爲閻浮提，東爲弗婆提，西爲瞿耶尼，北爲鬱單越，是爲一四天下；土分四

方，每方八所，中間又有一所，共三十三所，謂之三十三天，梵語所謂忉利天是也；日月行于四天下，謂之一小世界；千小世界，謂之小千；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因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惟一大千耳。按泰西天文家言，日輪常住不動，晝夜之所以分，由地球之自轉；釋氏謂日月之行，遶山而運；然使日月果遶山腰，軌度恒平，不升不降，行見春夏秋冬，寒溫無別，地上得照陽光，地下終年昏黑，而歐洲諸國，當無車轍馬迹矣；且日在山前，皎皎其白，轉至山後，長夜不明，山之腰不能忽粗忽細，卽日之行，不能忽速忽遲，夕往朝來，千秋一致，安有冬日短夏日長，作息之時，大相懸絕者乎？當日

在山後之時，昏黑無光，暗中摸索，固莫辨須彌之寥廓，然當星稀人靜，月上中天，無不可一窺遠鏡，探視于隱約之間，試問僧徒法眼，亦嘗親見須彌耶？說者謂目力式微，不能遠及，故不得見耳。予曰：不得見亦已耳，然須彌屹然高峙，不若拳石之可移，太陽遶山而行，應亦一定不易，乃冬日出東南，夏日出東北，數月之間，遷移乃爾，是何故歟？歷象家謂，地體之厚，約二十七萬里，日輪之厚，三千數百萬里；釋氏謂須彌高三百餘萬里，半出日月之上，猶言方寸之木，高于岑樓十倍，人非癲癇，當亦共笑其愚。夫一世界已覺甚大，況釋氏之世界，多至千兆有奇乎？吾恐鄉人囈語，亦罕有及此者。

塔考

猶太古民，始創高塔，峻八層，形方正，每邊廣五十八丈，迄今尚有二層，遊人接踵，日無虛晷，稽其創建之時，猶在伏羲前二百餘載，陳迹留傳，斯爲最古。後世仿而行者，西海東邦，無地蔑有。希臘國文風先啟，羅瑪國富庶夙聞，當中古之時，塔制已行，歷歷可考。沿至今日，製造愈繁，好勝爭奇，不惜巨費，法國德辣蒲塔，高四十三丈，意國咈勞楞塔，高三十七丈，日爾曼國味恩奶塔，高四十一丈，英之倫敦德之伯靈比利時之安威大埠，俱有巨塔，天下聞名：泰西之有塔宇，不自今日始也。東方諸國，惟天竺爲首創。魏書釋老志，載釋迦生于周末，其卒也，門人積薪

焚之，骨殖粉碎，大小如粒，弟子收置于瓶，建塔供奉，是爲第一佛塔。天竺國文，塔名浮屠，猶言清淨之室；一名塔婆，譯言方塚；一名支提，譯言滅惡之地；一名斗藪婆，譯言讚嘆擁護之區。法苑珠林言，道人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散照之處，皆可建塔。夫一手五指，發影甚小也，八萬四千塔，佔地甚廣也，縱有神靈妙法，安能反掌而掩大地之光？齊書載扶南國獻牙塔，南史載槃槃國送畫塔，北史載小月氏國有佛塔，高八十丈，周三百五十步：可知寺塔漸行，廣傳西域，不特天竺爲然。吾中國重尚節儉，痛絕浮華，西漢以前，無此異舉。消夏錄謂孫權赤烏十年，唐僧會于吳地，權使人往求舍利，建塔藏之，是爲中國有浮屠之

始。自是世代遷移，俗尚沿革，梁武帝酷好佛法，大脩阿育王塔，王妃百姓，同捨環釧，供髮爪，迎舍利，佞佛之風，於此爲盛。宋武帝大明元年，印度僧盤石多羅尊，踴身空際，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按文獻續考，舍利本鳥名，佛母眼目似之，因以是稱；又凡僧人焚化之後，灰炭飛揚，迷濛滿目，亦謂之舍利，大塔之下，往往藏之。法苑珠林又謂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此又中外異辭，別立一說矣。

釋家道場說

釋迦修行，專事誠樸，當立教之初，著經典，持齋素，法術多端，概從簡約，道場之舉，未嘗創行。迨梁武帝夢見僧徒，教以水陸

之齋，醒而求其儀，以世無其說，乃撰集銓次，行禮金山，是爲道場之始。後世效尤者，陳有文帝，宣帝，趙有石勒，石虎，元魏有高允雅，王源賀，趙柔，裴植，馮熙，唐有武后，明宗，皆大啟佛事。指月錄載智者禪師居天臺二十二年，建道場十有二所。宋書謝靈運傳，有甘露道場之目。史載遼主聖宗以殺敵繁多，詔建佛事一月。道宗壽隆六年，召僧設壇內殿。元世祖酷好佛法，命作佛事於大廟，由是上行下效，隨處舉行，相習成風，亦已久矣。凡崇佛之家，有人去世，必邀緇流數十人，携經像來屋，潔廳事，陳法具，張繡帷，置鐘鼓，設懺牌，經旛，佛像等物，已而齊集一堂，身披袈裟，首戴毘羅，終日喃喃，拜起坐立，視受値重輕，以定誦經多

寡：大約受値一金，誦經一卷；受十四五金，則誦經十卷，用僧十人；受四五十金，則誦四十卷，用僧三十人；將畢，有放生，浴佛，度仙橋，穿五方，舖地燈，欵十王等名目：稱謂離奇，片言難盡；問其故，則皆以超薦爲詞，別無意義。然予謂佛教之說，以輪廻爲本，凡人去世之後，或遽投人畜，隔處遐方，雖擊破木魚，亦不能轉生福地；或其魂沉溺地獄，受苦難堪，縱使道場日作，亦不能使縲絏自開。何則？賞罰之權，操諸大造，佛教冥司，並非造物，則雖鑼鼓喧天，亦安能垂佑亡人乎？

因果無憑論

因果之說，昉自釋氏，優婆塞戒，業報四種，首列現報。法苑富

貴篇專以金銀錦繡，華屋美食，絲竹管絃，爲循誘之方。大集經叙受戒之益，謂戒殺，少諸病惱，得壽命長；戒盜，恒保貨財，遊行無難；戒貪，得大富貴，身根不缺。好生錄，衞生集，感應篇註，胎產至寶諸書，臚列尤多，不勝縷述。然楚王英首先好佛，至誠且篤，卒以謀逆自戕，累及無辜，囹圄幽深，生死怨痛，壽命之徵，未嘗驗也。趙主石勒，敬事西僧，在位僅四載而殂，子弘立，爲石虎所殺，子孫殄滅，噍類無遺，子嗣之報，未嘗應也。梁武帝三度捨身，長齋斷肉，菜羹糲飯，日止一食，卒以政令廢弛，禍亂大作，舉國之民，十喪八九，帝以憂憤成疾，再呼荷荷，俎落之慘，令人出涕，太子剛立，爲侯景所殺，子繹卽位，爲西魏所戕，子方智立，又被

刺死，帝崩未逾八載，梁之天下，遽爾喪失，富貴之榮，未嘗見也。魏胡后建永寧寺于宮側，作石窟寺于伊闕口，爲九層浮屠，高九十丈，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駭人耳目，佛果有靈，宜常申祐，不謂初困于劉騰，繼困于爾朱，直至滅國亡身，遺羞萬世，佞佛之益，未嘗著也。或謂功德之報，不在今生，故目前無報，亦不足怪。予曰否，釋家因果諸書，汗牛充棟，皆謂功德之報，卽在今生；且也立說無憑，徒尙脣舌，梵王爲法，太覽不情，卽或身後有報，亦誰肯信之歟？

天道辨

古時泰西有輪廻之說，創之者名畢達臥，性聰慧，善詞令，豪

傑過人，名聞遐邇，痛時人反正從邪，肆行無忌，欲挽回之而不可得，乃設爲驚人之說，謂今生作惡，後世遭殃，或投生貧賤之家，或降爲凶猛之獸。當時賢士大夫，俱未信從，而愚昧小民，頗多嚮往，殊可惜焉。迨佛氏起於身毒，宗婆羅門教，有人死再生之說，言世人作古，魂不消亡，或升天，或投人，或變魔，或拘于地獄，或化爲餓鬼，或降入畜類，是爲輪廻六道，此盡彼來，循環不息，歷數千刼而不止，易百萬身而無窮。立意荒唐，一言難盡，茲姑舍他道而先辨天道。智度論曰：淨天六十人，並坐一針頭，連袂比肩，不相妨礙。據此一言，似天上之人，本無形體，彼此相入，絕無阻礙，然無形體，安有坐臥之身？有形體，則六十人臀，難坐

一針之首：釋子言此，何不思之甚也？涅盤經云：天上雖無大苦，然當命終之時，軀體柔輭，爲患殊甚。新婆沙論云：天上衰相，大小各五：大者兩腋汗流，全體臭氣，小者著水瞬眼，現影失聲。夫升天，所以享福也，既升天而仍復衰憊，是既得患失，心恒不安，彼釋氏弟子，亦何取乎升天哉？正法念經廣記諸天事跡，謂天人壽命將終，天女大加侮辱：先世有偷盜業者，天女奪其寶具；先世有妄言業者，天女誣其惡罵；先世有邪淫業者，天女舉皆離背；當此之時，帝釋觀業果於殿中，叫喚地獄十八，隔處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等孽。夫婦女鴟張，世所深斥，況地名帝鄉，何等嚴肅，乃偏任羣雌粥粥，大肆搶掠之風，吾恐文佛有靈，應亦無

顏設教。且人所以升天者，以其有功焉耳，既有功不應復降之獄；如謂夙惡未消，福盡而仍歸苦道，則不如先懲後賞，使歸天之後，安享遐齡而不墮。嗟乎！辭貴能達，理貴能通，彼天道之說，眞辭不達而理不通，亦何必爲之深辨歟？

人道辨

六道傳於釋氏，諸天之外，人類爲尊。法苑珠林人道篇述意會名，語多荒謬，茲條爲三端，用徵其妄。一曰，人各有知，皆能記事，名流碩彥，道貫古今，俗子庸夫，不忘故舊，假令生靈去世，再孕爲人，是今人之魂，卽古人之鬼，一回念間，往事遺踪，歷歷可溯：此人曰：吾前生貴顯，今則賤矣；彼人曰：吾前生富厚，今則貧

矣；酒後茶餘，共談陳跡，遭逢既異，悲喜自殊，遂使惡者知非，善者益奮，勸懲之意，早寓于人道之中，不亦美甚；然驗之當世，大不其然，盡人茫茫，莫知前世，不特他人無所省憶，即釋子亦不記前生；可知人道一說，絕無依據，不足重也。說者謂鬼將轉世之時，孟婆飲以迷湯，故不復記。予曰：否，斯言謬甚：記想之功，在魂不在形，縱使全體入湯，終朝陷溺，吾知記者仍記，不能阻其追溯之心；況靈魂無形可擬，而迷湯則非口不能下咽也，鬼於轉世之前，祇具神魂，已無口腹，雖有孟婆妙手，安能勉强飲之？二曰，人情難善易惡，自古已然，設使大德歸天，巨憝下獄，其稍犯佛戒者，舉皆爲畜爲魔，不返人道，行見編氓寥落，生齒日稀：

秦漢之人，不及三代之衆，元明之世，又視唐宋而微，降至今日，天下應無噍類；而孰意不然，五帝三王以後，政教雖衰，而戶口之繁，反覺蒸蒸日上，則人死未嘗投畜，從可想也。三曰，五倫之理，最重君親，位置之分，明如觀火；人死果有輪廻，則父子君臣，相繼入世，今時之子女，卽先世之祖宗，今日之王公，卽前朝之僕隸，顚倒錯亂，何忍齒及？卽或我之先祖，未必投生於我家，然天下事遇合無常，工作不可無人，而吾僕恐卽我父也，娶妻原期生育，而我女恐卽我母也，一存此念，隨在驚疑，直使四海仁人，無所措其手足，人道之說，果足信耶？

阿脩羅道辨

輪轉六塗，一名魔道，梵言阿脩羅，亦名阿素洛，非鬼非人，別成妖祟，性諂曲，好戰鬥，稱兵興師，日爲常事，八臂三頭，容貌醜惡，身長數十萬里，日月諸天，行其頂上，直立海中，水不及膝，舉拳把日，伸手擎雲，隨所欲啖，物自生發，惟末後一口，必變青泥，故吞吸之時，殊形艱苦；女魔懷孕，動輒千年，生男多醜，生女多美，其居處或在地上，或在須彌山北，或在鹹海之中；國土之大，八萬由旬，周有欄楯七重，俱飾金銀珍寶，花果池園，無物不備。業報差別經，具述阿脩羅事，謂入是途者，俱由十業：一，身行微惡，二，口行微惡，三，意行微惡，四，起於憍慢，五，起於我慢，六，起於增上慢，七，起於大慢，八，起於邪慢，九，起於慢慢，十，迴諸善根，向

阿脩羅趣。凡此云云，皆見佛典。予涉獵及此，竊嘆佛氏愚人，尚未得計。何則？凡事必有所似而後可以惑人也，彼三頭八臂之身，失之太怪；把日擎雲之舉，失之太狂；食變青泥，懷孕千年之說，又覺情節支離，粗俚可笑；以此告人，誰不鄙薄？愚嘗考天文家言，太陽之輪，大於地百三十萬倍，去地球三百四十兆里；魔國之廣，僅八萬由旬，合中國三百二十萬里，較日與地相去之遙，猶不及百分之一；阿脩羅手，果能把日，吾知魔國雖大，猶不能安其一足；況坐草臨盆，生男育女，築宮室，創亭臺，闢園囿，造城郭，用武興兵，交鋒對壘，皆佔地界，而魔國已無隙土，不知更在何方？且阿脩羅生於父母，其必先侏儒而後魁梧也，陽精麗

天，高不可階，罔脩羅誕生以後，必日長五六千丈，乃可於二百年後，仲拳捫日，不然，飛舉無由，終嗟遠隔；釋子之徒，當亦自愧其矛盾矣。

畜生道辨

世俗罵人曰汝畜，受之者必悻悻不平。予謂釋氏罵人，尤甚于世俗。何則？佛家業報經，謂投畜由于十業，意念偶愆，亦在其目；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少有過而遽入畜道，天下幾無一人不當爲畜矣；此非大罵，不知更有何罵乎？夫畜道之不通，厥有六証：一曰，物類孳生，逾于黎庶，春時蜂蝶，夏日蚊蠅，空際蝻蝗，海中魚鼈，及時資生，動輒億萬，卽使舉世人民，紛紛物故，亦不

能于數月之間，投生如許多畜；如曰牲畜之中，或具神靈，或具獸性，原非一轍，則同爲一物，差等迥殊，而窺厥行爲，絕無分別，不可解已。二曰，人死爲鬼，秉性最靈，牛羊犬馬之身，果有人鬼依附，行見義食則食，不義則否；犬吠小人，不吠君子，牛蹊道路，不蹊人田，凡此等事蹟，從未一覩，抑又何也？三曰，造物生材，各因其用，牛耕馬負，自古已然；借令人魂果在獸身，不特殺之不仁，而勞之亦覺太忍，古聖王訓農訓織，要皆釋氏之罪人，淸夜問心，安有是理？四曰，人爲萬物之靈，以其有魂故也，世人果變畜生，卽畜生亦具魂鬼，形容稍異，禀性皆同，人非靈于畜類，又烏得居禽獸之上乎？五曰，小人徇欲，惟畏羞慚，匪類橫行，每嗟

力弱，一朝作獸，廉恥俱泯，縱意逍遙，隨心放蕩，蜂蠆蘊毒，蛇蝮懷瞋，鴿雀嗜淫，豺狼逞暴，狐狸循貪鄙之私，虎豹肆風狂之性，名爲受刑，實則縱欲，勸懲之道，豈其然哉？六曰，法苑畜道篇，謂第一大鳥，長八千由旬，合三十二萬里；第一大獸，繞須彌山七匝，頭如山頂，尾在海中；第一大魚，長七百由旬，合二萬八千里，鼻似太山，口如赤谷。此等異形，駭人聽聞，地輿雖大，萬不能容，而立說之謬，從可見矣。

餓鬼道辨

餓鬼之說，始自左氏，迨佛教行于中國，又雜以餓鬼之道：梵言閃多，亦曰希求，凡人貪嫉，邪佞，諂曲，欺狂，有財不施，營求非

分，或枯渴而死，或因飢而亡，後世皆歸是道；面仍似人，心猛如獸，髮蓬亂，身裸冽，腹大如山，喉小如針，日常垂涎，鼻恒流涕，頸如餓狗之腔，脚若枯槁之木，不聞漿水之名，永絕粃糧之味，分風上下，行雨去來，力別盈虛，品分貴賤，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本爲其居處之所，然大都飄蕩人間，絕無定宅，依高廟，附重樓，住空山，棲荒隴，壽屆萬年，從未鼓腹，艱難困苦，口舌莫宣；甚有食糞，飲血，吞毒，伺厮等鬼，凡三十六種，汚穢卑微，不堪齒及。夫人死爲鬼，事有固然，然昌黎原鬼謂無形與聲，安有氣？是氣且無有，而如針之喉，如山之腹，更不知何所依著？佛家五道經云，餓鬼大者，長一由旬，合四十里，短者如有知小兒。觀佛三昧經云，

最壽餓鬼，生八萬餘歲，其餘壽命，修短不齊。竊意鬼果有身，宜其不食而餓，然世人每日一飧，尚覺枵腹難堪，飢至七八日後，未有不力盡而斃命者，況餓鬼之軀，高數十里，其需食養生，當萬倍于我儕，乃反飢腸轆轆，生活自如，揆理度情，必無其事。且夫氣血涕淚，皆飲食之變化也，餓鬼粒不沾脣，而血則常流，膿則常出，是猶無火而恒炊，無光而恒照，非人至愚，皆知其不可。或者西隣東郭，路祭紛紜，奪肉偷羹，可延殘喘，然而未也，大房籩豆，徒循孝子儀文，旨酒嘉肴，盡入生人口腹，雖有物而餓鬼未嘗偷食，更不知其何以度生？自來奸宄爲非，莫甚於惡鬼，妖妄乖戾，遠出生人，則食糞伺厠，愚夫不爲，而謂餓鬼反帖然承

順，可信否耶？

地獄道辨

知新錄謂地獄之名，本於宋玉招魂篇，自魏晉以下，文人始演其義，附之釋氏。其說非也：蓋佛教昉于周末，有六道卽有地獄，梵言泥犂耶，亦名那落迦。郎仁寶引夷堅論，執無地獄之說。竊謂其獨破釋家之妄。何則？死而速朽，盡人皆然，縹緲孤魂，原無跡象。法苑記地獄之刑，謂猛火燒身，長叉挂肋，舂頭擣脚，裂膽抽腸，肉盡戈劍之端，骨破枯骸之側，一若本身之外，別有一身也者，其妄一。蠡海錄地獄之數，一十有八；玉歷鈔傳謂地獄惟八，分一百三十八重；法苑謂一百四十二重；觀佛三昧經謂

一百八十重；立說紛歧，實難憑信，其妄二。相傳地獄十殿，在沃燋山下，有活大黑蠅，叫喚熱惱，阿鼻等名目，縱橫三千三百由旬，合十三萬二千里，幅幀之廣，遠過地輿，其妄三。釋氏謂地獄中有木橋，油釜，鐵網，刀劍等物，一若九泉之下，亦有河梁屋宇，無異人間者，其妄四。鏡之爲物，可以照當前，不可以照已往，可以照有象之容顏，不可以照無形之心迹；釋氏謂地獄之中，有孽鏡臺焉，高丈餘，大十圍，上懸孽鏡臺前無好人七字，作孽之魂，一至鏡前，自見醜惡；是以無形而變作有形，爲理之所不可，其妄五。釋家地獄中，有望鄉臺焉，長八十一里，高四十九丈，上下六十三級，劍樹爲城，刀山爲坡，惡鬼登此，望鄉甚近；然地輿

之象，圓而不平，百里之遙，尚可相望，遠至數百里外，山河阻隔，目力難施，況地獄不在世間，縱有離婁之目，亦不能隔壤而觀，其妄六。閻王經載十殿閻王之譜，一蔣姓，二歷姓，三余姓，其餘七王，皆有姓氏，誕日生辰，歷歷可考；然則閻王亦古之生人耳，身且不保，何能執政于冥間？其妄七。有此七妄，吾將別有所畏，而絕不畏釋氏之地獄矣。

地獄問答

予於釋家地獄論之詳矣，客有閱是論而問天主教所言地獄者，予應之曰：子何故問？曰：孔子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綜觀四子五經，

何在無勸懲之語，而所云惡報，皆身家之禍，未有地獄一語也。予曰：使有人於此，好荒淫，性殘虐，上不忠君，下不愛衆，殺人縱火，無事不爲，一旦溘然去世，子以爲有罰乎，抑無罰乎？曰：福善禍淫，理所必至，安有作惡一生而身後無罰者？曰：然則何以罰之？曰：人死則氣散，氣散則魂消，消散卽其罰也。予曰：否否，罰必致苦焉而後知悔，魂苟消亡，苦於何寄？消散卽所以免苦，罰云乎哉？客曰：惡人子嗣，必遭困厄，室家之敗，斯其罰矣。曰：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惡人之後，未必有辜，舍有辜而偏罰無辜，勸善之道，斷不其然。客不能答，尋思良久，既而曰：冥世固不可無罰，然子言身後之罰何如？曰：地輿中有大火焉，時而裂山上

達，燭漢凌霄，時而熱氣旁通，泉溫水沸，此猶其小焉者；推而下之，至地球中央，有大窟一，名曰地獄，高深不知幾千里，鬼卒充盈，火燄蓬勃，恒無光明，不分晝夜，千慮齊來，萬苦叢集，片刻之困，遠勝百載之刑，一息之焚，甚於終身之病，求出不得，欲死無由，哭泣哀號，永無底止，縱歷億萬千年，仍是受刑未盡；今天下不法之徒，姦淫貪吝，犯上忤親，生世多年，徒求勢利，逞情縱慾，無惡不爲，忤拂天良，鄙棄眞教，如是之人，死後皆歸地獄。客聞言惕然曰：洵如子言，誠可畏矣，然安知必有地獄而驚避之？予曰：泰西有聖經一部，爲大造所授，其言地獄之苦，至詳且切，此一証也。西海名賢德士，有神遊地獄者，其所述斑斑可考，知必

不謬，此二証也。宇宙間形形色色，無一非大造所生，世人食德飲和，不知報本，反縈情于奸宄貪暴之中，注意於飽煖安閒之際，死後主宰震怒，必加重刑，則地獄之設，爲理之所必然者，此三証也。客曰：諾，謹聞命矣。

戒殺生論

天地之間，人爲貴，鳥獸爲賤，貴可以用賤，賤不可以用貴，此情此理，天下共知。惟釋教行於中國，尙小惠，矜僞慈，不察貴賤之別，徒以保命爲詞，意謂蟣蝨貪生，螻蟻避死，憐兒之鹿，舐瘡痕而斷腸，畏患之猿，望弓影而垂淚，人心物性，殊類同情，凡人多全一命，卽多立一功，苟日增而月累，斯行廣而德崇，慈滿人

寰，名通天府，蕩空障怨，祉萃今生，培積善根，慶餘後世，何忍操罟以入海，携網以登山，得魚而投諸甑釜，獲兎而遽上刀砧？此等語言，出自釋氏，欲竟述之，日猶不足，然揆諸先聖所爲，覺此說實不足依據。何則？伏羲氏教佃漁，燧人氏教烹飪，虞臣焚山滅獸，孔子割正而食，先王之制，大夫殺羊，士殺犬豕，老者七十食肉，數罟因時入池，狐貉重裘，非殺不制，冠婚大禮，非殺不成；借令宰割飛潛，果乖大義，是古聖王造孽已極，又何能爲法於後人？或曰：仁民愛物，明訓昭然，戒殺所以成仁也，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未言愛畜；又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未言立畜：蓋品類分殊，原難同視，釋氏混而一之，亦已惑矣！原夫大造生材，

本爲人用，竹木可以成器，故伐之；菜菓可以充飢，故割之；牛羊鷄鴨，俱可以養人，因故而烹，有何不可？如必豢養畜牧，徒自辛勞，則兩大間虛生是物，無裨羣靈，大造之明，斷不出此。況猛如虎豹，毒如螫蠆，害禾如蝻蝗，嚙人如蚊蚋，卵生胎育，動輒千萬，悉力殲除，尚難滅跡，愛而惜之，益熾其毒，行見父老啼飢，漁獵失業，不特生人無以爲活，且獸蹄鳥跡，交徧國中，世界將成巨藪，達人之論，果如是乎？夫釋家之謬，先在輪廻，後在戒殺；世人作惡，果當投牲，則殺人不仁，殺畜亦係大惡；然而非也，人靈物蠢，愚昧同知，靈者不可戕生，蠢者何妨失命？我願佛門弟子，先悔輪廻之妄，乃自知殺生之戒，爲不必守，亦不屑守者。

放生論

放生之舉，由來已久：大禹治水，驅蛇龍，放之以除其害；高柴存心仁厚，啟蟄不殺，放之以遂其惻隱；成湯去網三面，宣尼釣而不網，子產畜魚於池，皆以廣其族類：類不廣，則用不足，害不除，則民無以生，是二者爲理之所必然；若惻隱之當遂與否，要觀遂之合理與否，合則放生，不合則否，斯理易曉，無容疑也。予謂釋氏放生，跡近惻隱，而其違理之端，昭然苦揭：一則放生之義，本乎戒殺，戒殺之義，又本輪迴：以人變牲，悖理殊甚，立說無稽，其事何裨？二則釋氏恒放魚鳥，罕及牛羊，厚此薄彼，立心已偏，博施汎愛，當不其然。三則鑿池買畜，動費千金，以有用之貨

財，作無益之舉動，達人智士，詎肯出此？四則放生之後，尤須豢養，白米青葱，投入溝壑，魚鼈多食斗升，卽貧民乏糧數日，賤人貴物，一至於斯，還問寸衷，曷堪自已？五則放生之意，雖本慈悲，然馬負牛耕，終年不輟，不特他家如是，而佛氏亦未嘗不然，是釋子之所爲，大不合放生之旨，言不顧行，何以教人？六則衣食累人，天下皆是，漁夫獵戶，惟利是求，初捕一畜而售之，再捕一畜而又售之，今日所擒，安知非昨日所縱，同是一牲，出售數四，徒充捕戶之囊，難保飛潛之命，無謂之事，莫此若矣！予觀因果諸書，其言放生之報，似鑿鑿有証，謂孔愉放龜，祿至封侯；宋祁渡蟻，榮登上第；隋侯濟蛇齊野，珠報千金；屈師縱鯉元村，壽增

一紀；捨一鮮鼈，病婢遽痊；拯一溺蠅，酒匠脫罪；此等記載，不勝枚舉，究其實皆巧遇之偶然，釋子誤爲果報，亦已誣矣。夫牲畜無靈也，雖欲報恩，何能爲力？大造未嘗禁殺，又不以放生爲功。按放生之池，始於隋代，傳自梁武，保畜果有奇勳，造福應亦不少，然隋社早絕，梁武亡身，因果之談，實無憑証。由是推之，無故而殺，其弊在奢，有故不殺，其弊在惑，使又從而放縱之，是奢與惑併見于一事矣，烏乎可？

理窟卷六

儒教論

朱襄造字而儒教始，屈指迄今，已四千八百有餘載，其間名賢代出，王者迭興，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儒教正宗，彪炳數千年，仰之如泰山北斗；孔子歿，曾子子思孟子之徒，繼傳其道，承先啟後，不爲邪說所混淆；荀子楊子文中子，雖不違儒家宗旨，然得其一偏，未免爲明人所鄙；老子列子鶡冠子，則立說離奇，與古聖王顯相懸絕；嬴秦以後，古書殘缺，六經雖在，舛悞良多，考据家駁斥多端，謂非古儒眞諦，然括其義而闕其疑，猶可見古人立說之正，與腐儒謬論，實判天淵。何則？古儒之學，

首重上帝，上帝者天之主宰也，昭事有郊社之儀，對越無疑貳之弊，祈上帝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敬上帝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上帝之外，先重百神，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諸天神皆有祭祀；其次則事君以禮，報國以忠；又其次則孝養父母，雖菽水亦可承歡；外此則修己成仁，待人仁恕，敦友誼，別男女，正綱常，明刑政，凡此明訓，顯有可徵。自宋代以後，理學大盛，類皆折衷於朱子，以爲大道未湮，賴朱子爲砥柱，不知古義失傳，實朱子導以歧路：六朝五代以前，初無理氣之說，自朱子因程子之言，重加闡發，遂謂天卽是理，理卽是氣，萬口同聲，羣相附和，將蕩蕩主宰，抹殺不論，徒存心於尋常

日用之微，專志于動作云爲之細，一若理氣之外，別無歸原之學。後世注疏家又從而推廣之，千編萬卷，詞繁意歧，至今日而欲斥其非，反覺無由置喙。昔王陽明謂朱子晚年，大悟舊說之非，痛悔自誑誑人之罪，已不可勝贖。然則後之讀其書者，烏可從其說，而重其過歟？

古儒眞訓多失傳說

六經稱載道之書，所述大都陳迹：春秋書禮樂專事記載，自不待言，易主卜筮，詩言性情，亦未嘗詳言道學；惟魯論言克己之旨，大學闡格致之義，中庸講愼獨之功，致思似乎精密，然己何以克，意何以誠，又渾漠其詞，未經宣發；若謂古儒眞訓，盡在

於斯，我不信也。外六經而求之諸子百家，則如蛙鼓蟬琴，紛紛聒耳，欲卽是以知聖賢正學所在，更不可得。故楊子歎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謂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唐明皇歎夫子歿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蓋六經于秦火之後，所存皆煨燼之餘，所傳皆糟粕之餘，去古愈遙，源流愈失；韓愈與孟尙書書，謂秦滅漢興，古書殘缺；卽後儒如歐陽永叔，蘇東坡，鄭夾漈，朱晦菴，亦皆極言古訓淪亡，無以爲後世法。說者謂周季文教大開，讀書者不知凡幾，當此之時，父子師生，遞相傳授，聖賢之道，詎至遺忘？則書或亡，而理常存，今古應無二致。予曰：否否，周人年十五而入大學，東膠虞庠，

法制周密，然削荆爲筆，取汁爲墨，編蒲劈竹，工費浩繁，負笈不免險阻，動輒數年卽堆，積而摹勒翻閱之，亦覺太爲累墜，以故三代之學，大都由于口授，諸生入於耳而識於心，能不漏遺舛誤？況楊朱墨翟，異學爭鳴，聽之者涇渭難分，安能專志？加以祖龍禁令森嚴，朝野莫敢諷誦；漢興，追覓亡書，已寥寥無幾，或殘編斷簡，出自空牆，或昏眊老人，口傳一二，其間闕畧不全之處，隨在皆然；孝武帝廣求書籍，累積如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考厥由來，大抵時人僞撰，則古訓之不傳於今日，章章明矣。乃文人一得自矜，詡詡滿志，以爲儒學之外，別無義理，亦不思之甚矣。

歷朝遺書考

嗟夫，古籍之不傳也久矣！宣尼生于成周之末，已嘆文獻不足徵；子輿氏生于戰國時，亦謂盡信書，不如無書。然當此之時，內史掌邦家之法，外史掌五帝之書，藏守既嚴，保存亦易，典册經文，應未殘缺；故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自祖龍焚毀典籍，坑埋儒生，下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燒之，於是古帝王典謨訓誥，不傳於世。洎漢興，訪求蠹簡，博採殘編，設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劉歆彙合羣書，得三萬三千餘卷；既而王莽作亂，禍起長安，圖書數百萬卷，俱付祝融，秦火燼餘，至此而盡歸烏有。光武中興，好經術，重儒林，采求

殘破之文，補綴遺佚之稿；後董卓反，圖書二千餘車，俱失於兵燹。自是以降，南齊火焚秘閣，亡書九萬餘卷；隋宋遵貴遷書覆舟，亡數十萬卷；唐安祿山反，亡書八萬餘卷；黃巢之禍，亡書一十二庫：屢經浩刼，澌滅殆盡，其所幸存者，蓋寥寥無幾矣。或謂秦王焚籍，尚幸壁間有存，歷代雖澌淪亡，民間尚有私蓄，故亥豕魯魚之誤，容或有之，至謂其散失全書，未免言之太甚。予曰：古書難傳，不若今書易廣。何則？伏羲氏刻木，軒轅氏刀書，虞舜用竹筆，秦代蒙恬始用兎毫，後漢蔡倫始作紙料，是炎漢以上，抄錄實難，雖奇零小本，非有力者不辦，況五車三篋，動輒多金，苟非豪富之家，斷難置備，則書籍既亡，何從補繕？而今世所傳，

其爲殘編斷簡也無疑。

大學中庸考

周制自王公以迄庶人子，八歲入小學，教以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法；年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古人爲學之次第，卽大學一書所由昉也。中庸大旨，卽帝堯允執厥中，虞舜精一執中之義：天命率性，道心之緒也；擇善固執，精一之旨也；君子時中，執中之謂也。毛氏大學證文言孔子歿，其徒共撰所聞，以爲大學，漢賈逵則云，孔伋居宋，懼先聖之學不傳，遂作大學；宋王伯厚又以大學爲曾子所作；數說不同，未詳孰是。程氏明道祇言大學爲孔氏遺書，不言誰著；殆以世

遠年湮，無由稽察，故作此模棱語耳。中庸自唐宋以來，世以爲子思所撰：晦翁中庸章句叙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又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然葉書山庶子謂中庸爲僞託之書，其罅隙無心而露：蓋孔子孟子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子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頹乎；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見之山，人之常情也；中庸則獨引華山，明係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爲漢儒僞託無疑。竊謂古時弟子稱師曰子，猶言夫子也；魯論二十篇，爲七十二子所作，凡孔子之言，皆稱子曰；若孫之于祖，則不稱子而稱考：

尚書記武成之言，一則曰文考文王，再則曰穆考文王，此明證也；乃中庸隨在稱子，未嘗稱考，書非子思所作，又可証矣。按大學二千一百六十七字，中庸四千一百五字，西漢傳禮記四十九篇，學庸在其中；是漢時附于禮記，未嘗專行於世；至唐代始見單行，宋時朱程二子，又撰學庸章句，遂與論孟稱爲四書。此學庸之所自來，迄今猶可考也。

孟子考

漢書注云：孟子鄒人，字子車，一作子輿。世稱孟子受業于子思，非也。考宣尼夢奠之年，伯魚卒已六載，子思享壽六十二歲，去孔子惟四十五年，孟子則生於子思歿後，其不能受業于子

思，從可想矣。前漢書載河間獻王得古文孟子。或又謂：孟子無古文，與前說異。溯自炎漢以來，是書盛傳於世，有趙岐陸善爲之註，張鎰丁公著爲之音；漢儒孟子註，惟趙氏一書，傳至今日，其餘皆泯滅無踪。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有能通其義者，科選同明經。宋淳熙朝，以孟子編入四書，延祐朝又以孟子懸爲令甲。文獻通考引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學游於諸侯，時君咸謂其迂闊，莫能聽納，于是退而集論，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其外書四篇，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之眞本也。史記云：孟子以所干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

事，作孟子篇，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唐林愼思作續孟二卷，謂孟子七篇，非孟軻自著。韓愈之說，與林氏同。溫國文正公作疑孟，謂瞽瞍殺人之事，非孟子之言：按孟子記遊梁，遊齊，所見諸侯，皆稱其謚；然子輿氏生時，諸侯未必盡故，安得概以謚稱？又梁惠王元年，距平公之卒，凡七十三年，孟子初見惠王，王稱之曰叟，夷考其年，孟子必不後平公而卒，又安能預知其謚乎？觀此則孟子非孟軻自著，有昭然若揭者矣。

毛詩論

上古無文字，下民有感於中，惟嗟嘆嘻吁，歌謠諷諺，以洩其磊落不平之氣；當是時，欲求音響節奏，宛轉抑揚，必不可得。迨

文教興，禮義修，野有誦詩之士，朝有采風之官，于是觀俗知政，寓勸懲，別善惡，皆惟詩是賴。史記孔子世家云：詩本三千餘篇，宣尼去其複沓，正其繁亂，凡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皆從而刪削之，存三百十一篇，後世又亡其六。今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者，因闕者已不可攷，故惟計今存者耳。秦火時，詩未藏於孔壁，其所以得傳者，想以時人轉輾諷誦，不去於口，不若他書之罕有人知，故易失也。漢興，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至晉而亡。齊人轅固亦傳詩，亡於魏。燕人韓嬰作韓詩，至今尚存，罕有誦者。最後趙人毛萇，一作毛長，自稱受詩于子夏，作詁訓，是爲毛詩。分四帙：一曰國風，凡百六

十篇；二曰小雅，凡八十篇；三曰大雅，凡三十一篇；四曰三頌，凡四十篇；統計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六字。或謂毛萇受詩于魯人毛亨，故萇稱小毛公，亨稱大毛公，此說見消夏錄，未知何本。至詩序之作，尤覺議論多歧：或謂孔子手筆，或謂子夏撰著，或推國史，或歸衛宏，鄭氏謂諸序本合一篇，毛氏分置篇首。愚按詩註之意，多不合于孔子編詩之義。何則？詩以言志，非以誨淫；孔子言詩，嘗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乃毛詩小註國風百六十篇，其爲男女相悅之辭，幾居其半，又如桑中溱洧等篇，云係詠男女私奔之事，淫詞褻語，無異野史稗官；孔子心存風世，詎肯列入正經？昔季桓受女樂，孔子三日卽行；言爲邦之要，

則曰放鄭聲；豈洙泗譚經之際，獨取風人媟嫚之詞，使諸弟子同堂肄業耶？意者國風好色而不淫，好色者好正色也：古者人情敦樸，夫婦端莊，以其相親共睦之詞，發爲微吟，播之絃管，孔子不從刪例，正以明人倫之正，未可以艷詞比也。

小戴禮考

古之禮經，亡於秦火，禮記乃後儒編纂成書，非出孔子之手，故詩書孝易春秋，俱以經稱，而禮則獨名爲記也。晁公武曰：公孫尼子作緇衣，呂不韋作月令，漢博士作王制。蔡邕曰：周公作月令，隋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後劉向考校經籍，得一百三十篇，明堂陰陽記三

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漢儒戴德刪厥煩重，存八十五篇，是爲大戴記。德兄子聖，又以大戴書刪存四十六篇，是爲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爲四十九篇，卽今禮記是。愚謂蔡邕隋志之言，俱難盡信：蓋禮記九萬九千八字，概由漢儒擬作，試揭一二以辨之。仲尼燕居載：言遊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夫七十子問詩問禮，魯論記載甚詳，從未有自出己見，以詰夫子者；言遊列四科之選，何竟若此冒昧耶？檀弓載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始得合葬於防；然孔子生而多知，母方在生，必早問父墓所在，況

周制殯淺葬深，行人尚且得見，豈孝如孔子反未之知耶？哀公問載：孔子愀然作色者二；按孔子事君盡禮，踧踖與與，常形敬謹不安之貌，豈承哀公之問而改其常度乎？禮器載：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齋戰爲夫子所愼，行軍則臨事而懼，祭則致其如在之誠，孔子之心常以不受福爲慮，安有自許爲必受福哉？闕黨童子將命，孔子嫌其居位並行；而曲禮則曰：見父之執，不敢進，亦不敢退；是直置之頑然寂然之地，不能擅行寸步，豈理也哉？綜此數事以觀，禮記爲漢儒僞撰，無庸疑矣。

今儒論

孔子言儒行十七條，立身，行政，好學，交友之道，詳哉言之，不

遺巨細，宜魯哀公聞之，謂終歿吾世，不敢以儒爲戲也。降至今茲，大不古若，有名列儒林，而燒香禮佛，懸符學仙，凡二氏之法術，無一不爲者，是爲俗儒；有通文達義，而姦淫烟酒賭博詞訟，皆其所嗜者，是爲陋儒；有文學精而利心重，課徒必爭脩脯，交友務較錙銖，幾不知見利又當思義者，是爲小人儒；有斤斤於章句之學，兀兀於帖括之藝，一若道義盡在于是，別無正學可求者，是爲迂儒；有終其身埋頭故楮中，徒以多記爲功，絕不辨菽麥者，是爲愚儒。我嘗求之于俗儒，陋儒，小人儒，迂儒，愚儒之外，而得通儒焉，經史無不明，從事於天文地理推算等學，不以異方之學而鄙之；又得大儒焉，理義熟，文辭妙，以平日之所知，

出而施諸當世，猶綽綽有餘，大名垂宇宙，偉烈震古今，如是者不可多得，千萬人中不過一二而已。又嘗論之，通儒百之一，愚儒百之三，迂儒十之四，陋儒小人儒二十之一，俗儒十有六七，此品藻之大畧，雖不中，亦不甚遠也。陋儒大拂聖人之道，非眞儒；小人儒爲孔子所斥，非眞儒；迂儒愚儒，固執不知通變，非儒教之正宗。去此數者，而所謂眞儒，不知尚有幾人。彼自信爲眞儒者，盍亦撫當躬而一問也乎？

文昌主科第辨

文昌星名，居北斗之左。道家謂上帝命張氏子，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世人遂羣然敬奉，禱祀之文，於今爲盛。文獻通考

明史禮志皆謂張晉人，名亞子，籍隸梓潼，居七曲山，仕晉立戰功，亡於陣，蜀人慕之，爲之立廟；唐元宗追封左丞宋太祖追封烈王，元時加號帝君，命天下學校，皆祭祀之。凡此皆史乘所傳，似可依據，而蜀淸虛觀碑獨以張爲唐人，名亞生越中，俊雅善屬文，官至宗師，有功文教。竊謂姑無論爲唐人，爲晉人，總不出負氣之倫，不得謂科第之權衡，由其所主。何則？周制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漢制尙射策對策，問以政事經義，觀厥文詞，用定高下，是考試昉於三代，不自唐晉始也；當亞子未生以前，六藝掄材，由來已久，當此之時，文昌之說，未嘗一見；迨亞子歿而忽爲陰間主試，一若前此無司文之神，自有亞子而得司文之柄，此

事殊難索解。夫國家設科取士，重文才不從請託，亞子果主功名，將擇才而與之歟，抑不擇才而與之歟？不擇才而與之，是失之濫，非正神所爲；擇才而與之，是因才而得科名，非佞人所可僥倖，燒香禮拜，徒自辛勞，還問儒生，應亦愧悔。溯自文風日下，末俗澆漓，士子敬神求名，比比皆是。然子張干祿，孔子猶且非之，可知名以功成，自有定數；千萬人同敬文昌，必不能使千萬人同膺青紫：厚於此而薄於彼，非公道所宜然也。說者謂遺殃積善，先世之行事各殊，故子孫貴賤，亦因是以區別。然文昌亦人也，畢世之聰明有限，一生之智慧易窮，中邦二十二省，文人不止數十萬，祇有文昌一人，既不知衆人之優拙，更不知先世

之功勳，欲有所施，定難得當。且余所駁詰者，猶不在是。文帝化書儒家所重，其言變化之跡，實足令人齒冷！按化書云：文昌始化於周，名張善勳，以醫術聞；宣王時，又托胎孀婦之懷，久而始生，名張忠嗣；戰國秦惠王時，又變一奇大身形，首穿山頂；迄西漢初，又名趙王如意，爲呂氏所殺；至宣帝時，爲金色蛇；章帝時，爲邛池龍；東漢順帝之世，西晉武帝之世，北宋哲宗之世，皆曾化身；誕妄不經，形跡甚怪。竊謂以人投畜，釋氏之謬談，隔世化生，道家之妄說；聖賢設教，未嘗出此，俗人不察，從而信之，亦已惑矣！

三教堂論

三教堂不知始于何代；唐太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博士，相與駁難，曾下詔曰：朕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三教雖異，善歸一揆；意者三家一致之說，卽由是昉乎？文獻通考載宋仁宗時，有沙門契嵩撰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証三教一源，輔相其理，當是時猶未有所謂三教堂者。文廟祀典考載明英宗朝，民間繪佛老孔子三像，名三聖祠，永川訓導某上疏言其非，上勑禮部禁革；是三教堂明代已行，絕無疑義。相傳衍聖公奉母命而作，未詳何據。印雪軒隨筆記萬全縣有三教堂，內供塑像三：釋迦居中，孔子居右，老子居左；其義謂三教殊途，皆以行善爲本。自明迄今，相沿成

俗，不特永川萬全等縣有之，卽他處亦屢有所建。道光十六年，汪振基奏山西壽陽縣及遼州甯武等郡，皆有三教廟，上諭內閣通行禁革。今江浙間，猶有一二存者，已無人重修堂宇，重建奠輪矣。愚謂三教之不可合一，無異水火之不可兼併也。何則？佛教尚空寂，道教尚虛無，儒教尚誠實，三氏意旨各不相同；佛教起於釋迦，道教起于寇謙之，儒教起于孔子，三氏胎原，又各判別；儒者言人死爲鬼，或言四十九日而氣散，羽士煉丹服藥，專講尸解，佛氏有輪迴之說，投人投畜，輾轉靡窮，三氏歸宿，亦覺迴殊；牟尼嚴戒殺生，一蛙一蟻，均當愛惜，羽流朔望守齋，平時食肉，儒士祭奠刑牲，七十食肉，三氏誡律，各分差等；或尚符

籙，或尚經懺，或尚修省，三氏功課，顯見分殊；或重出家，或求名位，或貴養生，三氏趨向，更非一轍。竊以謂理無二致，教亦惟一爲眞：儒教是，則二氏之說非，二氏是，則儒教之說非；苟三氏皆非，則當別求眞教。謂一教而尚虛又尚實，尚刑牲又尚戒殺，尚出家又尚仕進，矛盾如此，豈理也哉？說者謂宣尼云：三人同行，擇善而從；三教各有所長，何妨取其長而舍其短，俾大道統歸一致？予應之曰：集異爲同，原無不可，然必衆說不相反，而後可以一貫；乃三教之理，適相牴牾，雖聖人在世，亦不得合之；不惟難合，而且互毀：北史李瑒斥釋氏曰，佛法鬼教也；明邱濬曰，浮屠眞大亂之道，三代聖人所必誅；梁武帝重釋輕儒，謂釋道如

日，儒學如星，明昧迥殊，相懸天壤；朱子語錄引佛家言曰：佛道精巧，孔子所不能及；抱朴子曰：仲尼不能沉靜，自守無爲，故老子責其驕氣淫志，於以知仲尼不免俗情，非學仙之人也。據是以言，三子皆尊己而鄙人，烏可併爲一教哉？

理窟卷七

風水論

風水一名堪輿，許愼注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郭璞葬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周禮疏有堪輿出自黃帝之語，然黃帝宅經考古家皆知其僞，則作疏者殆亦穿鑿言之，何足深恃？五雜俎云：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求吉地則自秦樓里始。史記日者傳有堪輿家曰不吉之語，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書十四卷，則秦漢之間，已有是說，特未嘗廣行耳。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授璞青囊中書九卷，後爲門人趙載所焚，惟璞所益葬書若

千篇，傳誦于世；是爲風水盛行之始。自是以來，傳流愈久，著述愈繁。唐志有青烏子三卷，爲王璨新譔，天機素書四卷，爲邱延翰譔；宋之吳克誠撰天玉經外傳，廖瑀撰九星穴法，元之劉秉忠著玉尺經，明之劉基著披肝露膽經，李國木著地理大全，羅珏著地理總括，黃愼輯堪輿類纂，國朝孫光晟作畫筴圖，撼龍經，梅賓之作墳宅便覽，潘咸之作尙書天地圖說，此皆術士之著名者；他如楊救貧，張子微，周景一之徒，猶非堪輿家巨擘，不足論矣。趙氏耘菘謂後世風水之說，分爲二宗：一曰屋宅法，始於閩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以星卦爲主，陽山陽向，陰山陰向，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一曰江西法，肇于楊筠松，

曾文迪，賴大有，謝子逸諸人，其爲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終，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以定向位。唐明皇至金粟山，見虎翥龍盤之勢，命千秋之後，埋葬於斯，此帝王之信風水者。漢書載袁安父歿，卜葬地，從三書生言，果得吉壤，此高士之信風水者。朱元晦爲宋學大宗，謂風水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所不及，此名儒之信風水者。此唱彼和，名人尙然，何怪鄉曲愚民，靡然一轍？不特築室營墓，必請地師，卽掘井闢門，築籬設竈，非術者親觀，不敢舉手。雖然名賢達士，代不乏人，其不信風水者，更擢髮難數，茲將陰陽二宅，分而辨之，用証堪輿之妄。一曰葬術之妄：夫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是

葬且不行，遑問風水？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中野荒土也，惟求遠人之居，弗觸生人之目，形勢之美惡，非所審也。淮南子曰：禹之治水，身執畚鍤，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是禹之葬人，初未嘗相地也。漢楊王孫臨終，令子裸葬，以身親土；漢趙咨疾京師，遺書勑子曰：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彼二人者，非不愛其子，而佳壤則未嘗擇也。成子高曰：生而無益於人，何以死害于人乎？我死擇不食之地，以葬我焉；成既求不食之地，方向之吉凶，無暇計矣。古者營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散處諸域，何嘗相地而後從事？唐書呂才云：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

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禽展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未嘗改易，則榮辱升降，事關於人，不由葬也。或難曰：風水之說，度於理而難証，考於迹而有憑。何者？史記樗里子謂後世必有天子宮夾其墓，其言果驗；宋書郭璞爲張裕相葬地，言位至光祿，子孫蕃昌，其言亦驗；如此靈應，雖終年語之，亦不能盡，世俗所以堅信而無疑者，職是故也。予應之曰：此等事跡，概出文人附會，或千言一中，事出偶然，何足爲據？且風水甚美，而其驗則甚惡，風水甚凶，而其驗則甚吉者，亦復不少：漢廷尉吳融葬母之地，談風水者以爲極凶，而子孫貴盛。新唐書源乾曜得張說門左之地，以葬其親，隘陋已極，何論風水，而偏能貴顯。宋范文正之

墳，風水家謂爲甚惡，而子孫繁衍。博物志記澹臺子羽之子，渡水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我豈與螻蟻爲侶，與魚鼈爲讐乎？遂葬于水；夫葬水甚惡也，未聞有意外之灾。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周廻三泉，水銀作海，其形勢可謂至妙矣，然傳祚不過三世。魚朝恩發郭子儀祖墳，而子儀富貴壽考，七子八婿，俱顯朝廷。唐高祖方起兵，長安留守發其祖墳，而唐祚依然無恙。宋蔡京最信風水，葬父佳地，而全家毀滅。楊愼丹鉛錄謂郭璞精風水，凡遇吉地，必剪爪髮瘞之，故璞墓在在皆有，然卒爲王敦所殺。善哉！隋文帝有言曰：我墓吉耶，何以吾弟戰死？我墓凶耶，何以我爲天子？此千古明論，入於耳而醒於心，以是詰

術者，當亦無辭以對矣。國朝袁氏簡齋與張司馬書，力斥堪輿之妄，其言謂青囊一書，皆術者之妄談，古之聖賢未嘗聞焉；又曰：柳仲塗言曰，善葬之家，必不繁昌，其言有至理；又曰：世之父母肥而子孫瘦，父母壽而子孫夭者，不勝屈指；生前一氣相感，根本尚無補于枝葉，況死後枯骸乎？今夫地，塊然土石也，術士以爲氣運所鍾，休咎所積，不亦傎乎？唐書新語，載僧泓謂地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必入地二丈四尺，乃可以設窀穸；殊不知潛龍之說，乃學士空談，天下並無是物，又安能守土乎？圍墓書曰：凡欲依山葬者，若連延不絕，大小不齊，則位至公卿；若形如新月，墓所得見日沒，則爵至封

侯。吳介侯相葬地，謂求貴者須憑貴砂，求富者須憑富砂；據是則富貴之兆，徵于砂土矣。張九儀論葬驗，謂地氣入棺槨，禍福始定；據是則禍福之源，在氣不在砂矣。術士之言，顛倒錯亂，令人捧腹，何足信哉？二曰相宅之妄：夫宅非不可相也，而相之必以道。詩載公劉相陰陽，書記召公來相宅，蓋地之向背，景之美惡，土之高下，築室者不可不相也。若術士之說，大異于是，不顧地形燥濕，惟休咎是瞻：其言曰：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其言果驗；唐書浮圖泓與張說市宅，戒無穿西北隅，他日怪氣索然，卒成凶兆；襄沔記曰：南陽人蔡郎善望氣，見韋叡宅，謂應出三公，其言亦驗；由此遞推，不勝縷

遽，則相宅之說，有足信者。予曰否，不然，凡事以理爲準，理有則有，理無則無，不可絲毫相强。書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不言輔吉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未言慶吉宅。灋陽消夏錄載錢文敏云：天之禍福，猶君之賞罰，神之鑒察，猶官之詳議，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惡日，法當謫罰，朝廷允乎駁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徑向吉方，營建擇吉日，功當遷擢，朝廷允乎駁乎？此譬最明，醒人心志；況福祿之來，除立功招致外，又由大造之措施。故稽康宅無吉凶論云：設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壽夭之不可求，甚于貴賤，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處

孤另之地，以速彭子之天，必不幾矣。漢代有忌西益宅者，王充論衡直斥其非，以爲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無處無宅，卽無處非西，世俗不知審察，大可笑也。予嘗觀同屋子弟，有先貧而後富者，有先貴而後賤者，又有一人福而衆人皆困者，然同居一室，應亦同遭順逆，何以處境之不同，竟若是其懸殊也？古人穴地而居，迄今子孫日盛，夏禹卑宮室，傳祚六百祀；遇合之窮通，詎可以宮室卜乎？王符潛夫論曰：同是一宮，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敗，斯言可謂有得。魯班經載郭璞詩三首，有門高勝于廳，後代絕人丁，門扇或斜欹，夫婦不相宜之句，鄙陋無文，令人齒冷，其爲術士僞撰無疑。近世民居村宅，每有屋向南而大

門偏西者，又有大門正而廳事偏側者，詢其所以，則以風水答。夫南朔東西，盡係乾元錫土，大造好生爲德，豈忍故留惡向，以遺害斯民？借令中國有惡向，他國應亦有惡向，乃他國無相宅之說，而築室營居，隨人所欲，從未聞觸犯之災，何中國獨有觸犯乎？按相宅之法，以支干相配，謂某字與某字冲，某字與某字合，言之鑿鑿，矢口不移，一若百年禍福，全在此數十字中；不知大撓作支干，用以記時日，初不料後人好怪，竟以爲休咎之徵也。如曰術士之言，果可憑信，則誰果樂災，誰不求福，術士代人擇地，應亦早自爲謀，而子孫皆登廊廟矣；質諸史乘，有是事耶？今天下爭風水而涉訟，因風水而停棺，信風水而妄求富貴，從

風水而廢財失業者，無地蔑有，則風水爲害，又不可片言盡矣。

論測字

六書防於蒼頡，春秋以前，言文不言字，故左傳言文，止戈爲武，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文卽字也，皆不言字；詩牛羊腓字之，易十年乃字，禮郊特牲冠而字之，以上言字皆非文也。按以文稱字，自秦代始，史記秦始皇紀，器械一量，同書文字，自是以來，稱字多而稱文少，每以文章文詞爲文，而不復以字爲文矣。間嘗涉獵諸史，古無測文之舉，卽古無測字之舉。或謂測字卽漢書隱語之濫觴，然隱語十八篇，不言休咎，安得强引爲証？後漢書載公勝述夢人告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述以爲公孫當

貴之兆，遂稱帝；此妖鬼拆字，非術者拆字也。北夢瑣言記唐末有崔道士善拆字，爲楊得輝測北千二字，以千字入北字，爲乖角之兆，是殆術者測字之始。降至宋世，易名相字，謝石張九萬諸人，皆以相字聞；玉堂雜記，夷堅志，寓簡等書，記載頗詳，難以盡述。推厥由來，大都文人附會，偶爾一中，遂藉藉傳爲佳話。蒙按人生禍福，原由前定，吉者不得强以爲凶，凶者不得强以爲吉；若文字之分離，由我自主，故不拘何字，欲吉則吉，欲凶則凶：昔謝石爲士子拆乃字，曰及字不成，終身不及第矣；予曰否，尺管一揮，遽成及字，則稍加之功，及第可卜矣。勝國有術士某，爲魏忠賢拆囚字，曰國內一人也；予曰否，人在虎口，危如累卵，可

不戒哉。嘗見鄉人有失牛者，拈一日字，術士曰：加木爲東，牛當在東方，往求可也；行數十步，又遇一術士，拈一八字，詰之，曰：上下一口，卽成西字，子之牛其在西方乎？鄉人怒，不知所從，問于予，予戲之曰：先日而後八，必日行八十里，乃可得牛，子其奔諸！既而獲牛于南山深林中，蓋索斷自逸，越宿而返，不在東亦不在西也。由是類推，比比皆是，測字之妄，何難駁詰？難者謂測字貴得心機，隨機而言，自然不誤，若先存一欲凶欲吉之心，則歧而不中矣。予曰：術士之心，必願百言百中，財利日增，乃千測罕有一得，豈自掩其心機耶？嗟夫！一言失實，百語難憑，術士日數百言，驗者寥寥無幾，人非愚魯，安肯信之？

相術論

荀子有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以知其吉凶妖祥。按姑布子卿與趙簡子同時，則相術昉于周季，無庸疑也。左氏作傳，專尚浮誇，以當時相人之術，參雜古人事蹟，如叔服之相穀難，子上之相商臣，子文之相越椒，皆可考也。自左氏之書行，而後世附和之徒，不勝枚舉。秦之尉繚，漢之呂公，許負，晉之潘滔，魏之管輅，唐之李絳，宋之陳摶，韋叟，皆以能相名，而自元迄今，更不可以悉數。其傳法也，漢有形法家相人二十四卷，王充論衡有骨相篇，古有太清神鑑舊本題周王朴撰，然四庫書目非之，又有

人倫大統賦一卷，相傳金張行簡撰，近世有柳庄神相，相理眞衡，麻衣相法等書，拉雜成篇，卑不足道；大旨謂壽考見于頭腰，豐富見於氣度，大貴見于耳眼，大智見于五官，雖命運寓于通體，四肢百骸，皆宜參考，而大亨大福，各有專歸，故善相人者，窺其全貌，又必偏重各體也。然自古明達之人，皆知其妄，故荀卿作非相篇，謂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呂氏春秋記荆人善相，不察容色，惟觀其擇友，蓋擇友當，而其人之賢哲可知也。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形相之事，以難據故也。吳處厚言：心相三十六則，概在立意，爲事，慕善，施惠，遠小人，行陰德，利人克己，不忘故舊，卽中庸有大德，必得祿位之意。以是

言相，原無不可，若必以容貌爲卜，則我不信。何也？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此異其體，不異其心者也；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有若似孔子，陽貨亦似孔子，漢高隆準，管輅亦隆準，賈逵長頭，范岫亦長頭，紀信似漢王，蔡邕似張衡，宏微類中郎，王富似諸葛瞻，此貌雖同，而言行禍福不同也；周公身如斷菑，皐陶面如削瓜，傅說形如植鰭，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此貌劣而爲聖賢者也；孫叔敖突禿長左，卒以楚霸；公子高微小短瘠，敉定大邦，杜欽偏盲，才能卓著，顏回露齒，德名遠聞，孟嘗渺小而智，龔遂短小而賢，王欽若疏瘦贅頸，功裕後世，崔善身曲如鈎，祿至封侯，子羽狀惡，公正持躬，周舉短陋，多才博學，

左思，盧攜，皆貌陋而能文，高柴，田巴，皆狀醜而修行，據是則惡相固不可鄙矣。安千秋狀貌堂堂，不通文字，庾夏狀貌豐美，終于餓死，謝靈運鬚長過膝，卒受刑誅，盜跖面目有光，反成敗類，桀紂長巨姣美，亡國滅身，據是則美相亦不足恃矣。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眞僞或相似，斯言可謂得之：蓋士有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而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者；又有容貌矬陋，聲氣雌若，而經明行高，幹過元凱者。碔砆亂瑾瑜，鵠螟似鳳凰，薰蕕良莠之分，聖哲尚難剖辨，豈區區術士，反可于面目之間，推測其境遇哉？夫大造生材，各隨所欲，此人優于貌，彼人優于才，若而人處富，若而人居貧，或錫之祥，或加之厄，大都偏擅

一長，罕有兼承三祝，故貴家之子，移氣移體，昳麗者多，而村農工匠之中，不少秀容奇狀，如必謂容貌爵祿，同行並進，則惑之甚矣。嘗見先貧賤而後富貴者，始則囚首喪面，人人鄙薄，繼則軀體魁梧，親疏交譽，是處境可以易容，非骸骨可以呈兆也。今天下五大洲，風土各殊，形色迥異：歐人多隆準，亞人多平鼻，墨人色赤，阿人面黑；若必以隆準爲吉，則歐人皆將富貴；如必以平鼻爲凶，則亞人皆將處厄；舉一反三，餘可並論；豐頤廣額，何足憑歟？

論推命

夫人稟氣受生，福禍吉凶，皆有定數，故易言樂天知命，子夏

言死生有命，子思言居易以俟命，孟子言修身以立命，項羽且死，猶言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墨子執無命之說，每爲達人所非；楊子以昏昏昧昧，紛紛若若，皆謂之命，是失之太過。王充命義篇立意多不足取，而其言三命之殊，獨出墨楊之右：一曰正命，本禀自祥，性然美善，不假操行以求福，而福祿自來；二曰隨命，戮力操行，乃得吉祥，肆欲縱情，便致凶禍；三曰遭命，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隨在遭逢，大都困厄。竊謂命固非虛，而知之者惟司命之大造，冥間默運，詎肯顯陳？推測無由，探求乏術，以孔子之知機，罕言命理；其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欲人知其難而後安分待時，恒心行善，不至茫然趨避，反失其操守之眞。三代

前聖賢迭出，初無邪術惑人，故堯之時，皇夔興隆，人不謂其命達；周之世，管蔡放流，人不謂其命惡；當是時，人心敦樸，素位而行，雖知化工有成命，未敢妄測于寸衷。唐呂才稱推命始于司馬季主，不知何本。趙耘菘謂史記有日者傳，王充有見骨體而知命祿之語，是漢時已有此法，然今之算命，以干支配五行，而論衡未嘗及，則漢人祇尚相面，而推命之舉未行也。迨六朝時，陶宏景著三命抄畧，臨孝恭有祿命書二十卷，北齊武成帝以己生年月日問于魏寧，寧以今年入墓答，其言果驗；是六朝時，是術已行，似有明証。降至唐代，李虛中精五行之學，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推人壽夭貴賤，于是從者日

繁，而推命之法日益著。宋徐子平得虛中之秘，作定眞論，喜忌篇，繼善篇等書行世，近代術士，大抵宗之，故今之學者，但知子平，而幾不知有虛中其人矣。惟文人好怪之儔，每引魏書孫紹事，南史吉士瞻事，青箱雜記張方平與李徽之事，以爲靈驗；殊不知作述諸家，揚厲鋪張，比比皆是，事之見于史，而實則子虛烏有者，不勝屈指；或則千言一中，出自偶然，未可以該大凡。故唐書呂才傳，有祿命五不驗之說。陶淵明云：達人之前，不可言命，有妄心斯爲五行所惑。番禺張南山司馬作原命以駁之。袁子才太令答滋圃中丞書，力辨推命之謬，誠以推命一術，於理實有所不通也。何以徵之？曰：大撓定支干，惟用以記日，猶之初

一初二，惟以記日，別無意義；初一初二，無兆可推，卽甲子乙丑，亦無兆可推也。劉恕通鑑外紀序，謂甲子紀歲，自王莽始，姑無論此說然否，而干支紀年，總由人定，不可以知未來之順逆。且凡事確實爲要，而甲子紀年，殊難合一：太史氏始置支干，皆自唐堯元載始，取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然通鑑前編，定唐堯元載爲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爲丙子，路史則以爲戊寅，山堂考索則又以爲癸未；是今之干支，且不知其無誤與否，猥可操如左券，以爲命義在是乎？古者日之數十，故分十時，炎漢之世，始以十二支，分十二時，干支紀日之法，亦於是乎昉。夫今之日，猶古之日也，今之時，猶古之時也，何以古人之生辰，未嘗深究，而

今人之生辰，加意探求，一若終身境遇，全係于墮地時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然初生時，尚未立德，則輔與不輔，未可卜也。術家以支干配五行，推其相尅之理，何不思五行在天地間，千古如歸一轍，何嘗以晷影之遷移，頓變尋常之度？即使五行相尅，消長迭更，然人生禍福，斷不可于此驗。何則？吉凶，降自神也，五行，產於地也，以產於地者，窺神降之兆，何異對山而觀山後之人？望眼徒穿，必無所覩。或者上主早有所諭，謂金盛則吉，水盛則凶，其事尚可解說；然化工淵默，未嘗授意於聖賢，更未嘗指示於術者，人烏得而推之？昔魯桓六年九月子同生，按歷歲在乙亥建申，適值無祿，而貴爲莊公；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

七日平旦生，值祿空亡，反爲天子；俗稱五月生子，不利其父母，然田文生於五月五日，祿至封侯，宋王鎭惡以五月五日生，亦成大貴。世有同建於祿，而貴賤殊境者，有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者：說海載軍校與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得祿，軍校固窮；東軒筆錄載裴晉公與庾郎中同生甲辰，而兩人之祿位，迥不相同；又程文惠龐潁公同生戊子，然程先貴顯，龐爲小官。今天下生齒之繁，每日約十餘萬，以一日十二時分之，每日同時生者七千餘人，借令庚相若而祿亦相若，則與我皇上同庚者，當有七千餘人，與俄皇同庚者，又七千餘人，與日皇，澳皇，荷皇，德皇，班皇，葡皇，瑞皇同庚者，共五萬餘人，同庚當亦同祿，合五洲

衆帝王而併計之，當世不將有數十萬王耶？勿謂斯言過大，令人解頤，蓋揆諸推命之法，勢所必然也。古時宋衛陳鄭同日並災，豈四國之民同命耶？歷陽成湖，一夜死人無算，豈一城之人同命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衆，同時俱斃，春秋之時，兵屍動輒蔽草，豈一軍之人同命耶？大疫之時，千戶滅門，秦晉大祲，死者日以萬計，豈全省之人同命耶？要之事由人爲，日無惡晷，俗人不顧言行，偏求諸甲子五行，亦已惑矣！

擇日論

地以十二時自旋一周，人民散處各方，對日爲晝，背日爲夜，晝夜之短長，又視所經軌度以爲準，今年如此，明歲依然，千古

以來，無稍變易。五星者繞日之星也，五行者地上之物也。二十八宿，麗天之象也。支干六十名，不生於世物天象，惟出於人心之巧，初以之記日，繼以之記年，記月，記時，冥漠無知，由人取舍。五行不以甲子而遷移，星辰不以支干而變動，化工人事，兩不相關，稱謂頻更，物情如故。西人最精天學，從未考休咎於時辰，故泰西之人，農者農，工者工，商者商，風雨暑寒，皆知畏避，而此外，絕無觸犯；然其婚姻喪葬，未嘗以犯晷而終凶，耕鑿經營，未嘗以乖時而遭禍。吾中國自三代之末，已有擇日之妄，故史記有日者列傳，漢武帝聚占象諸家，問某日可娶婦否。晉許遜著選擇秘訣行世，法以五行五星二十八宿，六十甲子，合推相尅

之理，以測時日之吉凶。古時明人，羣然駁詰，漢王充作譏日篇以非之，唐沈顏作時日無吉凶辨以証之，讜論雄談，發人未發。無如闢者自闢，從者仍從，歷六朝五代以來，此術有加靡已。近人有增廣玉匣記一書，立意尤爲怪誕，不特冠婚大禮，必簡良辰，而瑣碎如安床合藥，造麵裁衣，作醬寫眞，浴蠶納犬，女子穿耳，小兒剃頭，耕種求醫，捕魚伐木，買鷄鵝，割蜂蜜，治酸酒，購牛馬，皆當擇吉以從事。殊不知古聖王教民稼穡，因時制宜，未嘗求諸朕兆，故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未言擇吉而往耕；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未言擇吉而伐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未言擇吉而裁衣；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未言擇吉

而動土。禮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其所以先擇日者，乃重祭祀，使萬民有備，非爲干支故也。周制當夏之時，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若必擇吉而後入田，則屆期始出，反將失其時矣。按術士之言，營葬必選善日，然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則七月葬，二月崩，則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計月以葬，未嘗久待夫佳時。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王充譏之曰：夫人之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古者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云者，奇耦之謂，所

以愼內外，非所以卜禍福也。史記載武王伐紂，以甲子日勝，故李衛公問對云：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是同在一日，而殷周之廢興定也。天下事同日舉行，而順逆異致者，不知凡幾。新年開市，同在一日，而利益殊；航海行舟，同在一日，而安危殊；時至秋季，同日迎娶之家，觸目皆是，然某則壽考，某則夭亡，某則偕老百年，某則終身反目，伉儷雖諧，後事難料，是同擇吉日，而其驗則天壤相懸也；士子入場應試，各有定期，凡辰戌丑未之年，以三月初九十二十五會試，子午卯酉之年，以八月初九十二十五鄉試，夫日之吉凶，不爲一二人設也，同日應試，應亦同遭殃慶，乃何以或則雄飛，或則鎩羽，士子之榮辱分岐也？

時日果逢大吉，世人不宜物故，否則不可謂之吉日，然疾病死亡，無時蔑有，所謂吉日，絕無異於凶辰；又凡適值凶時，似宜隨在遭禍，然大都亘埠，貿易終年，未聞以凶日來而多難；江淮河漢，終歲行舟，未聞以凶日至而遇災；急病不可稍待也，如必擇吉而後求醫，行見急痧傷重之人，十死八九，烏乎可？行軍貴能速發也，如必擇吉而後出戰，則大敵當前，早爲其荼毒，用兵之道，豈如是哉？炊烟不可一日廢也，如徙宅之家，必擇吉而後作竈，則飢腸轆轆，坐以待斃，毋乃不可乎？通書有云：日值空亡，宜忌經商，不知行運貴能迅速，待時而出，正所以喪其利也；又曰：某日忌銀錢出入，洵如斯言，各城錢店，將啟閉無常矣；又曰：每

月戌日，恒有鬼哭，縱是神仙，不可下藥，苟如是，則戌日起病，天下無不死之人矣；又曰：買田放債，皆有吉日，予曰買與放者，固可謂吉，然賣與借者，亦可謂吉耶？嗟夫！妖由人興，詎關時日？書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何嘗擇吉而後爲？蓋行善卽爲善日，行惡卽爲惡日也；何則？惡人之福，後禍之兆也，善人之厄，餘慶之基也。由是以思，寧行善以致患，不可爲惡以求榮；以言時日，何惡之有？以故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未聞以惡陰而擲之；使時日果有凶禍，豈吉陰當借，而惡陰亦當惜耶？自來國家定歷，恒有忌辰；忌也者，諱之意也。俗言學書諱丙日，倉頡于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于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

舉樂，吾知其必無禍患，特以先王亡日，理宜悽愴，故後人不忍舉事。今本朝忌辰之例，卽丙與子卯之類，於理原無不可，若擇日以冀僥倖，則惑之甚矣！

祀竈說

竈爲五祀之一，昉于有夏。禮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明堂月令則謂孟冬之月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于民者，非老婦也。淮南子曰，炎帝死於火，爲竈。汪葵田事物原會以黃帝爲竈神。風俗通以顓頊氏子重黎爲竈神。五經意義以高陽氏後蘇吉利爲竈神。敬竈全書又有東南西北中五方竈君之目。宋范成大祭竈詞有古傳臘

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之句。酉陽雜俎又謂竈君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是說也，抱朴子亦有之，而唐陸龜蒙極言其謬，以爲竈鬼奏事，乃漢方士之胡言，其惑實甚！竊按古之祭竈，與今之俗禮異：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殺羊祀竈，而今則以素食祭也；禮臧文仲燔柴於竈，而今則燒楮鏹也；僧道行書，正月己丑，白鷄祭竈，而今則無是舉也；文獻通考謂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而今則無所配也；朱熹語錄謂祀竈之戶，必是膳夫之類，而今則以家主行禮也；白虎通云，漢尚五祀，歲一徧禮，而今則以正月十五接竈，臘月廿四送竈，六月某日，與凡

逢節之期謝竈，歲必十數祭也；曲禮禮運，皆云五祀，不及司命，宋制春祀司命，夏祀竈，似竈與司命，不可混一，而眞君勸善文以竈君爲東廚司命，受一家香火，是古以爲二神，而今則混爲一矣。予嘗謂禱神，先宜識神，識而禱之，心專情切，洋洋如在，懮見愾聞；不然，未知其神爲誰，又安望意有歸宿乎？乃竈君者無定之說也，或曰老婦，或曰先炊，或曰姓張，或曰名隗，或以爲神農，或以爲黃帝，或以爲顓頊之子，或以爲高陽之後，記載各歧，莫衷壹是；夫交友之道，猶貴知名，況神明爲至誠所屬，心無定向，曷克感孚？古者王孫賈問孔子：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孔子對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宣尼之意，惟大造爲百

神之主，舍此而別致祀典，皆無益之虛文，故媚奧媚竈，均不足憑，孰若禱於天爲可恃；則祀竈之妄，孔子未嘗明言，而已寓於言語中矣。今天下大市小村，動以萬計，竈井之紛紜，不可以更僕數，以一竈君掌之，雖日夕奔馳，終難周至。若謂其本不來家，則接竈送竈之時，接送何神乎？晦日上天之說，上自何家乎？謂其正月至而臘月回，則家各一神，天下億兆家，何自來億兆神乎？若謂其在此家，兼在他家，以一神而居萬戶，又事之所不可。執是以觀，祀竈之妄，昭然若揭，予考其事而兼闢其非，亦道學之一助也夫。

回煞辨

我中國三教並行，立意各不相若，獨於回煞之謬，同然一詞，羽流信之，釋子從之，儒門亦附和之。溯厥由來，不知昉於何代，大抵殷俗尚鬼，當時士大夫，欲神生死之事，遂設爲是說，後人好怪矜奇，每誌其言以爲証，於是累世相沿，牢不可破。考其義又言人人殊，難歸一致。唐李百才載喪煞損害法，謂巳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及二十九日，兩回喪家。儲泳論男女生煞云，雌煞不出則右足鉗，雄煞不出則左足鉗，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洪容齋夷堅志云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篩灰竈前，旋見二鵝足跡，遂疑董墮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

顧綱卒，其妻以香楮牲饌，供設靈几，閫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一媪獨留，及夕，見一猿大如犬，據案啖牲，迨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此數子之言，世俗往往信之，而予則不能無疑：蓋所謂煞者，氣耶魂耶？氣在於人，生聚死散，散則不克回家，故煞非氣也；魂則無形與聲，不著痕迹，安有雌雄之別？是煞又非魂也。人之有目，所以辨色也，煞果白色，當亦人人共覩，何以術士瞥見，而他人莫測其行踪也？夫人姓張姓李，皆自先王錫氏始，然不過隨意錫之，初無異旨於其間，則鄭潘孫陳四姓，不知造孽何時，竟兩受邪煞之滋擾也。周制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古聖王追遠愼終，

皆有定日，未嘗云回煞有期，親人亟宜他徙。凡人氣絕之後，其始形骸猶輭，伸屈由人，其繼四體冰寒，百肢僵硬，故當初死之時，親人必爲之掩目，或爲之正身正首，弗使傴僂欹側，狀貌驚人，至謂煞未出而足難拖直，蓋未之前聞。借令董顧諸人，果已投畜，其煞必不能回里，何則？魂在畜卽煞在畜也，豈有畜不歸家，而煞獨返第者？如謂二鵝與猿，卽其眞畜，則或毛或羽，載止載行，非戶不能出入，安有隱約相逢，瞬息已無踪跡者？且夫孝子思親，不釋夢寐，或刻木肖其形，或梏棬徵其澤，或愾聞憂見，致其如在之誠，一旦惠然肯來，重敦至愛，子將歡迎之不遑，何忍避之門外？乃術者謂煞神梟惡，觸之致禍，故當避之；予曰豈

弟慈祥，出自天性，父母棄養云亡，斷不至遇子而加害。由此推之，回煞之說，妄說也，避煞之舉，妄舉也，百才儲泳，容齋侯甸之言，皆妄語也。今天下數百國，不信煞者往往而是，從未聞遇煞還家，頓遭非命，則今之崇鬼祟而招僧倩道，妄費貲財者，亦可以恍然悟矣。

雷齋辨

齋所以戒口，口戒而心易正，伊古以來，恒尚此舉，故儒家有致齋散齋，佛氏有無遮八關，救苦諸齋，道士有金籙，黃籙，明眞，三元，八節，塗炭，自然諸齋，門戶既分，規模亦異。惟所謂雷齋者，不知昉于何代，今盛行于三吳間，無論農氓儒士，往往守之：自

六月之朔，至月之晦日，嚴戒葷腥，澹食茹素，其意致敬雷公，祈免豐隆之擊。按王充論衡，漢時已有雷公之圖，若力士狀，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作欲擊之態，當是時猶未聞有敬禮之者。迨唐玄宗天寶五年，詔每祀雨師，以雷師同壇，是爲後世祀雷神之始。李肇國史補，謂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於秋冬伏地下，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又曰謝仙，雷部小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山海經註，謂雷神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法苑珠林，載晉時有周姓一人，出都行，未歸而暮，道傍遇一茅屋，有女子出，年十六七，燃火作食，殷勤攀留，周宿焉，及夜深，有小兒呼阿香名，喚女推雷車，女甫出門，雷雨驟至，

故俗以阿香爲雷神。春秋合誠圖以軒轅星爲雷神，郭璞以黃帝時筮者爲雷師，明一統志又以陳文玉爲雷公，差謬分歧，莫衷壹是。予讀泰西天文家言，雷者氣之聲也，蓋雲霓中有電氣焉，電有陰陽之別，二電相均則風調雲靜，不均則陰與陽爭，空中之氣，驟分驟合，若兩軍之相擊，轟然隆然，是爲雷響；此皆物性之自然，非有推之而後運動也。夫人遇機不巧，被觸而亡，猶之航海遇風，行道沾雨，品無善惡，災害同遭，非必作大孽而死于非命也。據是以言，雷本無神也；人謂雷公狀如彘，色如玉，龍身人首，名稱阿香，或又以爲軒轅星，陳文玉，筮師某者，皆妄說也，靜言思之，殊堪捧腹。世人不察，微特信之，抑且禮之，甘受一

月之勞，希望片時之幸，竊謂情可原，而義則窒碍。何者？人情好生惡死，守齋可以免擊，誰不肯稍辭口福，以安享其餘年，此情之可原者也；然緣木求魚，智者不爲，況雷公並無其神，而反持齋以禱之，立功無用，枉費苦心，此理所窒碍者也。嗟夫！福善禍淫，自有主宰，與其戒口以僥倖，孰若誠意以歸原？俗人不知萬彙之由來，又不欲棄邪以從正，遂致蛇影杯弓，心常耿耿，亦可慨也夫！

烏鵲吉凶辨

嗟夫！妖由人興，福由人致，何與於物哉？物之生也以性，性則無不善，飛潛動植，情理相同，故人不以牛羊犬馬徵休咎，而獨

求諸烏鵲，亦已惑已！然而一唱百和，習俗成風，聞烏鳴，人必怒，以爲凶也；聞鵲鳴，人必喜，以爲吉也；殊不知烏鵲無知，惟適其固有之性，飛翔啄食，皆出自然；而一則受不虞之譽，一則遭求全之毀，憎愛無端，深堪詫異；彼受毀譽者，頑然漠然，仍不改其常度，而古今毀譽之者，實失其識見之眞，足爲天下笑。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烏與鵲，衆惡衆好者也，予是以必察。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不祥；焦氏易林謂城上有烏，自名破家；格物論曰：大喙白頸，不能反哺，南人謂之老鴉，鳴則有凶咎；晉書載慕容沖亂，羣烏數萬，翔鳴長安城上，其聲甚悲，據此數說，烏固不祥之物矣；然而非也，文王時蒼烏出見，周家之福

祚方興；武王時赤烏銜穀，商紂之凶殘頓滅；顏烏純孝，慈烏齊來；叔休居官，烏巢廳事；吳主赤烏二年，有烏集于殿下；虞溥爲吏鄱陽，白烏巢於棗樹；凡此數事，太史氏皆以爲祥兆，與前說異，則同爲烏，而驗則不同，其理殊難索解。況乎烏，慈烏也，禀性既佳，發聲亦善，安有致禍之理？至于鵲鳴之吉，尤爲古人所深信：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數也；卦驗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周書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本草釋名謂鵲能報喜，故謂之喜；埤雅有云：鵲能成德，故知風之所自，知歲之所在。竊謂鵲喜稠鬧，原異于烏，然若擬以吉慶之徵，則于理實覺相背。何則？

鵲，凡鳥也，翺翔于天地間，倦則投林，鳴則求友，何嘗知福祿所鍾，而擇地以棲止？以故唐太宗貞觀二年，白鵲巢于寢殿，左右皆稱賀；上曰：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于野外，後未有所謂吉驗。由此遞推，比比皆是。世俗不知天人之學，偏存僥倖之心，于是見影生疑，無兆而亦兆，其情苦，其意歧，其念紛而不定，如是而欲其歸誠反本，亦戛戛乎其難矣！予故於烏鵲細事，亦析其理以明之。夫烏鵲猶小焉者也，知理莫如人，而善惡不明，橫加褒貶者，不知凡幾，或愛之如加膝，或拒之如墮淵，不察其實行何如，而是非升降之心，先存於方寸，爲害朋儕，殊非淺鮮，我願好惡失中者，亦返躬自省也可。

燒衣燒紙論

自古庸愚俗子，意見多歧，以人事之固然，擬冥間之舉動，謂人死之後，非衣無以蔽體也，故燒以贈之，非錢無以施用，而眞錢殊難供給也，故燒紙錢以與之，此唱彼和，天下同然，自王公大人以迄庶民，大抵遵循此例，考厥由來，爲時甚邈：儀禮與喪大記，皆有陳衣之典，不言焚毀，則三代時未有此舉；而後世昉於何人，罕有作家載及。五代史記載晉天福八年，祭顯陵於南莊，焚化御衣，是殆燒衣之始。元典章載至元七年，尙書刑部奏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每家費鈔一兩，都省議得紙糊房子，金錢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

旨，盡行禁斷。據是則燒衣之俗，盛行於元初，在上者早爲之禁，以絕其流弊。考紙錢之創，更有遠於此者：封演見聞記謂魏晉以來，始有其事。唐王嶼傳，謂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寫錢爲鬼事，嶼皆用之。李濟翁資暇錄，以紙寫錢起于殷長史。洪慶辨證云：南齊東昏侯，好事鬼神，剪紙爲錢，以代束帛。綜此數說以觀，紙錢昉於六朝，至唐而廣布，自是厥後，習俗相沿，虛費浩繁，歲必鉅萬。自近代以來，紙錢與箔錠並重，而箔錠之用，尤廣於紙錢，祇言杭州一城，鍾箔之家，不下千戶，商人販至各邑，散賣民間，寡婦老夫，糊錠度日，其消路之多，竟駕絲綢之上，蓋民間衣綢者，百無一二，而紙錠則度節祀竈，家家須

化也，加以解天餉，作佛事，行喪葬，往往以數金或數十金之楮鏹，頃刻變爲灰塵，惑衆傷財，可謂極矣！殊不知凡人死後，骨殖歸灰，所存惟魂而已矣；魂固無形聲也，無形聲卽無衣冠財貨之需。何以言之？衣冠所以章身，而無身不可以章也；財貨所以養身，而無身不可以養也；伊古以來，日中爲市，而冥冥中無此市也；金作贖刑，銀可賂人，而冥冥中不尙苞苴也；借令細葛輕裘，禦寒冥世，青蚨白鏹，見重陰間，則靈捷如魂，當亦自知置備，何必假手於生人？卽不然，供以眞物，尙可取携，乃錫箔錦衣，盡付楚人一炬，轉盼成灰，飛揚空際，雖至愚亦知其無用，而謂死者反以爲美材，有是理哉？且夫楮之灰，無異於竹之灰，楮灰果

變五銖，何不種火南山，燒盡萬頃竹木，而孤魂將取用不窮矣？堯舜禹湯之世，尚無燒衣之俗，豈古鬼舉皆露體，而新鬼則軒冕堂皇耶？天下數百國，惟東土重尚此舉，豈華人之魂，獨披重裘，而他鬼皆將凍死耶？嗟夫！謬論無基，不堪駁詰，世人逐浪隨波，習焉不察，眞不可解已。

理窟卷八

原魂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左氏云：人始化生爲魄，既生魄，陽爲魂。姑不論魂爲何物，而人人共具，天下皆知，故畏懼曰驚魂，惜別曰銷魂，死亡曰埋魂，慮亂曰迷魂；宋玉作招魂之篇，段熲立慰魂之續，儒者言魂，有眞我，幾希降衷之說，佛者言魂，有妙明，大覺，智慧之稱，或謂之靈心，或謂之良知，大學謂之明德，中庸稱未發之中，尚書稱萬物之靈，名目不同，其義則一。其居身也，猶君之於國，主之於家，耳目口鼻，手足形骸，皆爲其指使，何異君有令而九卿百官，趨承恐後焉？主有命而左右僕隸，奔走

不遑焉？魂之所欲，身必從之，身之所在，魂必附之，內外異致，脣齒相依。身有長短大小之殊，而魂則渾然默然，絕無迹像；無迹像卽不可以瓜分；如欲區而析之，奚啻捫聲捕影，人盡知其不可。然何以証魂之必無形乎？曰：形者泥於迹，不能超然于物外，而魂也知微達妙，觸類旁通，明義理之當然，知是非之攸辨，舉一隅，能反其三，鑒乎前，可測其後，哲人見事，不待其成，智者避危，罔俟其至，懷人于千里之外，考古於百世之上；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目之誤也，而魂知其訛，不爲所惑；貨財盡人所欲，豈非多多益善，然義則取，不義則却，以義爲準，不以多寡定取舍；儒士好學，疾沒世而名不稱，名非繫於形也；君子

淡泊自持，聞道則喜，行善則樂，道與善又非著於形也。孟子謂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顧人身有像之體，皆係賤小，則所謂大體，其必無像之魂也。考魂之才力不一，而計其所司，別爲三德：一曰記，二曰悟，三曰欲：夫人緬想今古，低徊疇昔，追思陳迹，回念生平，或則日誦千言，或則過目便憶，此記之功也；三綱五常之目，千古不磨，仁義道德之修，萬民俱重，夫人位置居處，情性習俗，各不相同，而不學自知之理，無論賢愚，古今一轍，此悟之功也；好善惡惡，人之常情，既好之，又能惡之，既惡之，又能好之，操縱從心，依違如意，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此欲之功也。三

德各有專司，而推厥根宗，皆出於靈性。故身之官有五，魂之司有三，世有用其德，而不知魂爲何物，亦大可笑矣。

人各一魂說

自來性理諸書，每載七魄三魂之說，考其所以，不知何指。文人好讀書，不求甚解，陳言是道，附和同聲，至今中國士民，咸信三魂並立。予嘗問於某士曰：三魂同居一身乎？曰：然。曰：三魂皆有知識乎？亦曰：然。予曰：洵如是，則偶遇一事，意見或歧，一魂曰善，一魂曰惡，一魂曰善惡混，孰是孰非，折衷無術。且同在一時，一魂可以志學，一魂可以志祿，一魂可以志德，並駕齊驅，共分勞瘁，發憤者未必忘食，樂道者未必忘憂，孔子聞韶，仍知肉味，

王育好學，不至亡羊，此皆度之於理，而勢所必然者；然孟子曰：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使一人果有三魂，可以一魂思弈，一魂思援弓，又一魂則尚有餘閒，無所事事，何至見鴻鵠而遂不能學弈乎？語云：心無二用，意無二向，依某士之言，斯語可謂謬論。夫人愛憎喜怒，次第相乘，未聞三思七情，齊生於一息。當淸夜問心之候，未嘗不深自羞慚，每自忖曰：某事之誤我爲之，某言之失我道之，咎由自取，夫復何言；一身而果有三魂，應亦起而諉罪：一魂曰此子之過，非我惡也；一魂曰子實爲之，於我何尤？又一魂曰汝二魂

各有其過，惟我獨無；此怨彼辭，寸衷煩苦，而此情此景，未之前聞，抑又何也？或曰：使一魂司思維，一魂司知覺，一魂司生長，豈不妙甚？予曰：否，人之一身，舉止靈捷，使責有攸歸，各專其一，行見靈明之魂，徒知禮義所在，而不知何以行；知覺之魂，徒知痛癢所在，而不知何以治；生長之魂，徒知氣血所在，而不知何以養；功用區分，截然不混，度生如是，亦已苦矣，然而驗之于人，豈若是哉？大抵病則多愁，樂則喜食，抱愧於心，顏爲之紅，含辛于口，淚爲之流，盜跖怒而髮指，齊王怒而疾已，李賀苦學，嘔血盈升，黔婁警惶，汗流浹背，子輿氏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明

理者此魂，而知覺長生者亦此魂，一而已矣，安有三魂？雖然，具體一而妙用繁，五官四體，腦髓頭顱，臟腑髮膚，皆非魂不能運用，則魂在各體，潛居默附，渾然無象，憑依全軀，魂之爲物，亦奇矣哉！

陽氣爲魂辨

陽氣爲魂之說，昉於宋儒，南軒張氏，北溪陳氏，鶴山魏氏，勉齋黃氏，皆有斯言；而張子，程子，朱子爲性理大宗，立論尤極煩瑣，大旨謂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

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或問生死鬼神之理；朱子對曰：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據是以思，神魂非他，氣之清與動者。某不敏，嘗涉獵格致諸書，竊嘆宋儒立論，大乖正理，用特畧舉數端，爲之申辨。夫魂至靈者也，故晏子有言，君子獨寢，不愧於魂，而氣則頑然寂然，莫知事理，以頑然者而欲其靈慧，何異緣木求魚，煎湯覓雪？人非至愚，皆知不可。況氣之爲物，恒動而不息，在人者雖爲形體所限，然溫涼呼吸，搖撼頻仍，縱欲

自持，力有不逮，而魂也不然，欲好則好，欲惡則惡，權自己操詎爲人役？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魂之靜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與否，魂之用也；以恒動者而欲其能靜，其可得乎？今天下士農工賈，誰不知聚散無常，莫如二氣，盈虛消長，動輒更張；以言靈性，純粹無歧，故學問功修之詣，方寸常存，理義廉恥之心，終身不易；如必以積氣爲魂，則人當年邁力衰，魂與精神，當亦同耗，豈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孔子七十不踰矩，太公八十進用事，趙昌七十，專對精明，伏生九十，口授尚書，夫人少不諳事，至老始達者，比比皆是，則氣衰而魂反明，魂果由氣乎哉？抑氣有安止之所，在彼卽不在此，不能以在此之氣，用

其力于彼處，魂則異是，上思千古，遙憶萬方，瞬息之間，萬嶺千城，懸擬髓海，思音則耳爲之傾，思味則涎爲之流，想像之奇，更非氣所能致。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洵如宋儒之言，魂卽是氣，氣卽是志，安有至與次之別乎？嗟夫！靈明之魂，造自乾元，應事知機，淸虛不昧，宋儒不察其由來，直以陽氣擬之，亦可謂忘本之極矣！

人死魂散辨

宋儒以陽氣爲魂，人死而魂亦散，爲勢所必然；故程子有云：人之死也，魂歸於天，卽消散之謂。或問朱子曰：人死魂魄散乎？曰固散。問遊魂爲變，聖賢同乎？曰：然，惟人鬼消散，遲速分殊：人

有不服其死者，既死而氣不散，爲妖爲怪，作祟人間，凡人之凶死，及僧道輩皆然；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或問伯有爲厲之事，曰：人以疾病而終，其氣散，若遭刑或忽然而死，氣猶聚，然亦終于一散，此宋儒之說也。以予思之，斷無是理：蓋神魂具體，無形與聲，水不能濡，火不能灼，疾病不能染，刀鋸不能傷，既非氣質所成，何慮陰陽乖度？以故千年如故，百世依然，既不憊倦而淪亡，更不剝落而湮沒。嘗見在生之人，有身已廢而心益靈者：羊祜斷臂，智識仍明，范雎折脇，才畧愈著，有子焠掌以自奮，蘇秦刺股以策怠，損其氣，反振其志；是魂之爲物，不賴形體以生，而離軀之後，自能逍遙世外也。借令一朝氣

絕，泯滅無存，則爲人反不如爲畜。何以言之？兩大之間，物類燦陳，或飲喙飛鳴，或潛淵走壙，孳生繁盛，消長頻仍，夏則希革，冬則氄毛，翱翔於宇宙之間，出入于山林之際，起居恒泰，衣食無憂，則鳥獸生於世，固悠悠自得者也；而人獨不然，初孕屬毛裹，既誕披襁褓，少時昏昧，啼哭無常，童而習藝，幾費精神，及其壯也，農則手胼足胝，士則嚼苦含辛，百工奏技，日夜殷勤，商賈往來，風濤多險，加以征夫積怨，處婦工愁，天下被災害，坐囹圄，染惡疾，忍飢寒，窘難並臻，而無所告困者，不可勝計，將以爲羣靈之尊，反不若禽獸之幸耶？此言有乖正理，然人生多苦，不若禽獸之安，則人之樂當在身後，而其魂不散明矣。書云：維皇上帝，

降衷於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人心之靈，生於大造，而性之所欲，必有以充其願者。乃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而古今不死者其誰？求福避禍，盡人皆然，而人間全福者又其誰？將謂大造虛設此性，而不與其所欲也不可，將謂此生已得所欲矣更不可，則書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者，其驗當在後世，而人之有魂，烏可散乎？古君子求道好名，以死後有所寄也，身一失而魂卽亡，道無所屬，名無所歸，亦何貴其有乎？況君子小人之別，千古昭然，使積德一生，死後終歸烏有，則夷齊多厄，孰若桀紂逞情？自古仁人志士，皆是愚拙人矣。語云：天道福善禍淫，斯言可謂至論；然顏回夭折，盜

跖壽終，伯道無兒，陽貨受祿，世之作惡而反榮，爲善而反辱者，比比皆是，魂而散也，其報安在？又有殺身以成仁，捨身以全節者，或授首於疆場，或捐軀於王事，如此之人，必不獲報于今生，魂而散也，何以酬其績？盤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夫湯爲盤庚九世祖，相距數百年，猶曰崇降罪疾，必以其魂尚在耳。祖伊曰：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祖伊生盤庚之後，去殷先王尤遠，茲謂其能相後人，必以其魂未散耳。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既曰在天，又曰陟降，知必未曾滅耳。今夫倫常之理，追愼爲先，孝子薦食設衣，往往愾聞懮見，此非祖魂來格，果可對越而談，然亦見人心皆同，明知先人

之魂，仍然未泯，故致此如在之誠耳。竊謂宋儒魂散之說，不惟反乎正理，又能致害人心：蓋魂而果散，則君子一室潛修，絕無後報，不若放縱之爲得矣。小人爲非作惡，殺人奪人，苟不爲法網所羅，別無後患，惡不必戒矣。好名之士，積學問，立事功，畢世之精神，盡耗於務外，一旦消亡，無所知覺，是立業與否，無分差等矣。凡人娶妻生子，誰不願振作家聲，綿延氏族？然魂而散亡，有後與否，無關輕重，而求子者皆妄人矣。嗟夫！大造至靈，措施必當，其生魂也，必使之永活，而後義可明，罰可彰，賞可行，勸懲之道，皆于是乎賴；斯我所以謂魂散之說，爲理之所必無，而爲惡者自宜警惕，爲善者亦可以望已！

說鬼

正神曰神，邪神曰鬼，與儒士人死爲鬼之說，迥不相若；世人不知分辨，或以鬼爲烏有，如晉之元瞻是；或不信有鬼物，如宋之宗岱是。竊意冥間有鬼，萬不可疑：蓋天下萬國，有鬼字，有鬼像，有談鬼之書，有通鬼之術，有禳鬼之儀，足見人皆信鬼，烏得輕易非之？昌黎氏原鬼，謂鬼無形聲，安有氣？此言可謂明論。惟其無形，故二氣不能成鬼，必受生於大造，前有所始，後無所終，秉大智，具大力，興雲施雨，倒海裂山；五帝三王之世，人物秀靈，其事功不盡載於簡編，後人無由推測，而鬼則歷歷在心，近如昨日；吾人步履艱難，終日不過百里，惡鬼則欲東則東，欲西則

西，瞬息之間，疾行萬里；其作祟於人間也，或暗中撥煽，搖惑人心，無論士農工賈，被其誘，從其言，沉淪於物慾之中，而不知返悔者，更僕難數。關尹子有云：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鬼未必品位分殊，各專所守，而遇機輒害，實類乎斯。或則借氣成形，顯然出現，如狐突之見申生，宣王之見杜伯，此借人形以見者也。齊侯遇大豕於貝邱，宋濂有怪狐於宅內，此借獸形以見者也。或則不托形骸，徒作聲響，譆譆出出，閤戶驚聞，如此之變，較他異更多，故作祟者往往慮之。猶太史載埃及某巫，擲杖于地，立變大蟒，羅瑪史載術士馬谷，騰空直上，幾及雲霄，此乃不顯形像而惟見其用力

者也。側聞江浙之間，最多鬼病，患此者少婦居多，一經傳染，頓耗精神，多則二三年，少則四五月，牀褥呻吟，慘然斃命；方惡鬼初至之時，必與人一物，取而食之，則狎昵汚淫，不堪齒及，拒而却之，鬼亦莫如之何；可知妖由人興，咎由自取，被其迷而不醒，無所諉其過咎。慨自人心多昧，正道難行，信鬼之家，十居五六，或設像以敬奉，或作法以諂媚，或又創立教門，專從鬼計，愚民無識，羣然向化，于是鬼勢張，鬼謀熾，爲害身心，不可數計，有心世道者，安可緘默而弗言？

病家舍醫求神說

形體生自五行，疾病根於二氣，陰陽失正，痛癢自來。溯自神

農嘗草作書，療民疾苦，迄今歧黃專家，作述繁多，不勝屈指，揭其要旨，無非攻邪爲先，補力次之，誠以氣體違和，原出尋常物理，而妖巫怪妄之說，不相涉也。乃愚民無識，儌倖爲心，出作入息之餘，稍受風寒感冒，不思就正於醫，輒欲求佑于鬼：于是購紙馬，備香燭，沽魚買肉，忙碌烹調，先饗某廟之神，繼敬某寺之佛；或則投錢少許，就正妖巫，聽其囈語喃喃，令行送鬼等事；或則今日請沙門，明日邀羽士，禹步作法，鑼鼓聲揚；或則許願于某菴，病愈將爲功德，矢不食言；或則求籤于某觀，稽首叩拜，抽取藥方，備買一劑，進之病人，不幸而所服非宜，性命遂因之以喪；或則一再問仙，病勢與日俱長，猖狂二豎，漸入膏肓，至是而

始延醫士，已覺無能爲力。又有一種庸醫，習藝未精，妄恃邪法，每于敷藥之時，持呪畫符，乞鬼陰助，愈之以爲神佑，不愈以爲命數，援古証今，口若懸河。殊不知造物生材，斷非無用，倘盡人皆從法術，不將使天下藥材，全成棄物乎？佞佛果可以活人，不將使天下醫士，恒嗟枵腹乎？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壽之修短，惟大造主之，乃不求之大造，而反求之邪神，何異問道于盲，求金于丐？雖愚者亦知其不可。昔宣尼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非謂禱不可行，惟不欲門人妄禱，故爲斯言；如使孔子復生，告之以因病燒香之舉，當亦痛斥其非，不忍人民被惑。夫魍魎鬼祟，伎倆最工，如果力爲陰扶，或亦可以除恙，然而

因妖獲福，君子不爲，佞鬼而痊，我所不取；況近邪卽所以反正，目前得惠，日後遭殃，淸夜問心，能無驚惕？原鄉人之所以舍醫也，或亦有說：比來文人俗子，稍識之無，熟讀湯頭之歌，牢記切脈之訣，遂廣貼招紙，隨處懸壺，未諳染病之由，遽下模棱之劑，初診曰可無虞，再診曰不敢保，三診不愈，則曰另請高明，時或偶爾就痊，並非藥力所致，乃命數未絕，病自轉機耳。據是以言醫道，宜鄉人不肯顧問矣。然天下豈少良醫？回春詎眞無術？惟精藝之士，往往大其聲價，高不可攀，病者到門，非數百錢不診，若欲倩其出外，又非先投數金，寸步不肯移動。嗟彼農人，足胝手胼，始儲升斗，何自來如許銀錢，充塞名醫慾壑？于是不忍病

者之死，而爲此佞神之舉，其事無所取，而其情不得已也。竊謂治國有策，先貴養民，亟宜考校醫科，廣設醫院醫塾，凡醫生未嘗考取者，俱不准妄行其技，如是則民命重而民心正，又安有舍醫就巫之弊哉？

理窟卷九

論女子守貞不嫁

婚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父母，下以繼後世，五倫之重，夫婦爲先，天下不可無人，卽天下不可無嫁娶；無嫁娶而男女不配，則人之類滅矣；無嫁娶而男女苟合，則廉恥盡亡，舉世將爲禽獸人矣；禽獸人，拂人之性，不可爲也；滅人類，大乖造物之意，亦不可爲也。據是以推，自開闢以至季世，歷數千百年，無慮婚禮之或廢。雖然，不可廢者，祇言大衆，非可以該人人。假令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均當受室，則古今來寡人俗子，納采無資者，均不得爲善人矣。義士忠臣，勤勞王事，間有終身不娶者，亦不得

爲完人矣。古之賢哲，如比干顏子之徒，未嘗遺有家室者，皆名教之罪人矣。斯言也，誰敢出之？苟或出之，人必非之。蓋男子不娶，原無乖於正道，而爲義不娶，又足多焉。予乃執是說以進辨。男與女同是人也，同是人卽同是理，男子可以不娶，女子何以必嫁乎？古者衞宣不願同庖，張氏矢不毀節，史氏刺面成文，羅靜誓不求偶，阿谷處女不可求思，北宮之女至老不嫁，此數女者，或未合巹而夫亡，或未許字而立志，節義雖殊，未嫁一也。當是時人數尙稀，孳生是賴，太史氏猶美其淸貞，千古傳爲琦行。況降至今日，生齒過繁，貧者殊難度日，反可謂有女不嫁，是斷絕人倫乎？歷考聖賢遺訓，淸心莫要於寡慾，寡慾莫要于遠色。

所謂色者，男女是也，男子以獨處爲佳，女亦以空閨爲潔。古有隱君子者，不婚不仕，不好交遊，專其志於道學，伊古以來，人皆羨之。乃婦女亦萬物之靈也，道德功修之事，未嘗不責女流，則嫁于人而身不自主，孰若不適人而身乃恒淨？此不嫁之風所由尚也。佛氏之徒，最重寂寞，幼女從其教者，每多削髮爲尼，原其心未嘗不以修省爲懷，特以從教既歧，莫望後福，未嫁反不如出嫁，良可惜焉！予嘗涉獵西史，知海外各邦，向無守貞之習，自炎漢時大造降凡，明示貞身之美，于是清德日尊，自宮主以迄于庶人之女，仿而行者，至今弗替，西人目染耳濡，不以爲怪。獨華人嘖嘖私議，嘵嘵譏評，竟有言之醜惡，不忍殫述者。殊不

知堅貞不字，裨益良多；蓋心既淸而乾元肯默佑也；身既淨而功修始日進也；況貞女孝養父母，更切于男子，訓導兒童，更勤於師傅，遠近有遺棄之嬰，貧病之嫗，憂困之女，惟貞女無顧復之累，可力護而訓導之，修己淑人，咸賴貞女，不亦懿歟？難者曰：貞潔固爲美德，然天主教貞女，豈眞圭璧持躬耶？予曰：穀有稗，玉有瑕，有善卽有弊，凡事皆然，況私情物誘，內外交攻，貞女稍自寬縱，難免遺羞帷薄，以故千百人中，保無一二失節，然未可以失足有人，遽以守貞爲宜廢也。

創立女學論

夫造物生人，異其性，不異其品，陰陽本敵體，男女故同情，禮

義廉恥，與夫綱常之事，不以生爲女身，獨逆諸教化之外；泰西各大邦，文字之行，後於我國，而女學之興，反爲五洲之倡，無論大都小邑，鎭市草莽，皆有女塾，使遐邇幼孩，均得入學，讀言詞，習刺繡，學書算，達事通文，稍知禮樂，其稟質聰明，善於穎悟者，尤致功於形性醫藥諸書，以爲後日濟人之具；今不特歐洲爲然，而墨洲北境，與印度各方，亦已靡然一轍；日本惟東京一城，比年稍事仿行；而中國除教堂之外，未有設女學者。嘗見無知之輩，藉口于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任意雌黃，嘵嘵不止，謂教士東來，不應以閨閫中人，列諸經筵之側。殊不知女子從師，非西人新舉，乃古聖賢素所重尙。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註曰

師，女師；則古時女子亦從師也。禮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註曰姆，女師；則古女就師，猶在十歲上也。當是時后妃夫人，以逮庶妾匹婦，莫不知詩，齊妃有鷄鳴之什，鄭女有雁弋之警。古人專心求學，男女不甚懸殊，故賢媛才人，不勝屈指；恭儉莫甚於皇英，誠莊莫隆於太任，宣文口授周禮，大家續作漢書，女孝經著於陳妻，女論語成于宋氏，蘇蕙織字成文，伏女傳經後世，有才如此，可謂至矣。降至今日，人情薄，文教衰，惟縉紳閥閱之家，或有童年小女，依兄携弟，同入講堂，迨其稍識之無，便出學習針黹，眞能賦詩詞，通文義者，千萬中難逢一二；即有偶認一丁，才能握算者，遽託爲罕覯，以大凡而言，惟主中饋，務

噢咻，作女紅，至於閨箴大義，罕有知者，遂致教子無方，事長多失，庸庸碌碌，但求溫飽終身，餘無奢望。予嘗緬懷今古，竊怪彼謗女學者，將以爲乖制度耶，抑以爲有害無益耶？古有女師，卽有女學，古之女學設於家，今之女學設於里，地雖區別，義則相同，何乖度之有？況女子讀書之益，不可以殫述；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男子各具明德，女人亦有靈性，剛柔雖迥異，而生前克復之修，身後禍福之報，男與女原無二致；則男當讀書明理，女亦烏可以忽之？今夫生齒之繁，男女各半，男以有學而立功，女亦有學而成德，借令井臼是務，他事廢弛，何異以億兆人才，盡置諸無用之地？靜言思之，無乃不可。況東邦溺女之風，累世相沿，

考厥由來，以女子無才，人皆賤之，赤貧乏食之門，餔養難周，後無所望，遂將呱呱之嬰，頓戕其性命。設使天下之女，皆能就傅，則女子之品尊，而弄璋固喜，弄瓦亦歡，待其學業有成，上而著書立說，價重席珍，下而一技一能，亦堪餬口。洵如是，則骨肉之情，人人皆具，誰肯故拂天良，委弱孩於溝壑？昔者陳文恭有云：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善哉斯言，可爲定論！毛詩三百篇，首求淑女，易掛六十四，明著家人，溈汭二女，紹際唐虞，塗莘雙妃，肇開夏商，姜后有脫簪之諫，漢史稱馬鄧之賢，竇孫助高文興唐，宣仁代哲宗聽政，此賢后之最著者，其國祚之昌，由是來也。姜嫄克昭事，誕生后稷，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孟母擇鄰，陶母還鮓，韓夫人和熊勵志，子姪成名，歐陽母畫荻爲書，修文日進，王孫失主，母以義規，不疑斷刑，母以仁勗，二程之母多恕，和靖之母樂貧，此賢母之最著者，其家業之隆，有可徵也。顧立德每由取法，而取法非往事不可，則賢婦人興國起家，要皆讀書之效，由是以思，女學之設，猥可緩哉？說者謂智愚賢不肖，氣質原非一轍，縱使窈窕有態，豈得盡變爲美才？予曰然，天姿過蠢者，固不必授以詩書，然庸才而學，可變長才，長才而學，可變奇才，他事可以貽災，識字從未致害。姑不論文學超羣之婦，遐邇聲聞，有功人世；即尋常編戶之女，如能數載在塾，則四德三從，理無不曉，睦鄰敬長，義無

不明，良人有過，規之于周旋飲食之間，言者情眞，聽者心悅，雖欲違之，無敢故拂，是妻教反勝於師教，不亦懿歟？幸而生男育女，待其知識初開，卽令認字學數，迨至出就外傅，已能誦書知數，有母如此，子孫自賢；此陳文恭之言，所以當三復者也。不寧惟是，泰西各國，善舉紛繁，如恤嬰扶老，治病濟危等事，其成於婦女中者，十居五六；而華婦不然，藏頭掩面，足不出房，又安望其廣行厚惠，溥恩澤於人間？夫西婦之所以立業，以其有學也，華婦之所以無爲，以其無學也，一事蹉跎，百行皆絀，女學之要，從可知矣；雖然，學必有方，從事不容冒昧，茲竊擬十五條，用爲女塾規法。

一曰擇師宜謹愼也。女子性情易變，見善則遷，見惡則效，時至及笄之歲，心志尤覺難持，故宜擇才德俱全之女，循循善誘，萬不可偶就男師，致有他過。不然，失足一朝，弊端百出，有學反不如無學，殊可惜焉！

二曰規例宜嚴密也。凡羣女聚居之地，不能無男子作工，顧授受不親，古有明訓，雖用男傭，祇准其耕鑿園中，住居院外，而烹飪洒掃之事，皆以使女爲之，他若閒遊過訪諸人，概不准入內。違此則聲名狼藉，後悔遲矣。

三曰功課宜限定也。禮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斯言可謂切當。但祇知夙興，猶爲未足，無論

誦書學藝，食息起居，皆當限定時刻，乃可望爲學有恒，進業因而易易。

四曰經書宜審擇也。男子徧讀諸書，原所以學舉業，女子不然，但能作書明理，已足稱秀於閨中。故孝經女訓及正教善書，所以知理也，必讀之。四子詩經幼學，所以訓蒙也，亦讀之。唐詩尺牘古文，所以取法也，又讀之。其餘經籍，及博古諸編，俱可束之高閣，勿以多涉獵而廢時。

五曰講書宜周詳也。讀書不講，何異鸚鵡能言，知音不知意，何裨之有？女塾中解講需人，用女師爲最妙，如女師不能講，倩男師亦可，但必擇老成莊重之人，方免外人疑議。

且講書時，獨坐高臺，諸生環坐，請業請益，遠離五六步，非可以近也。

六曰詞章宜漸學也。女生稍解字義，即令學作書函，祇期文通辭順，弗以富麗爲功。

七曰算法宜稍知也。泰西之女，善算者居多，華婦則往往昧此。不知米鹽瑣碎，帳目紛繁，如必事事倩人，豈不煩甚？故當以乘除加減等法，教授女生，以爲他時之用。

八曰書法宜講求也。女子性柔力弱，字跡倚欹，當以靈飛經玉板十三行等法帖，令逐日摩臨，積久自能絕肖。

九曰醫理宜稍知也。方家大經，有三佐二臣之法，洵非易

知，顧尋常瘡癤，與夫小兒驚風等症，何難診視？以故女生在塾，稍讀方書，以便日後濟困。況婦女有疾，赧於示醫，以女治女，實爲方便。

十曰言語宜誠實也。詩云婦有長舌，惟厲之階，斯言不可以該大衆；然女子多語，自古已然，平日宜教其愼言語，謹視聽，此長彼短，置若罔聞，更不可傳述人言，或致兩家失睦。

十一曰大義宜講明也。世有固執之婦，事不從心，輒自戕命，且有親病割臂，夫死身殉等事，以爲忠孝之偉迹，不知身體髮膚，生之者父母，賦之者乾元，爲義被戕，固成大德，

而自萌短見，爲理之所不容。

十二曰用物宜整備也。婦人天姿品貌，降自維皇，不可以相强，若什物之整齊，衣物之清潔，洒掃之殷勤，雖至愚亦能力致，爲師者宜從早訓徒，使百物常淨，亦先務之一端。

十三曰衣飾宜儉樸也。詩譽貞靜，易戒誨淫，女子在塾清修，尤當謹言愼行，萬不可過講閨粧，致傷端雅；故衣必布，屨無花，雖不必以荆爲釵，而簪釧宜戒金玉，如是則旁觀推重，不敢輕易致疑矣。

十四曰女紅宜熟悉也。貧富皆有前定，幼女讀書之後，豈盡得出字朱門，終其身席豐履厚？故在塾時，須習成衣織

繡等工，以爲後日度生之計，幼而不學，老將焉爲？

十五曰纏足宜廢弛也。婦人裹足，始於後唐李後主宮人窅娘，其弊不勝屈指，故本朝康熙三年，有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裹足，違者枷責流徙，十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康熙七年禮部奏罷此禁；迄今城市之女，大都纏足，而在鄉者或裹或不裹，各隨其俗尚。夫人周旋行走，端賴足力，緊纏之，則肉不長，骨不伸，稍立頓覺難持，百步已知勞瘁，終日婷婷欲倒，舉重無力，行遠無由，何異削人足而阻其動作？故宜弛放雙弓，以爲終身之便。

溺女論

溺女之風，不自中國始也，亞洲印度各方，與夫澳墨斐三洲境內，皆有此弊，西教士初至其地，陋俗盛行，慘難寓目，近數百年來，教化漸開，較前大愈。歐洲各大國於耶穌降世以前，此習未必無有，自正教行而殘酷之心頓革，迄今雖私產之兒，亦不忍淹死，城市善堂，每設收嬰之櫃，畏慚之輩，置嬰櫃中，登時逸去，俾嬰命全而聲名不敗，此舉可稱大善。吾中國三代之時，人民鮮少，似無溺女之風，考諸古籍，亦未有述者。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是言生子繁多，助以餼食，未必欲溺而恤之也。蘇東坡與朱鄂州書，謂岳鄂之間，田野小人，例養二

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嬰于水盆中，咿嚶良久始死；據是則宋時已溺女矣。明同安教諭金星徽上兩臺風俗書云：漳南之俗，止育一女，多則溺之。又明陳毅軒爲諸暨縣令，嚴禁民間溺女；則勝國時此風已熾矣。癸巳類稿引前人詩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留青新集載稽永福禁溺女告示，謂溺女之俗，無論富貴皆然。順治十六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奏曰：聞江西、江南、福建，皆有溺女之風，他省安必其無？父子天性，無分子女，忍心害理，莫此爲甚，疏上，世祖章皇帝諭曰：溺女惡俗，殊可痛恨，遂命所司，嚴行禁革。乾隆三十七年，內閣抄江西

按察使條奏，江右素有溺女惡俗，往往甫經產育，旋即溺斃，應請嗣後凡有生女溺斃者，照故殺子孫之罪，杖六十，徒一年。嘉慶二十年，內閣奉上諭，陰陽化生，人道之始，若民間生女，棄而不育，則生息何由而蕃？亟宜設法，以革澆風。道光五年，浙江程大中丞，出有戒溺之示；七年王霞九督學漢江，亦以溺女風行，出示嚴禁；此皆往事之可考者。以言近日，傷命更繁，多則每村歲溺數口，少則每邑歲溺數百，以中邦千五百邑，併合計之，歲殺幾及百萬，不特生女淹之，而生男亦淹，不特貧者淹之，而富者亦淹，轉輾效尤，日甚一日，呱呱墮地，遽被戕生，宛轉水中，久而寂寞，聞之酸鼻，言之傷心。古今來世代盛衰，不知幾易，而此

風未嘗稍殺；若以被殘孩骨，堆積一區，吾知太山之高，亦不能比其寥廓。嗚呼！民命之重，本乎天性，聖王有泣罪之仁，宣尼有懷少之訓，無論智愚賢否，皆有惻隱之心，不忍孺子入井，況父子之親，恩情罔極，兇如豺虎，且不殺子，乃竟人也而不如禽獸，淸夜問心，能無愧死！夫造物好生爲德，何嘗鄙棄女流？類別陰陽，情無異致，覆載恩同，時常煦育，覩此人情酷虐，當亦忿恨不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中土善舉紛紜，原難悉數，而祗此溺女一端，已足干乾元震怒，以故災害流行，國家代有，溯厥由來，當亦殺孩所致。今在上之人，殫精圖治，餘力不遺，然求福先貴去惡，禁溺之政，其可緩乎？得一錄載鄭一淸

妻，三溺女嬰，卒生紅蛇而死。神仙鄉石揆妻，浸殺兩女，後一產四子，疼痛而斃。穩婆范氏爲人墮胎，一家十一口，俱得惡病而亡。如此之事，日有所聞，欲盡述之，歲猶不足：顧目前之報，猶其小焉者也，報者一二，不報者萬千，以此爲戒，吾知不可。釋氏以慈悲爲名，執輪迴誕妄之詞，畫圖設像，勸戒愚蒙，以爲溺女必有惡報，樂道津津，聽者忘倦。殊不知此風之所以熾，釋氏實階其厲：蓋自轉世之說行，而頑夫不欲舉女，卽藉以爲口實，謂其女曰：吾家貧苦，不如別投他家，今日暫亡，他日當享富貴，于是獸心一萌，殘喘已泯，冥冥神靈，覩而生忿，生前未必卽刑，身後必加重譴，人苟有知，可不畏哉？或又謂身體髮膚，生于父母，父

母生之，父母殺之，何不可之有？予曰：否否，語云：天命之謂性，未言父命；又云：死生有命，未言母命；生育與否，固由父母，而生死之權，操諸造物，非父母所能主也。嘗考世俗殺嬰之故，或以家資貧乏，衣食不周，與其啼飢號寒，寧絕此生煩惱；或以長大之後，遣嫁維艱，備粧奩，製衣飾，用錢不可數計，嫁粧菲薄，又恐見笑於人，於是毒手相加，用免他時之累；或以農氓勤苦，日夜不遑，生女而撫育之，生計反爲所阻，遂致惡念初生，頓作忍心之舉；或以望子有年，所生皆女，寸衷先惡，見誕卽戕；或又迫於得男，養女恐遲後孕，淹而殺之，以冀弄璋速兆。噫嘻！鄉愚之見，何其左歟！從來男兒多慾，易敗家聲，女子性柔，事親最孝，炊爨針

指，事事可行，雖勇如木蘭，義如緹縈，不可多覯，而菽水承歡，往往而是；迨父母年老力衰，呻吟牀褥，當是時呼子不來，呼女必不忘棄；至憑棺含殮之時，哀泣亦莫如親女之痛。卽曰嫁衣粧具，稍費資財，然隨力所能，何人相强？一衣一被，伉儷亦諧，裙布荆釵，儘可成禮，天下多無室之男，古今少難嫁之女。所患者自初生以至毀齒，貧民餬口無資，饍養殊非易易；但善堂林立，見女必收，何竟不送堂中，必欲置之死地？殘暴至此，罪無可宥。況殺女以期生子，是猶作惡以期厚福，大造有靈，其肯錫哉？某不敏，無力可施，祇爲此登高之呼，期醒萬人之惑，苟得文人善士，同體此心，一呼而百應之，或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也夫！

保嬰說

大造以好生爲德，人事以性命爲重，溺女棄孩之俗，違拂天良，致乖倫理，犯國法，壞風化，陽間有君上之誅，冥世觸乾元之怒，敗行至斯，人人側目，鄉黨不齒，方寸恒慼，境遇多艱，莫期吉福，殺嬰遺禍，可不畏哉？顧爲善作惡，適相反背，戕生致禍，救命自祥，從來樂善之人，不勝屈指，每見其家事豐亨，子孫昌茂，祿壽並臻，令聞遠佈；即不然，君子固窮，時或有之，然其心地坦然，俯仰無愧，生前未必獲酬，身後必膺餘慶；此恤孩之報，予特爲舉世勗也。或謂保嬰固善，籌欵維艱，人所以欲行而輒止者，往往緣是。予曰：今天下不患無財，惟患籌之無術。泰西天主教人，

素尙愛衆，于四十年前，有主教某公，創設保嬰大會，令法意奧比諸國，在教之家，凡有童年子女，未及冠笄，每人歲積菓費百二十錢，交首事代領，迨至集腋成裘，儲爲巨數，乃滙解東洋，用作育嬰經費，迄今數十載，增廣繼長，蒸蒸日上，每歲集金，約六七十萬，目下各教堂收養孩提，皆用此欵。據該會淸單，本屆育嬰堂計三百八十八座，義學二千二百六十三座，學藝之廠，一百七十三座，施藥之局，五百有三十所，留養男女嬰孩，共十萬二百五十九口，凡此善堂，皆由該會助費，資繁功巨，亦足多矣！吾中國民庶甲五洲，編戶餘資，本不及西邦之富，然革冗費，卽可以供正費，挹彼注茲，端賴有法。溯自釋氏之說行，而執一不

化之徒，每尚放生豢畜，少則歲費千金，多則歲費萬金，一邑如是，各省皆然，綜計通國所糜，終歲不知凡幾；夫人命尊而畜命賤，其誰不知？乃竟不先仁民，反先愛物，於理實難索解；以此費救嬰兒，活命不可數計，此籌欵之法一也。每當春秋兩季，城市鄉村，迎神賽會，士女雲集，燒楮鏹如山林，焚香燭如烽火，張燈結彩，好勝爭奇，以數日之玩遊，耗民間之儲蓄；考其所以，往往崇奉僞神；以此費恤嬰孩，爲益實非淺鮮，此籌欵之法二也。惻隱之心，人人同具，苟知溺女之風，攸關最大，誰不肯箸下分甘，稍拯孤命？以故宜求當道，出示曉諭，令人民有良田十畝以上者，每畝出錢五文，其不業農而行商開店者，視其獲利巨細，每

月出錢百文或二百文，其餘殷富之家，不可限以定律，賴司其事者，善言勸導，此籌欵之法三也。福善禍淫之理，千古不磨，自生民以來，未有積一善而不獲報應者，特恨愚氓蚩蚩，惟利是圖，德業功修，置之膜外；苟有人焉，刊刻圖書，口講指畫，俾民衆咸期福報，則無嗣者甘心捐業，被難者許願助銀，行見衆共解囊，保嬰之資，與日俱盛，此籌欵之法四也。惟是立法易而得人難，當今善舉紛如，其有始而未克終者，概以用人不當耳。竊擬每一百家，立散首事一人，司帳一人，每一萬家，立總首事一人，總司帳一人，皆由善士公推，不得稍徇偏見，又擇萬家中央之地，創設公局一區，每月集議一番，各出收除清帳，所餘財物，立

發錢莊，凡欲支取銀錢，須俟衆人畫押，如是則弊可絕，而謀可同，誰敢分肥私飽？猶恐人心不古，侵蝕有人，將出納清單，每月照登日報，俾助錢之戶，咸知施用之由，不致稍生疑惑。如仍有私收捐項，報消不明之弊，立稟當道，嚴行重罰，快衆志而戒效尤，此舉實爲要務。雖然，人各有家，家各有需，司事人中有品足重而力不逮者，理當酌與俸金，俾得專心供職，他如醫生僕婢乳嫗諸人，按月受值，更不待言。至於待救之嬰，宜分四種：一，私產而暗棄者，二，家貧而欲斃者，三，生女多而不欲留者，四，父母亡而無人撫恤者。品類不同，救法亦異：彼私產之孩，往往厥月未彌，服藥打墮，姦男淫婦，既不欲宣，知之殊非易易，惟有諄囑

穩婆，產後抱至公局，或公局中設一旋櫃，俾犯姦男婦，投嬰櫃中，頓卽逸去；借令行是法而仍復墮胎，亟宜稟報有司，將姦婦穩婆，嚴行究辦，乃可期瞻望前車，戒絕後時覆轍。彼家貧而欲斃者，宜問其願養與否，願則月助半金，用資哺乳，給至一二年後，嬰兒啼笑，膝下依依，他人雖欲奪之，父母必不忍舍去，先後祇費十餘金，而已救一人之命。若貧人不願養孩，宜以生女多而欲棄，與夫父母亡而無依者，一律收入公局，或寄食于鄰家，或撫育於嬰所，男則偕男，女則偕女，屋宇區分，不相混雜，初飲以乳，繼飽以食，大約一婦祇顧三孩，多則難保無失檢；迨童子年逾毀齒，知識稍開，女則教以紡織蠶桑并臼諸工，男則教以

成衣製鞋刻木染漆繪畫稼穡諸業，俟習藝既成，自能謀食，然後擇男女年相若，性相似，意相投，品相埒者，爲之婚配，伉儷一諧，百年偕老，人倫之重，於是乎全，家國之興，於是乎肇，世間善事，莫大乎斯，彼好善君子，盍卽從事也乎？

購買奴婢說

說文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秦晉之間，罵奴曰侮。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曰：斐豹隸也。杜預註云：犯罪沒爲奴。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惟男女犯事，入官爲臧獲；則今之奴婢，卽古之罪人也。三代後民俗丕變，良民亦充賤役。漢武帝時，募民能入女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漢書謂王鳳羣

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又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據是以思，奴婢公行，莫過於漢。至唐則邕府歲貢奴婢，德宗以其離父母骨肉，非仁心也，故罷之；然巨族殷戶，買良作賤，累世相沿，綜觀六朝五代，未嘗一日無有。明時仕宦之家，此俗又復甚熾，一門之內，多至百人，勢燄赫然，妄作威福。我聖朝發祥長白，定律森嚴，以鬻婢買奴，著之令典，又以主僕之際，名分攸關，故一切罪名，僕婢犯之，例加一等，誠以供役不可無人，而尊卑異位，不得不攝以威也。泰西於二千年前，臧獲亦甚繁衆。猶太古史記梅瑟立法，畜奴祇限十載，逾期自不欲去，再限四十五年，耳穿一孔，永以爲記。昔亞對尼希臘等國，奴隸浩繁，竟逾良民

之數，耕田作藝，悉賴若曹。羅瑪素號名邦，古時設有奴市，欲賣欲購，咸聚空場，議值譁然，互相交易，主人待之如畜，欲殺即殺，殘忍異常。長大而婚，亦惟主命是聽；迨炎漢時，上主降凡，廣行新教，歐洲投誠最早，此弊久已革除。明季班人，初獲墨洲，又復販奴謀利，當是時在教之士，羣起攻之，不數十年，此風又革，今無有行者。斐洲澳洲，民俗蠢頑，內地尚多鬻女，而奴則寥寥無幾。前年法越立約，有禁阻買奴一欵，此事頗悅衆心；高麗國例，歷代爲奴，永無顯達，歲乙酉，高王降詔，凡自鬻者，祇及本身，不及子女。竊謂買奴宜分二種，有待之如畜，主其生死者，大乖物與民胞之義，爲人理所不容；故吾國定制，毆殺奴婢，律有明條，

不得以價買而殘害之；又有買其力，不買其命者，勞之不可殺之，勞之又必有節，不可驅使如牛，如是者苟出自願，或父母不得已而售之，於理原無不可。雖然，萬民生於大造，性命同，倫理同，知理達義無不同，何忍以數十銀錢，遂置一人於末路？身非自主，事必從人，無家資，離親族，有才不能應試，遇人不能就座，奴長而婚，非賤女不與配，婢長而嫁，非僕隸不問名，一經售賣，玷辱終身，并及其子孫先祖，人各有心，能無憐憫？且以人心不古，虐婢之風，隨在皆有，家人怒罵，主母頻擊，遂致童年弱女，流淚沾襟，無所告語。嗟夫！不幸而爲貧家女，獨非萬物之靈耶？國家寬典，准購奴婢，非謂必當購，更非謂可虐待也。夫救人總須

救澈，孤兒遺女，原期收養有人，然不當建立賣據，以爲終身之累，少長而使用之，亦必酌量其力，如是則有奴婢之效，而無奴婢之名，存心仁厚，造福靡窮，今天下買奴婢者，盍亦三復夫斯言？

CALIF. ★ JESUIT
Library
★ WANKIN ★